

目录

晦山戒显禅师语录

一、法语

二、诗歌赞赋

三、文记书疏跋

禅门锻炼说

现果随录

晦山戒显禅师语录

一、法语

1、杭州灵隐晦山显禅师，姿东王元达也。鼎革后，从华山体薙染，得法于具德礼。

上堂，问：“如何是函盖乾坤句？”师曰：“杖头轰日月。”曰：“如何是绝断众流句？”师曰：“铁蛇横古路。”曰：“如何是随波逐浪句？”师曰：“船子下西江。”乃曰：“岁序新更，韶华劈箭，野老讴歌，金轮瑞现。独有衲僧家风不换，万仞孤峰，一条白练。”喝一喝，曰：“天左旋，地右转。”

2、上堂：“文殊白椎，机先作贼。百丈卷席，格外擒王。恁么仙陀客，打破大唐国，难觅一个半个。寒溪事不获己，只得将圆通死猫头，麻缠纸裹，有不惧险崖底，黑地里踏步向前，撞倒银山，推翻铁壁，摸着秦王无字碑。”喝一喝，曰：“是甚么闲家具！”

3、上堂：“三春九夏，尽在今朝。遇过量人，圆却此话。解开布袋口，不将京四作三；闭却楼阁门，依旧撞头磕额。寻常以虚空为面门，华藏为床榻，行尽普贤毛孔国土，只在如来五轮掌中。何况眼前粤南燕北，楚水吴山，又岂出得山僧拄杖。且来不入户，去不出门者，着落在甚处？”喝一喝，曰：“螭螟眼里，土旷人稀。”

4、上堂：“七七七，炼得身心似铁壁，溥沱老将掷金锤，泰华横空只一劈。木人无口笑呵呵，颠倒罗经归闇黑。碎金圈，火栗棘，太平方得真消息。”以手画○，点∴，抛向后曰：“诸人还知么？若持此卷过龙门，天下何人遭点额。”

5、上堂：“赵州无，报慈隔，荐福莫。堪笑三员大虫，无影铁锤当面^{祝/主}。敲开金锁鼻辽天，南斗八兮北斗六。拾得虚空背上毛，拈来点点成涂毒。阿呵呵，遇著作家儿，解笑不解哭。”

6、上堂：“双峰削玉，滴水垂珠。钲鼓掀天，责雷吼地。破额山前，村歌社舞。春王一到，色色皆新。惟长连床上破落衲僧，思想成佛成祖，是过旧摸子。贫遇骊珠，饥逢御饭，却也用得着。只有一事，人间百年，忉利天一昼夜。请问即今元旦，善法堂前，是昼是夜？子午卯酉，十二时中，是那一刻？有人道得，

天下横行。”

7、上堂：“善财开阁门，敛念成话堕。龙女顿成佛，八岁已迟误。若论第一机，总是错中错。威音未兆时，已振涂毒鼓。”喝一喝，掷下拂子。

8、上堂：“机先敲磕，正眼洞明。百币千重，一刀两断。有佛处，花攒锦簇，八面玲珑。无佛处，浪净波平，通身尊贵。三千里外，撞着银山铁壁，箭箭皆穿。且道即今事作么生？”掷拂子曰：“直下来也急着眼觑。”

9、上堂：“正法眼藏，犬吠驴鸣。涅槃妙心，石头土块。实相无相，微妙法门，抱赃叫屈。不立文字，教外别传，扬声止响。若是十影神驹，自然扫踪灭迹；驽骀钝汉，翻见徧地葛藤。灵隐更资一路，为大众作个撒（按：当为“瞥”）脱。”掷下拄杖。

10、上堂：“日面佛，月面佛，赤肉堆头久埋没。可怜大宝垢衣缠，穷子衿裾多岁月。”竖拳曰：“只者个，非他物，黑漆饭桶黄金国。谁人解举铁山槌，打破精灵窟。了了见，无一物，鼻孔依然高突兀。”（以上摘自《五灯全书》卷八十三）

11、江西云居晦山显禅师，示众：“云门鉴，报慈隔，头蓬松，眼赫赤。虎舌打秋千，佛口生荆棘。当阳一箭髑髅穿，南海波斯面如墨。”

12、小参：“三世老黄头，浑然不知有。吸尽西江，藏身北斗。乾坤暗黑，山河倒走。等闲只为太惺惺，拈得鼻孔失却口。狸奴白牯惯称扬，云中尽作狮子吼。”

13、小参：“今朝六月廿九，一岁已过其半。生死大事未明，急急须教刀断。慈明引锥刺肱，瑞岩惺惺叫唤。真如圆木惊心，高峰拚作痴汉。依此四老修行，管取前程了办。赤心片片向人倾，剔起眉毛君自看。”（以上摘自《正源略集》卷九）

14、晦山显禅师，师在庐山归宗寺受请，辛卯（1651）十二月廿一甲子进院，众护法暨本寺大众、合山耆旧，请升座。

僧问：“灵峰剑未离宝匣，已断天下人舌头。拄杖子拈出当阳，重振起西江号令。”和尚曰：“今日高登猊座，正令当行。”僧又问：“如何是出格为人的句？”师云：“欧峰顶上辊花球。”进云：“狮音生格狞龙起，别转旌旗试道看。”师云：“明月湖头飞铁凤。”进云：“可谓五彩云涛辉佛日，一湖明月照灵山。”师云：“不妨领话。”

问：“昔日匡山宾，今朝云居主。向日为宾则不问，今日为主事如何？”师云：“眉毛撑宇宙。”进云：“如何是云居境？”师云：“殿阁吼风雷。”进云：“如何是云居人？”师云：“个个为龙为象。”进云：“谢师答话。”师云：“也是万里崖州。”

乃卓拄杖云：“向上一事，离相离名，破尘破的。猛如香象，利过吹毛。若使尽其机用，奋巨灵劈花之锋，擒拏不着；竭金翅吞龙之势，啗啄无门。纵饶千

圣出头，直得退身有分。惟有上无攀仰、下绝已躬底出格衲僧，一遑遑得，便能收大地于毫芒，竭千江于一喝。随处作主，建大法城；遇缘即宗，篆大法印。即如江西法窟，云居道场，自道容开山，及膺、简诸祖，舜老夫、佛印、圆悟、妙喜、高庵、清凉齐辈，四十余代，诸老皆以盖世龙象，蹴踏此山。或树新丰之帜，或轰济北之雷，或焰发云门，或光腾法眼。一一麟奔凤逸，海骤山翻，光耀拈花，声驰祖域。山僧行解荒凉，何敢仰希高步。既承推毂，当炉不避火迸，略借诸祖威光，与诸仁通个消息。不见百丈大师云：‘灵光独耀，迥脱根尘。体露真常，不拘文字。’于斯荐得，便知各各项门正眼，如十日并照，千镜高悬，亘古亘今，辉天烛地。虽然如是，作家禅将一句全提；不遇知音，翻成捏目。且迥脱一句作么生道！”复卓拄杖，喝一喝云：“玉离荆岫寒光动，剑出丰城紫气横。”下座。

15、结冬制，请升座。僧问：“湖天瑞霭，选佛场开。透网金鳞，作么生接？”师云：“当阳抛毒饵。”进云：“三级浪高轰霹雳，掀髯冲破禹门秋。”师云：“一钓三山连六鳌。”进云：“白日骑牛穿市过，石狮水面辊花球。”师云：“好彩不可放过。”僧掩耳归位。师云：“大好消息。”乃云：“威音前圣箭，那容落二落三。顶^宁上眼睛，从来透七透八。石火犹嫌迟钝，电光未许追攀。若是真过量人，一击铁围粉碎。山僧自到云居，三开炉鞴。今冬禅制，更斩新条，扩开广大禅室，包纳十方龙象。果见望屠门而大嚼，见鞭影而争先。山僧不惜大展旗枪，兴云布阵，生擒角虎，活捉狞龙。看取拏云攫浪底，掀翻选佛之场；戴角擎头底，撞破漫天之网。锦标先夺，始见英灵；神剑高提，方称好手。且道现前大众，那个是孟八郎汉？”震威一喝，云：“一喝脑门齐迸裂，人人顶上挂金锤。”下座。

16、解制，请升座，举德山云：“踞虎头，收虎尾，第一句下明宗旨。云居九句，大开炉鞴，力锻英雄，功不浪施。已见二十余人龙骧豹变，令行告满。又正月有半，鼉吼鲸轰，可谓虎头已踞，虎尾已收。山僧要问诸人，第一句下宗旨作么生明？有明得底出众道看。”僧才出礼拜，师掷拄杖便下座。僧一喝，师劈面掌云：“箭过西天十万里。”僧云：“放过老汉三十棒。”师便归方丈。

17、丁酉（1657）腊月廿五，大殿落成，升座。师云：“佛殿鼎新，法王端拱。有掌擎佛刹、脚踏龙宫的，请出相见”。僧问：“大悲手现宫殿，维摩擎香积，意旨如何？”师云：“现前佛国。”进云：“古殿重新，将什么为人？”师卓拄杖云：“赖有拄杖子。”进云：“向后又作么生？”师云：“东山左边底。”进云：“波斯仰面看。”师云：“仰面看不见天。”进云：“锦上铺花又一重。”师打云：“这棒少不得。”乃云：“支那四百州，天上云居，龙蟠凤舞。腊月二十五，云门一曲，动地惊天。云居今日鼎建法幢，发挥祖令，朗空中日月，布格外风雷，直得月湖龙瀑，舞起半空；象生钵盂，迴身下拜。膺、简、佛印、圆悟、大慧诸老暨四十八代禅祖，一个个拍掌当阳，点胸点肋。据实而论，山僧赤手空拳，并无伎俩，全由众职、化士、四臣效力，诸道公权，遂见金盘涌地，玉柱撑天，雄殿鼎新，光扬欧阜。更须知衲僧分上，各有尊贵一路。何故？功成茎草存四互，金殿重重显至尊。”

18、举鹏首座继席云居，上堂，师云：“黄檗宗旨，溥沱建立。临济玄要，瞎驴灭却。父子祖孙，递代相承。见谓各行一路，殊不知建立的，奋跨海机筹，扶起释迦老子刹竿，虎头戴角；扫灭的，打背翻筋斗，扑破大庾岭钵子，锦上铺

花。云居多年滞货，也有个烂木椀、破沙盆，摊向明月湖头，一任脚下瞎驴扶起扫灭，七花八裂。山僧但高眠青嶂，坐断白云，图作个无事道人。不见道，儿孙得力室内，不知如何是得力的事？九万里，鹏从海出；一千年，鹤远天归。”

下座，回至云居颺愚老和尚新塔上供。师云：“颺翁老和尚，道传空印，宗立圆通，一生自号伞居，四海共称古佛。藏身欧阜，已云深固灵根；建塔东冈，久矣安贞应地。何期祝融肆虐，别建高幢。云居同居，个是幻中之幻；星辰可摘，更为天上之天。某远从曹水，来自青原，勺水瓣香，聊陈供养。不嫌蛇足，重宣一偈：‘天上云居更有天，奎章塔畔共云烟。闽山粤水远归供，永仰浮图亿万年。’”（以上摘自清燕雷《云居山志》）

19、汾阳参首山，问：“百丈卷席意旨如何？”山曰：“龙袖拂开全体现。”师曰：“师意如何？”山曰：“象王行处绝狐踪。”于言下大悟，拜起曰：“万古碧潭空界月，再三捞摝始应知。”

晦山戒显禅师提唱云：

诸方踢遍气吞牛，万仞龙门噉直钩。

翻转碧潭身命放，波涛平地起汾州。

20、杭州天目中峰明本禅师（高峰妙嗣），因观流泉有省。白峰，峰打趁。既而民间传有司选童男女甚急。师问：“忽有人问和尚讨童男女时如何？”峰曰：“我但度竹篋子与它。”师于言下洞然彻法源底。峰乃自题真赞付之，曰：“我相不思议，佛祖莫能窥。独许不肖儿，得见半边鼻。”

晦山戒显禅师提唱云：

险岩偏僻妙高峰，路绝机筹句下通。

黑漆竹篋无背面，拈来杀活好玲珑。

21、荆溪龙池禹门幻有正传禅师（笑岩宝嗣），因闻灯花燿爆声有省，遂抵京求证笑岩。岩曰：“你把从前悟底一一说来。”师叙语至半，岩踢出一只鞋曰：“向者里道取一句看。”师不能对，归堂，通夕不寐。明旦，犹伫立檐下。岩见乃唤师，师回顾。岩翘一足，作修罗障日月势。师不觉脱然。

晦山戒显禅师提唱云：

闪电为人机自别，晴空霹雳太孤危。

回头擗瞎顶门眼，金锁玄关当下灰。

22、明州天童密云圆悟禅师（龙池传嗣），因挑柴过山，触路旁积薪有省，遂依池出家。时中看得心境两立，请益池。池曰：“汝若到者田地，便好放身倒卧。”师益惑。一日城归，过桐棺山顶，忽觉情与无情焕然等现。时池迁北京，师特往省觐。池问：“汝近日有新会处么？”师曰：“一人有庆，万民赖之。”池曰：“汝又作么生？”师曰：“圆悟特来省觐和尚。”池曰：“念子远来，放汝三十棒。”

晦山戒显禅师提唱云：

迸破桐棺险出头，焕然等现万机休。

劈空独握掀天棒，涂毒声腾四百州。

（以上录自《宗鉴法林》）

二、诗歌赞赋

1、读天童老和尚壁间句有引

天童老人年五十二，初住龙池。因谢事，策杖登匡庐，随过云居。目击湖山奇胜，慨然乐之，于弥勒殿壁题一绝句，手墨俨然与东林影堂题壁无异。癸巳（1653）六月下浣，余恐字划模糊，久而蠹蚀，因为标出，且附一律于后，千百载下，瞻之仰之，祖庭增重。

五十龙池说法余，匡庐历遍到云居。
初瞻莲社影堂句，又读欧峰薛壁书。
心醉湖山留翰墨，字经烟雾未虫鱼。
辉光冷照同明月，万古当门挂碧虚。

复次一绝：

欧峰高且雄，匡庐并云美。
独怪万山巅，云擎一湖水。

2、祝熊青屿老居士八十

我爱欧樵翁，盛德古莫比。
八十正童颜，眉光照窗几。
陶然乐天真，澄湛心如水。
岩岩五老峰，云居众仰止。
峻嶒耸霞表，今古一弹指。
机忘息幻轮，心空洞渊底。
方外问翁年，庭前柏树子。

3、请雨辄验纪事

余以辛卯（1651）冬住云居，次年壬辰，楚豫大旱，余集众诚求，甘雨随澍。今癸巳又苦旱，修旧岁故典，雨复响应，大澍盈尺，谓至足矣，乃撤坛场。次闻山下亢旱，又白众虔请，专修利他行。是日天青如镜，殿钟才扣，空雷陡发。七日之中，四乡大霈，田畴优渥。盖以道场去五龙潭不远，祷雨特验。虽僧众之蚁诚，实佛祖龙天之好生也。聊存一诗，用记殊遇。

花宫喜傍五龙潭，每快甘霖啐啄通。
绀殿鲸冲才吼地，青冥雷杵忽轰空。
高低田润千峰雨，远近村凉万壑风。
祷祝三番皆答响，莫惊蝼蚁说天功。

4、收禾苦雨行

峰顶种田，风气难候。癸巳（1653）七月十日至八月朔，早稻临割，阴雨连旬，禾半生耳。瞻仰高天，杲日难望。作《苦雨行》以纪时节。

畴昔夏秋交，四乡火云赤。悲深祷龙潭，日夕望雨泽。
胡为收成时，反尔恣淋溢。连旬念宵昼，沉雾时蒙幕。
饱饭散禾镰，鱼贯将刈获。踉跄返禅居，已见衣带湿。
香稻总过时，枯畴乱狼藉。未割惊飓风，已卧痛芽出。
以此进退穷，师僧类失色。吁嗟太阳功，万族倚成立。

平时谁悟恩，秋收乃验急。仰视天梦梦，欲往又停笠。
坐悲廩困虚，饕餐渐煎逼。吾观欧峰田，有得还多失。
虽省桔槔劳，乃有风雨泣。半忧沙砾崩，半畏鹿豕食。
九夏茶备尝，三秋蓼方集。岂云天不仁，实由业自积。
惭我数穷寒，云水多累及。搔首问高旻，杲杲在何日。

5、答太仓顾麟士寄诗

昔读歇庵作，紫阁嗟奇观。蕴怀凡几年，愧未登山赞山元(音 cuán wán)。
今来欧峰顶，坐卧烟云岫。直上千万重，峰峰翠微攢。
岂知半天空，内逾数里宽。豁然沟塍平，古寺青畴盘。
当门悬天湖，明月荡清湍。舒为五龙瀑，飞洒百村寒。
方讶逼五洩，所悲知者难。开缄得新诗，比况岂无端。
彼此无异口，长吟伴眼餐。置之巾瓶侧，清音响珊珊。
何当望云居，长风振羽翰。白首同簑笠，共作老农看。

6、除夕

云居狮窟矗天盘，三载湖农一梦看。
毳衲破来知住久，冰华历尽却心宽。
孤峰傲发烟霞面，只眼雄开海岳观。
义聚不辞扬素拙，夜深灯火话高寒。

7、元旦

云居西岭有罗汉塔、讲经台二大圣迹。岁月浸久，塔顶堕榛莽中，经台面石皆四散。元旦，适同禅众三百人出，方至彼，一时发兴，两功齐就，亦一异事也。事毕，众请余随事说法，余为口占法语二则，载在语录。

趁晴西岭拔苍苔，今古灵踪似错催。
揭石话圆罗汉塔，登坛讖应讲经台。
云飘雷动天华吼，仙梵空鸣林雾开。
最喜关心无片雪，两功奇就踏春回。

8、酬南康徐伯羽太尊

跨绝东南拥翠屏，池阳灵凤此中停。
天推彭蠡五湖长，人仰匡庐六老星。
石洞有书看鹿白，讼堂无事对山青。
寻僧远踏欧峰上，雪曲传来万壑听。

9、咏云居二首

其一

云居端的胜人间，剥啄无闻日月闲。
峰顶涌来天上池，湖心收尽水中山。
五龙飞吼匡庐瀑，双塔高浮雁荡湾。
更看平畴绕烟寺，农歌声出赵州关。

其二

遥望重山万迭尊，谁知上有避秦源。
别开世外青牛坞，共住云中白鹭村。
长夏翠帷封梵寺，高秋珠穗绕湖门。
一犁此日吾真足，好把宗风百丈论。

10、赠黎天锡居士

欧峰兀突画图浮，名岳应迟有道游。
久向石城分紫气，几年彭蠡卧清流。
案头瀑布三千丈，笔底江花百二州。
引领苏黄看继胜，天湖明月话高秋。

11、栽禾

久住西江寺，湖田学稼通。僧禅舒雪壑，农唱彻花宫。
僧笠千松雨，新苗百亩风。躬耕初夏罢，高卧乱云中。

12、赠建昌令魏竟甫居士

长安紫气禁城浮，会有真人出上游。
三辅声名雄北镇，一壶冰雪照南州。
艾城卧听樵渔颂，莲社时携琴鹤游。
万仞云居云外迥，论心喜坐碧溪头。

13、登云居五老峰绝顶

何人同此胆，孤杖出云关。
天地浮幢外，江湖匹练间。
螺青封古寺，雉堞走群山。
三载斯游壮，高空万象闲。

14、答史白也居士来韵

久依统壑卧青萝，自笑闲名惹事多。
足跨两船犹叵耐，网来三面更如何。
重拈济北当头喝，再唱关南旧日歌。
万顷湖光明似镜，也知好放右军鹅。

15、祝熊季衲居士六十

我所思兮修水曲，老庞乘愿来金粟。
耳根久顺圆通宗，片片赤心为欧谷。
闭门酣读于氏书，种得蓝田一双玉。
与余胶投十载余，不觉春秋句已六。
童颜黑发浑天趣，放浪清流快濯足。
骨节珊珊本自然，翻笑留侯事辟谷。
来我黄梅兮梅尚青，君食蟠桃兮桃已熟。
灵椿何止八千龄，坐看仙筹塞海屋。

16、返欧峰宿熊约生大居士斋阁

去年夏之初，箭浪返乡隅。
今年春之半，重问故人间。
去时雷雨撼山谷，今来星月满平畬。
一阴一晴如昨日，不觉岁籥移天衢。
故人相见谈笑乐，只叹白发增寒颇。
沧桑如动天仍定，风鹤频惊泪欲枯。
青山笑我归来晚，耕蓑久晒犁将扶。
百城走遍心在此，忍使天湖明月孤。
钟山移文幸免作，彭泽田园尚未芜。
休歇狂心归洞壑，收回浪影依菰蒲。
旧山咫尺天地旷，峰峰郁翠如攒图。
自怜痴钝老更适，乐近贤哲声相呼。
即此便为江海客，安用方外寻蓬壶。
山头幸留十笏地，吾将归去兮，挂起当年五石瓠。

17、丙午冬到云居，喜新禅堂落成

重返欧峰鬓已苍，心知熟处老难忘。
桑乾渡去栖三楚，华表归来隔六霜。
山水俨然明月练，楼台依旧白云乡。
儿孙得力吾真足，喜见禅堂涌上方。

18、访云门祖刹

杰峙欧峰后，青苍万壑奔。
名高昔妙喜，声振古云门。
法器洪钟在，宗书宝训存。
为偿十载愿，肯惜杖头痕。

19、明月湖

潋潋湖光数顷浮，谁知却涌万峰头。
豁开古殿当前月，散作空山不尽流。
金碧影摇冰镜底，鱼龙身在广寒秋。
一轮直接曹溪话，白浪宗风遍大洲。

20、五龙潭

瀑泉今古说庐台，顿向云居绝顶来。
潭擘五龙时怒吼，势摧三峡更喧豗。
横奔月窟千堆雪，倒轧天河万道雷。
锁断欧峰悬白练，遥看珠网挂层台。

21、赵州关

法战诸方老赵州，为寻膺祖踏欧丘。
草鞋人去三千里，古话雷惊数百秋。
双阙矗天秦塞险，五龙扼隘剑门愁。

金鎚袖得能冲破，许到云居最上头。

22、佛印桥

苏黄胜迹照层巔，佛印风流万古传。
丈室久沉明月面，石桥犹锁碧溪烟。
开元瀑口虬松吼，扬子江心玉带悬。
更有云居住话满，一生心事醉湖天。

23、石鼓峰

峻嶒石鼓一峰尊，佛印当年异迹存。
恰似海东悬雪峤，何妨天半布雷门。
禾山击着收槌影，象骨敲来绝响痕。
纵是希声难侧听，灼然涂毒吼乾坤。

24、钵盂峰

莲峰簇簇绕华台，一钵中央倚镜开。
对寺面看云捧出，当湖直逼海浮来。
波心影落潜龙怖，洞口香熏罗汉回。
挂起德山难看手，岩头何处掇如雷。

25、罗汉塔

托迦昔日此盘桓，留得形模与后看。
虎锡六环摇界外，浮图一柱卓云端。
烟霞孤嶂天华暗，风雨空山石磴寒。
渡海神通瞞未得，至今飞翠满湖滩。

26、云顶田

云居高锁乱云巔，云外浮空满绿田。
谁是五丁开梵坞，坐看百亩涌湖天。
星河夜接袈裟影，鸛鹤朝冲犁耙烟。
肯学耦耕霄汉上，僧农一笠夕阳边。

27、莲花城

崔嵬云顶涌平芜，面面青峰拱一湖。
雉堞天然成绣郭，龙蟠空外似蓬壶。
千层台拥浮幢寺，十丈莲攒泰华图。
豁达门开通衲海，西江冠绝梵王都。

28、罗汉墙

嶙峋高垒寺门横，面揖湖光一派清。
鳌背凿开罗汉字，龙鳞幻出梵天城。
纵经风雨周寮固，坐拥云山保障平。
询是伞居真手泽，万年屹立壮欧京。

29、神宗御笔

昔年风雨废僧庐，神庙恩光赐劈除。
彤殿远飞天上藻，云堂高榜圣人书。
儒箴四字空秦篆，佛语双题冠石渠。
盛事真堪追大觉，煌煌奎阁照坤舆。

30、复合神钟

峰头猛簏（音 jù）废兴存，寺剥钟移圣水村。
去后尽看拇指缝，归来惊合破瓶痕。
湖天狮吼开雄殿，月夜鲸铿出岭门。
更为通身书梵偈，霜槌一击洞幽昏。

31、石船

船子石天然，飞流对面悬。
不须篙橹力，撑出竹林烟。
（以上摘自清燕雷《云居山志》）

32、满庭芳·癸巳除夕示禅众“烹露地白牛”词

忆昔当年，北禅分岁，曾烹露地白牛。云居冷淡，也用这珍羞。鼓起庖丁手段，脱剥好、不剩丝头。重经火，红炉猛焰，镕炼到全休。
虽然，只一味，甘逾酥酪，富比王侯。盛来香积禅，衲饱齁齁。更说诸方五味，食虽美、不中咽喉。乃召众云，齐听取，残年古话，拈出最风流。

33、从寒溪道中归云居道中和东坡《赤壁》词

归去来兮，吾归何处？嶙峋天上云居。人间虽好，苦热似熬鱼。幸尔驱车欧阜，重登眺，万仞匡庐。鸡公畔，莲华圭壁，锦绣一时舒。
鹿池幽岭下，卧云深处。面对香炉，过虎溪三笑，凭吊欷歔。西指柴桑故里，伊人远，五柳萧疏。从此上，湖天雪瀑，高卧翠芙渠。

34、天上云居赋

云居去匡庐百余里，雄踞洪州，秀出天半。外望耸峻，中实坦夷。五宗禅祖已住四十八代。佛眼谓云居甲于江左。苏、黄题咏及《圆悟语录》皆称四百州“天上云居”，又云“天上云居古道场”。余挂笠已来，六经寒暑。不揣荒陋，稍为铺陈，仍从古名，称《天上云居赋》。

佛灯西灿，祖印东流。嵯峨大厦，侧塞神州。二派五宗，丽名山而树刹；马祖百丈，独杰出于洪州。四海仰宗风兮日月，西江称法窟之金瓯。维此云居，卓出天衢。挺海昏之秀域，隶洪都之巨区。外万仞以壁立，中平衍以膏腴。媲越州（今属浙江省）之紫阆，颀海上之蓬壶。仙人欧岌，始寄双凫。爰著名于欧阜，遂并美于匡庐。脉源衡岳，坪接大洪。汇千岩与万壑，迅奔走而趋东。据正龙兮

俯群岗，控蜿蜒兮秀芙蓉。左孕同安，右发宝峰。后枕云门之翠扃，前横象王之玉虹。俨莲花之城郭，围梵阙而嵒巒（音 zōng lóng，高耸）。列岫崔嵬，层峦回复。钵盂拱于明堂，石鼓架乎岩曲。当门漾明月之湖，水口飞五龙之瀑。波光潋滟以浴日，遥射山门；华幢杳霭以浮空，双悬石屋。星辰可摘，郁五老之嵯峨；云汉为邻，骇仰天之耸矗。赵州关峻兮，双阙峙乎层云；佛印桥横兮，碧溪莹其如玉。群峰倒影于湖心，祖塔嶙峋而肆属。青畴绿亩，绕禅舍以如帷；牧唱农歌，彻云端之邃谷。云开西岭，讲经台出于青冥；塔涌孤岭，罗汉奇彰于岳麓。安乐公之翊卫，树蔚神村；卧龙庵之幽深，门藏凤竹。鸡峰五堕，穷怪石之奇；仙脚石船，豁幽寻之目。黄荆有树兮，手植于前贤；银杏无心兮，参天而翠簇。遥瞻祖席，梵宇辉煌。画栋飞翬兮，楼台耸于天半；雕甍耀日兮，殿阁踞于中央。玉轴琅函兮，颁自御府；铁瓦藏殿兮，冠乎西江。钳锤则云狮有室，毗尼则明月为堂。供列伊蒲，二库基留艾治；田充香积，诸庄棋布云乡。宸翰龙文，琳堂悬神庙之笔；锦幡绣篆，璇题荷圣母之章。若夫名人蹑访，妙韵铿锵；贞白遗味，袭美流芳。诗篇灿于白傅，翰墨醉于苏黄。晏相之丰碑，文高燕许；天童之题壁，宇重琳琅。蒋运使之雄书，怒猊渴骥；张洪阳之巨碣，豹炳龙骧。整屋（音 zhōu zhì）藏书，垂禅林之宝训；肇窠龕石，署弘觉之道场。擅四百州天上之云居，地灵人杰；产五十代诸宗之禅老，积厚流光。开山伊祖，厥惟道容、全庆、全海，继纘宏功，初筑瑶田，次建欧峰，上下两刹，屹然云封。洎乎膺祖，天纵真龙，一灯丕振，大显新丰。不滞玄微，鎚碎琉璃之殿；通身尊贵，帘垂翡翠之宫。三十载之弘扬，道敷域外；千五百之参众，声播寰中。道简、道昌，亲传钵袋；怀岳、怀满，递阐真宗。德缘承岳，而主七鬯；智深嗣满，而扣洪钟。高建云居之帜，共称洞上之雄。自兹以还，灯弘法眼。连绵数传，声光互显。清锡自广平而至，玉振金声；道齐出法灯之门，风驰电闪。义能踵金陵以重光，慧震蹶清凉而戟闾。迄乎契环，大见改观。弘开华构，肆敞名蓝。银榜腾辉于岩谷，芝泥降泽于林峦。读龟螭之巨作，叹龙象之云攒。鼉鲸震吼，鼎簏坚完。义德承其末叶，绍遵振其将残。继而肇起，厥有云门。匡真卜静，古寺犹存。王于云居，脚下儿孙。舜老蜚声于朝野，佛印霭誉于乾坤。三峡未迁以前，在此龙腾狮吼；八坐道场之暇，于斯风逸麟奔。思文仲和，洵称的骨；坡公涪老，交颂奇人。曰宝曰珍，留金章与玉句；为亿为庆，唱白雪乎阳春。心印名犹题柱，融公塔尚北邻。斯宗既往，济北云兴。仗锡宏谷隐之传，眼空虎豹；元祐大黄龙之派，雪压麒麟。佛果圆悟，策杖来登。紫赐帘前，浮玉远飞兮虎豹；僧来天上，彤庭亲奉兮鸾音。瞻钟楼而鼻孔打翻，喜宗振之电卷；挂眉剑而梵天血溅，快妙喜之霆崩。高庵主席，英俊如林。让尊行而东堂退处，辞卧龙而华顶高寻。天下叹云居拄杖，至今称法窟金鳞。法如香积，悟启圣僧。与圆与祖，俱出龙门。幸高庵之有子，独著美于普云。自兹踞座，知识缤纷。法嗣龙翔，顽庵德昇。光延佛照，梵琮是称。蓬庵与如山，为石头泐潭之后劲；掩室与普庄，号松源天目之明灯。志禅于仗锡为接武，即庵以一粥而标名。历二十余传，皆溥沱之香象；与三宗诸宿，并欧阜之金鹏。其余过化，指不胜屈。赵州亲买草鞋，韶石深藏铁骨。荐福古称塔主，彻见云门；洞山聪为灯头，片言破的。明珠在掌，投机赏佛日之空；版响明心，阻雪传涂毒之策。竹庵同妙喜以编书，觉范载罗汉之遗迹。甲于江左，佛眼之鼎吕当新；高齐北斗，真净之球鍤在昔。慨从元末，以逮明初。狮弦响息，鹫岭灯芜。欧阜遭咸阳之烈炬，紫柏以凭吊唏嘘。爰属断老，来奋诛锄。喜巨鳌之能载，帝简而披图。画拱雕楹，敞精莹之广厦；髹彤彩复，巨丽之灵都。载插竹竿于蔓草，重开明月于天湖。中兴异勩，籀篆难磨。继而卓锡，聿有颢师，唱圆通之教

海，烛道俗于昏衢。德重伞居，永罗汉垣之手泽；龕藏东塔，垂竹林集之遗书。方师继席而高蹈，遁公推轂以相穀（按：疑抄录有误）。愧余小子，自鄙荒愚。阅六霜之荼蓼，已累启乎洪炉。吁嗟乎！天钟奇秀，山涌扶輿。江南首刹，蔚然名区。玉线金针，宗开于洞上；狞龙角虎，道盛于马驹。法眼英灵，道齐清锡；云门领袖，佛印老夫。怪圣贤之继起，甲海岳之禅庐。何期明叶，几至模糊。三百余龄，岌岌乎祖灯坠地；四十余代，危危乎至德将孤。而今也，奋蚊足与螳臂，勉嘘朽而吹枯。望宗风之载烈，殫手口之卒瘁。思前可喆师，忍听销沉于烟草？名山多胜，敢令湮没于丘墟？惧灵踪之湮灭，以韵语而涂污。亿万斯年，览余作而兴起者，亦知此为西江之最胜，而卓然称天上之云居也欤！

（以上录自清燕雷《云居山志》）

35、跳蚤

才闻腥气便来钻，引类呼朋暗打团。

触着虽然能趺跳，通身依旧黑漫漫。

（《禅宗杂毒海》卷六）

36、诸缘和尚像赞

貌类枯僧，心同古佛。以苦行为炉锤，视世缘如冰雪。名动紫宸，行高京国。乃振锡于欧峰，不负紫柏晓舌。瞿瞿苦心，稜稜铁骨。擘回万仞云居，凿出一湖明月。雕甍碧瓦，变现天上楼台。玉诰金书，黼藻梵王宫阙。至今祖道重轰，宗风载烈。睹凤逸以麟奔，致雷崩而电掣。孰知中兴盖代之功，一椽一椳，一亩一畬，出前人之汗血，瞻之仰之。系伟绩与殊勋，亘千龄而不灭。

37、颦愚和尚像赞

老古锥，号颦愚。古佛心，壮士须。骨刚如铁，貌满如癭。住遍名山，席主云居。惯过无盐日，喜作减笔书。怪怪奇奇，大用不拘。真修行之角虎，法海之神驹，而不知是其绪余。充其量，盖将现身三十二应，而以圆通一著，破万有之昏衢。何以似之？如井觑驴。

38、题云居长老受业师太空老宿道影

这位老师，其德兮诚，其貌兮朴。天真自然，不假雕琢。内外一如，而克俭克勤；始终一节，而如金如玉。藏修于五老之巔，养道于青莲之谷。百八珠轮是话头，数到老来犹未足。独有奇者，虽不奋狮威，而产出麒麟；不形风采，而养成鸞鷟（音 yuè zhuó，凤的别名）。苟非积厚流光，那讨双双异目。后人瞻之仰之，孰不望乔木而叹老宿也耶！

（以上录自清燕雷《云居山志》）

三、文记书疏跋

1、重建古云门寺记

南康下建昌隶艾治，邑名修水。去云居三十里，有古云门寺，乃匡真偃禅师住静处也。妙喜老人参圆悟勤于云居，居首座寮将二载，更期深造，力追古人，

卜静室于古云门寺基。刀耕火种，一住四载。同龙门竹庵珪禅师坐夏，各成《颂古》百首，复编《禅林宝训》，为万古眼目。圆悟奖以偈曰：“天上云居更有天”，即此处也。

自宋元至明，累经兴废，垂及崇祯末年，殿堂芜塌，僧徒不守，茅舍几楹，属之护法。熊氏给谏青屿公实避乱其间，自称“云门道人。”后双峰起高大师就此缚茅，闭关三载。大师去后，仍归熊门，久成俗产矣。

某年，余旧参徒映明浹公，感千年祖迹鞠为荒墟，奋图恢复，乃鬻己所居法华兰若，兼多方货益，从熊氏赎归。初于殿右诛茅五楹，聊蔽风雨。坐禅余晷，即荷犁锄、佩刀斧，力田垦土，除治荒秽。越数年，乃就古寺基，鼎建大雄正殿。丙午（1666年）冬，殿成。复谋造两庑、山门，次第增修，期成法窟。公之为古云门致力者，实勤以苦矣。

公幼好参禅，初依洞山孤崖和尚，虽得定力，久未透关。山僧住欧峰，公入红炉就锻。至第二年冬，山僧用毒辣钳锤，公于一竹篋下，当堂透脱，操履稳实。山僧以公福学未充，勉令住静，踵龙山、亮公高蹈。孰知奋发勤劳，竟能恢廓祖山，建立殿宇，为云门、妙喜诸老增益光明也哉！

庚子（1660）秋，余访云门，信宿茅舍。丁未（1667），余从曹溪归，到双峰。俾徒慈云来谒，言以传后裔。余嘉其有志竟成，过于余所期也。聊述颠末，以勒之云门焉。词曰：

修江奥域，惟古云门。后居妙喜，前隐匡真。
虽同欧阜，别一乾坤。地邻汤泉，大小湖坪。
奇峰肆绕，上山龟形。双径鼓山，古迹攸存。
昭垂宝训，炳耀禅林。法席中圯，鞠为荒榛。
苦身匡复，惟我映明。雄殿伟煌，一手高擎。
饱餐茶蓼，次第鼎新。修举废坠，郁为功臣。
云居雷震，斯刹齐名。书垂琬琰，万古其馨。

2、云居诸缘老人上足知悟和尚开建芙蓉山苾芻禅林碑记

方内名山巨壑，前代祖师创成丛林梵刹，棋布星罗，即奥壤穷陬，无处不遍。窃谓胜地搜辟已尽，后有起者，虽过量龙象，力能开疆启土，但能中兴，不能开山矣。

及观云居嫡裔知悟和尚所开芙蓉山苾芻兰若，峰环脉汇，秀善毕集。蓉峰正主，天半削成。对面群峦，堆蓝叠翠。加以香烟秀起，弥勒一峰，天然箕踞，拱对山门。又九龙吐水，狮象守关。即诸方名刹，让其圆整。始知有胜人又有胜地。向之所疑，殊不谓然。所谓人杰地灵者非耶？

师世籍进贤，余姓，礼诸缘断翁和尚，祝发于燕京西山万佛堂，法名常享，禀古心律祖戒。

先是南康云居祖席，废于兵燹。诸缘老人以慈圣太后椒房国戚，望高辇毂。膺达观可大师嘱，疏请于朝。蒙温旨降香颁帑，并赐《龙藏》、宝幡、渗金毗卢像。老人由是赎产建殿，缔造一新。而赤身戮力、始终赞助者，知悟亨翁也。藏殿成，师往建昌募铁瓦作盖；至今鳞鳞，标榜欧阜。事讫，卜静闽中，住马祖古迹，名佛迹岭者。久之，弟子祖满同居士张平山入闽，敦请至此芙蓉山。

山故宋熙宁时古迹。师赏其奇秀，先住静三年，缚茅栖止。以甲寅（1614）春躬自锄荒，大肆开辟。驱鼯鼠，斩株机，薙草抉石，削成基址，建天人师殿。殿下系大沟壑，师奋精卫力，畚土筑平，建龙华殿。次建大士殿及厨房、饭堂、

迴廓、从舍，次第告成。凡丛林所应有者，无不备具。加以金碧丹藻，垚漫精工，垒石合土，祝成圣地。一进宝坊，疑登化乐。

呜乎！非师乘大愿力，具大经纬，乌能受勤苦于诸祖开山之后，鼎兴创关，建大伽蓝若是之周圆精丽也哉！

余辛卯（1651）初住云居，谗知有“苾蒭”。赵十有五年，说法疏山次，始一造访，俨如至天上云居。叹末世开山，有此异地。又喜诸缘老人，瓜瓞绵衍，发秀盱江者，奇功胜迹，堪与祖山而并峙也。乃为文以记之。

师始终创建，历四十年，所至七十八而西归。而荼苦毗辅，号大功臣者，海云、继云、慧云、明心诸公也。

诗曰：

峻嶒秀绝此芙蓉，熊熊万壑争朝宗。
沉埋今古悲荒丛，何人能奋五丁功？
卓哉云居知悟翁，稜稜脊骨真人雄。
既镕铁瓦壮欧峰，复来此地诛蒙茸。
手锄荆棘开花宫，琳琅丹镠夸精工。
内衍箕裘引象龙，晨昏禅诵鉴贲镛。
云居天上耸穹窿，灵秀收归在此中。
万年不朽此奇踪，书之贞石永无穷。

3、《书义全提》序

与井蛙说海、夏虫语冰，不惟不惟，必笑而谤之，所见异也。孔孟云远，心性绝学，几同说梦。幸禅祖西来，自断臂安心，以及二派五宗，单提性学，从上古锥，深锥痛割，斥滞磨昏，使人直下洞见本有。由是克复格致，儒家的骨反在宗门矣。

今业儒者不穷岷源，初事咕哔，即以诋佛诃禅为务，正如盲人摸象，各说异端，饮狂泉者反以不狂为狂，毋怪其然也。

显初年薄事理学，次游方外，深究宗乘，乃得洞明两家同一鼻孔。匿影云居，知音盖寡。

梅川尊素毛居士学禅有年，具通方见，笺说书义，不宗训诂，不滞行墨，和会儒禅，竟开大口，振袂挈领，贯穿全书，可谓大头颅矣。张子韶学佛知儒，而以禅说颂《论语》。龙溪亲炙姚江，而讲学一本于禅门，真能剖破藩篱，独步大方者。

今《全提》、《说书》，遥相唱拍，千载同调。觅之两宗，齐当首肯。昔妙喜老人与大沩泰论香严击竹、五祖狗子二颂云：“一击忘所知。”及赵州露刃剑二首，句已尽其妙，余皆注脚。知此理也，方许亲见尊素，不然则井蛙、夏虫而已矣！

4、炮庄序（无可和尚集）

三家圣人，皆大医王也。不惟谙病，亦喜炮药。慧日本草，泐潭炮炙，同一鼻孔出气也。周孔之药，其味纯正。不善服者，谓食色名利外，人生别无事业，陈腐壅滞，俗入膏肓。

蒙庄氏出，以旷达高放炮之，荡洗尘俗，知形而上，死生梦觉，有廓天大路，眼孔一豁矣。耳食者议漆园左儒，非仗人托孤创论，千年闇室，谁则破之？此一炮大快也。

我大雄教至，包罗精确，刮磨凡圣。以浮幢华藏为大生药铺，以人天十类软

中上解脱十地等觉为病人，以大藏、琅函、止观、施戒等法为药方，八邪、四倒诸症，触之立愈。然胶名相、滞偏权者，算沙划地，执药成病，释迦老子以拈华炮之，五家诸老又炮之以纲宗，涂毒一击，闻者皆丧。真药现前矣。此一炮又大快也。

至今日，药肆糅杂，医师泛滥，或以毒井误为上池，膺药杀人，不可指数。药地愚者忧焉，假毛锥子大施针砭，先举庄而炮之。阿伽善见陈砖灶土，能作除病利益者，渔猎殆尽。顷潢倒海，拆骨刷髓，诸门霉腐，不留剩迹。吾故曰：“炮儒者，庄也；炮教者，宗也。”

兹帙虽曰《炮庄》，实兼三教五宗而大炮之也。耆婆国手，时缚药人，愈出愈奇。向秀、郭象，嚙口咋舌。非千百载下又一大快乎！虽然，庄则炮矣，谁其炮炮？炮之一字，洗脱不下，犹是痴人前说梦。青原室中，痛棒吃未得在。

5、募建云居大殿疏

云居古寺，历代祖庭。五宗在此雷轰，诸方所共乔仰。佛印之声光未泯，苏黄之翰墨犹存。道膺、道简，宗开洞上；高庵、大慧，法振杨歧。以及法眼群英，龙骧虎骤；云门诸老，玉振金声。圆悟称为天上云居，佛眼亦谓甲于江左。虽则奇闻，实非虚语。信象窟之蓬壶，而狮林之弁冕矣！

第自诸缘老宿奉神庙敕建以来，岁月浸久，屋宇渐倾。昔年缔造，虽系鉅材，山顶高寒，全殊平地。冰霜严于剑戟，风雾烈于雷霆。以致佛殿僧寮，咸忧圯圯；斋堂庖湍（音 bì，浴室），悉虑崩摧。且以锦绣琅函，颁自御府；铁瓦藏殿，冠乎西江。椽因差脱而星疏，经渐淋漓而腐败。其余从屋以逮重楼，四时雨灌，则室内成河；万壑雪飞，则床头积缟。峥嵘祖席，致殆龙象之悲；奇突名蓝，隐切荆榛之患。匪因巨辟，孰见改观？

兹者某禅人，发真实心，立坚固志，誓以苦行，力为鼎新。惟塔寺之庄严，乃佛法之标榜。即小庵小院，尚宜创宜修，况云居巨刹，天下禅观！云岭摧罗汉之田，峰顶漾月湖之胜。石鼓耸于天半，钵盂拱于当门。赵州关石壁俨然，佛印桥玉虹如故。禅流共聚，属四海之英贤；古迹相传，擅千年之奇秀。忍看颓败，不念绸缪？岂惟海众云笠难安，抑且檀越福田奚种？

所覬乘愿宰官，具信长者，念兹胜地，慨发喜心。倾湘水之资财，舍钟山之屋宇。共图丹雘，立致辉煌。泽留祖刹而无穷，碑勒名山而不朽。愿挥檀度，请着先鞭。

6、云居募磁碗及大斋疏

欧峰高顶，天半孤村，与云雾而同居，几星辰之可摘。资粮固罕，器用尤艰。高庵之大碗无存，佛印之铜盆久废。煮来金牛饭，时愁鑊（音 fèn，小钵）钵之盛；烹出赵州茶，难得玻璃之盏。某禅人欲募千僧磁碗，用严万仞云居。龙象无穷，先备五千之数；瑯函有据，聊成一藏之缘。又以虚碗回山，胜心未满，思营妙供，以结奇缘。瓦盆以薦羹，笑云厨之太陋；银碗里盛雪，又冷淡乎一堂。斋与器而相成，两彩并赛；法同食而俱转，一串皆穿。碗既脱丘，幸饶州之不远；索而奉器，必仙陀之有人。菩萨子请吃饭来，切忌云讨甚么碗。

7、跋熊约翁家藏《纶言》

乙巳（公元 1665 年）春，余至抚州疏山，过修江，复访约翁父子，读字藏封诰，古雅高削，训辞有则。余击节数四，询之，则曰“倪文正公鸿宝先生笔也”。

约翁为先生门下士，受知最深，故簪笔代言，尤为亲切。余惟熊氏以好善护法，世于修江，妙喜老人《云居录》云“总属山前熊伯庄”，自宋已然矣。今约翁一门，茹苦食贫，束身励行，迹厥素履，凛乎非今世之人也。宜其父母齿逼期颐，秩跻谏垣，勅（音 yì）封至再。咸谓天之报施优厚，实约翁一门修积有以致之也。木升曷季请余缮写，以传后裔。余不敢辞，聊为塞责，亦以附缁衣之好云尔。

8、祭熊青屿给谏文

呜呼正气，在地河岳，在天星辰。养之浩然，与地广大，与天高明。求之末祀，惟我居士，乃真其人。大造精粹，扶舆清淑，纯被一身。束发筮仕，圭璋牺象，荐之明廷。历任中外，慈厚谦光，为国典型。虚中以治，始终无二，执玉捧盈。谏言于朝，有劳不伐，谏草自焚。为国抡才，焚香告天，桃李盈庭。阍祸既作，奉身而退，以事厥亲。服官多载，筐篋萧然，四壁空贫。归田园居，敦睦乡党，栗里躬耕。数厄阳九，浊流煽祸，移易人伦。公独高蹈，手携榔栗，屏迹云门。我来欧阜，见公谈笑，浑然天真。盛德在躬，内外一如，介石惟贞。公好闻道，每侍伞居，片语服膺。学佛非迹，慧光圆映，内自澄莹。视公瞿烁，当与洪崖，絜美齐龄。何期厌世，遂骑箕尾，遄返苍冥？公如精金，虽经百炼，色质弥新。又如粹玉，虽火三日，不易光晶。累当国变，忠节凛然，不震不惊。疾风劲草，卒为完人，以赋两楹。高山绝仰，云峰伤霰（音 xì，悲伤痛苦），五内摧崩。幽期虽迥，神灵洞格，鉴此荒文。

9、祭熊季纳四居士文

呜呼余与翁，何因而聚会？夙愿如云居，千里忽相对。拈阄择欧主，余名进弗退。自此莫逆来，一十有五岁。余每任迂疏，翁亦忘忌讳。初余忧屋破，翁言此祥瑞。屋若造圆周，师必别化被。双峰夺我去，知翁必愤恚。然翁每拳拳，望余一返旆。今春过疏山，一见倾肠胃。幸灭假因缘，风雨连宵寐。五年未抒抱，豁如夏雨霏。授我青翁编，嘱我摘瑕类。期以秋再晤，视翁气甚锐。何期流言至，白日忽西坠。法社栋梁摧，欧峰草木瘁。早知此露电，何忍便乖背。负此有尽缘，成我莫大罪。肝肠为痛裂，号天暗洒泪。给孤遂云亡，五内欲摧碎。昏晓诵金经，祝翁登圣位。生刍荐翁帷，终身抱感愧。

10、《禅门锻炼说》自跋

余实见晚近禅门，死守成规，不谙烹锻，每致真宗寂寥，法流断绝。万不获已，立为新法，且作死马医。若论本分一着，言前荐得，犹为滞壳迷封；句下精通，已是触途狂见。悟即不无，争奈落在第二头！汲汲乎讲钳鎚，论锻炼，岂非头上安头，梦中说梦。弄泥团汉，将来认为实法，不知通变，带累山僧，生陷铁围矣。就源圆相，倘遇仰山，一火焚之，山僧合掌云：“作家！作家！是真能善用孙武子而不为赵括谈兵矣！”果有此人，殆斫额望之也。

11、传戒正范序

善乎柳河东曰：“儒以礼立仁义，佛以律持定慧。”故我世尊，五时唱教，先《梵网》于群经；双树潜辉，寄金言于戒学。所以眼目人天，津梁凡圣，无异说矣。无奈法久弊滋，以致戒坛封锢。赖吾祖父灵谷、千华二老人，乘大愿力，再

辟巨荒，薄海遐陬，咸知秉受。南山之道，郁然中兴。及先师西迈，主律无人，三学摇摇，莫知宗仰。吾教授本师见月体和尚，秉铁石心，具金刚骨，精淹五部，嗣主千华。慨今海内放戒开坛，所至多有，考其学处，则懵昧无闻；视其轨仪，则疏慵失准，仓皇七日，便毕三坛，大小乘而不分，僧尼部以无别。心轻露忏，羯磨视为故文；罔谳开遮，问难聊云塞白。一期解散，挂名祇在田衣；三业荒唐，戒本束归高阁。列圣戒法，等同儿戏，而毗尼大坏矣。和尚悯之，内重躬行，外严作法，兼勤著述，以利方来。于两乘布萨律制僧行外，复为撰辑《传戒正范》、《三坛轨则》，巨细有条，七众科仪，精详不紊。勤开示则智愚灌以醍醐，谨羯磨则轻重拣于丝发。不违古本，别出新型。如溥沱之七事，戈甲忽新；光弼之三军，旌旗一变。允篇聚之南车，而木叉之杲日矣。此本流布，用为章程，非独专门弘律者，肃有规绳；即禅律兼行者，咸知矩^火（音 huò）。坛法自此集成，更非从前绵蕞（按：音 zuì。绵蕞，仪表）。古云：“三代礼乐尽在是矣。”凡据位登坛者，倘心存二利，慕律社之精严，法惧七非，恶时师之简陋，执此以往可也。

顺治庚子岁姑洗月上巳日住南康云居山千华同门戒弟子戒显顿首拜题

（《传戒正范》卷一）

12、列祖提纲录叙

住黄梅四祖双峰山东吴嗣祖沙门戒显撰

灵山拈华，少室安心，虽曰直指单传，不立文字，而以楔出楔，用兵止兵，既于无言说中而藉言说，即于无纲要中而有纲要。故曰：“依经解义，三世佛冤。离经一字，即同魔说。”不易之道也。奈耳食者流胶滞陈说，谓：既称向上，众流截断，恶藉文言？又云：既号宗门，拈来便是，岂有格则？且援曹溪不识字，为躲根快。由是邪正不分，朱紫混杂，群言淆乱，瓦缶争鸣，言不涉典章，事不合轨则，街谈俚语，信采乱道，蜀日粤雪，反肆讥诃，而宗门事大变矣。

呆翁悦和尚与余同土，且共事有年。既而法嗣南涧旋从继席，道行四载，痛念法门江河日溃，砥柱无门，佛祖慧命攸关，端在说法，乃哀集列祖法语，分门析类，辑成部帙。自上堂、小参、示众、普说，以至随机拈示，各有科条。其见诸行事者，千端万绪，一准大智老祖《百丈清规》，纲举目张，各有部从，题曰《列祖提纲录》。比类以观，如亚夫细柳之阵，纪律精严；如光弼入子仪军，壁垒一变。俾末学晚进，犹及见古德说法大全。厥功匪细矣！

或曰：禅贵胸襟流出，称性吐露；今编列义类，动成格则，令剽窃之徒，印板打来，模子脱出，不更与贼过梯乎？余曰：非也。学家杜撰乱说，只为不通纲要。倘肯向此精研，自然识法者惧。如入清庙明堂，见三代礼乐绵蕞，倨侮自惭，儿戏高者，金章玉句，剔骨刷髓。次者亦规行矩步，言不妄发，狐狂喧嚣，得此大救。悬之国门，布之丛席，岂不与《统要》、《联珠》、《五灯》诸集，共为宗门日月也哉！

康熙五年仲秋三日

（《列祖提纲录》卷一）

13、荆州天王禅寺中兴碑记

（康熙元年撰文二十三年立石）

失荷单传正印，为佛祖后裔者，其大节有二：一曰烹锻人才，二曰光复祖席。人才不锻，慧命断绝，虽有名山巨刹，不旋踵而圯墟矣。祖席不复，古迹荒湮，不唯失前人基业，虽有人才，亦阐化无地矣。二者不可偏废也。然欲恢张祖席，又当揆其所系之大小而缓急兴废；所系者小，则可兴可废可缓可急，赘疣视之，亦得也。若其刹为佛祖所必赖，法道所必争，宗派源流所必待剖判者，而荒烟宿莽，任其芜没，不一为大呼攘臂，奋身恢复，曷以号克家儿孙也哉！则今荆天王禅寺是矣。夫中兴天王寺者，沙翁海禅师也。

今且言开山之祖，名道悟，渚宫人，谒马祖，洞明大法，住荆州天王寺，法嗣一人，即龙潭信也。厥初，道场鞠为茂草，独寺门一巨铁神鬼护拥。有窃掘者，辄雷电晦冥，屹不可动。踞寺三里，为铁佛寺，即天王退居也。顺治戊戌，沙翁挂笠晴川，荆南道俗，赍币牒以铁佛请。沙翁念祖迹陵迟，慨然而往。辛丑始得天王古址，第寺基沿为民业。捐钵购赎，不辞荼苦，建大雄殿，奉天人师。殿后树梵天阁，上祀圆通大士，下设说法之堂。左右为方丈，以居主法者。前建四天王殿，中安慈氏，后列韦天。复构东西禅堂，用栖僧众，而祖席规模，则巍然杰出矣。非沙翁以英妙之年，具开辟之力，孰能于荒烟蔓草中，劈出释梵龙宫哉！

然此尤未为沙翁奇也。所奇者，径山费隐容老人为五灯列祖慧命，防闲僭乱，编辑严统，以定宗支，所首辨者，则天王、天皇两派淆讹也。使无人焉亲履其地，穷其源，则揣盘模象，斗争繁兴，曷有底止？今沙翁为老人的骨之孙，而所兴者，适江陵之祖窟，灼然见天王之嗣马祖，龙潭之嗣天王，与天皇之嗣石头，慧真等之嗣天皇，天然证据，斩尽狐疑。老人心血，洞达于千万世矣。而所争者，以道原传灯之讹书，谓龙潭出自天皇，易丘玄素符载二碑，吕夏卿、张无尽等数十家定典，虽董狐再起，孰得而颠倒哉！

夫兴一丛林、复一祖刹，亦等闲事耳，独此天王者，佛祖法道于此攸关，宗派源流于此剖判，又径山老人衮越心事于此待明，而沙翁以一手擎出，厥功顾不伟欤？余言及此者，特以天王之中兴，顿释法门之疑案，千百载下，庶以沙翁为中兴之祖云。

前住南康云居现住黄梅四祖晦山戒显撰文
赐进士第正议大夫刑部左侍郎张可前篆额
赐进士第都察院江西道监察御史洪之杰书丹
(摘自《天王水鉴海和尚六会录》卷十)

14、灵隐晦山显禅师复剑叟是和尚书

久跂法音，恨以缘慳，无由接教。近岁又以业风鼓动，返笠灵山。一入胶盆，遂骑虎背。相见因缘，亦欲参商矣。承谕，天王碑文，原非弟本意。弟与洞上诸知识，多水乳交好，岂肯存生灭心、怀人我见，作此不中心行！壬寅，偶阅藏汉上，因水鉴兄勤恳求文，孟浪属笔，然亦实未到荆州时作也。是秋，因护国请，遂亲履其地。一到新创天王，心疑非天王遗址。何故？诸家记载，皆云城西，而此在城南故也。急欲索回原稿，水鉴已往仪真矣。岂意水鉴多事，刊板传送。且弟署款，不过曰水鉴海兄而已，乃自更沙翁大禅师，妄自标榜，夸张过分，岂不取笑识者耶？幸近日水鉴兄传得刻本到山，拙作止刊。木板未曾上石，其现勒石天王者，乃一樵关使李护法文也。合府官僚及勒石名字，皆载碑尾，现册可证。辱老法翁见教，自媿一时妄作以涉争端，道听途说，实非信史。弟在青原拈香，何尝不曰“三宗鼻祖，且亲到天皇”，其城西城南，岂肯妄为曲说？虽水鉴兄兴

复古寺，亦属好事，然欲以城南而混城西，显则不敢复附会矣。拙作幸未刻石，不必虑其传远。前文偶尔孟浪，自知忏悔。倘有校正理论等事，老法翁自为主张，显断不怙过也。拙刻三种，附尘法覽。

己酉七月初六日灵隐法教弟戒显再拜谨复

【附录】禅通剑叟显禅师与晦山显和尚书(显原姓官，讳抚辰)

吴头楚尾，分野相联，而来往参差。艰逢晤教，世出世间，声气相若。以平生乡慕，往往几得而失之。显恒有叹其缘之慳也。兹不得已，冒为未同之言。法门关系，不敢引避，以获戾佛祖，惟台翁垂听焉。

正法眼藏之布在方策也，自《景德传灯录》始，五灯宗之，《传法正宗记》祖之，莫不载六祖首出青原，青原出石头，石头出天皇悟，悟出龙潭信。信家世于荆州天皇寺巷。显以楚产，习知楚事，今其故里与子孙具存，而天皇碑记载之甚详。何所容旁参、异议！矧前贤刊有正讹、熄邪据实诸书，行世既久，近在本朝章皇帝甲午乙未间，经朝野巨儒大公至论，力为抵正。天子圣神，洞知法门锢疾，特将五灯纘续入藏，直顶传灯正宗；千百年之宗统，圣朝已大定，万世永无弊矣。台翁为法门砥柱，岂不习闻之熟了，然于前后费公之诡譎乎？一闻有妄人水鉴者，不避上违古今皇藏之大嫌，不畏近犯照提未出之大罪，僭将土地堂，妄建为天王，僭称祖刹，以伪乱真，以乌有先生，篡夺空王之嫡派。在台翁，宜何如持公秉直，严诃斥以正之，无使滋蔓，传误后学可也，胡乃为之文，勒之石，佐助妄人狂骋春秋，责备贤者？恐适以宽妄人之过也。闻在癸卯，天然湘大师与台翁邂逅生生林语之故而告之，悔乃复走荆，访其故老，考其遗踪，拜其祖塋，验其铭状，果实实与传灯正宗所志者的切着明，归舟，遽取原稿，守江汉焚撒之，因咬齿自誓曰：“显实为水鉴所卖！敢昭告于青原石头天皇龙潭诸大祖师，我若不废此稿，断此葛藤，祸如白水。”台翁言犹在耳，江汉之间，一时传颂，莫不心服子路改过之勇。不惟青原诸祖鉴其至诚无伪，即江汉间天龙鬼神必且默志其言而望日月之更也。

今妄人以尼告发，而太守公差鎖拏，暴其过恶于道路，百丑传播，贿乃脱逃。向非天皇威灵显应，果报无差，当不败露若是之甚也。所恨太守不知法门大事，不能一奋萧斧，直碎其碑，以掩日月之蚀。或者曰：非台翁自碎之不足以了白水之誓，故留之以有待也。显衰朽无似，虽未识，韩顾荒山龙脉发于黄梅四祖，禅通距安国又仅五六十里之近，声息相通，卒无一言以效一得之愚，则同时大德未必不以责备之辞相波及也。倘蒙俯鉴愚忱，或转托知交，以废石改额之权，仍属之太守，或台翁自命一价之使，直自为之，以了结白水誓愿，从此梦寐安无媿怍，则台翁芳名不惟从此远播千古，而显老死深山亦可无憾也。偶托钵蕲春，适逢白门僧，便藉之为邮，披肝沥胆以尽私衷，伏惟鉴宥。

戊申八月杪，禅通弟空显，和南奏记，时年七十有五。

(摘自《法门锄穴》卷一)

禅门锻炼说

(录自《卮续藏经》第63册)

锻炼说十三篇自序

锻禅说而拟之《孙武子》，何也？以正治国，以奇用兵，柱下之言确矣。佛法中，据位者，治丛林如治国，用机法以锻禅众如用兵，奇正相因，不易之道也。拈华一着，兵法之祖，西天四七，东土二三，虽显理致，暗合孙吴。至马驹蹴踏，如光弼军，壁垒一变。嗣后黄檗、临济、睦州、云门、汾阳、慈明、东山、圆悟诸老，实杀活，纯用兵机。逮乎妙喜，专握竹篦，大肆奇兵，得人最盛。五家建法，各立纲宗，韬略精严，坚不可破，而兵法全矣。

自元及明中叶，锻炼法废，寒灰枯木，坑陷杀人。幸天童悟老人，提三尺法剑，开宗门疆土；三峰藏老人继之，恢复纲宗，重拈竹篦，而锻炼复行，陷阵冲锋，出众龙象。灵隐本师，复加通变，啐啄多方，五花八门，奇计错出，兵书益大备矣。余昔居板首，颇悟其法：卜静匡山，逼住欧阜，空拳赤手，卒伍全无，乃不辞杜撰，创为随众经行、敲击移换、擒啄斩劈之法，一时大验。虽当场苦战，而奏凯多俘，用兵离奇毒辣，盖至极矣！

因思人根无论利钝，苟得锻法，皆可省悟。以人多执死法，不垂手险崖，虽有人材，多悲钝置。遂不敢秘，著为锻禅之说，流布宗门。老师宿衲，虽得此说，未必能行矣。岂惟不行，或反嗤议。初踞曲盂（按：多作“录”。丛林中称法座为“曲录床”，）者，其身英强，其气猛利，依此兵符，勤加操练，必然省悟多人，出大法将。所愿三玄戈甲，永见雄强；五位旌旗，不致偃息。知我罪我，所弗惜焉，则虽谓之禅门《孙武子》可也。

岁次辛丑孟春上元日，住云居晦山僧东吴愿云戒显自识

禅门锻炼说目次

- 坚誓忍苦第一
- 辨器授话第二
- 入室搜刮第三
- 落堂开导第四
- 垂手锻炼第五
- 机权策发第六
- 寄巧回换第七
- 斩关开眼第八
- 研究纲宗第九
- 精严操履第十
- 磨治学业第十一
- 简练才能第十二
- 谨严付授第十三

禅门锻炼说

坚誓忍苦第一

夫为长老者，据佛祖之正位，则应绍佛祖之家业，作人天之师范，则应开人天之眼目。人天眼目者何？佛性是已。佛祖家业者何？得人是已。为长老而不能使众生开悟佛性，是谓盗名；据正位而不能为佛祖恢廓人材，是为窃位。然欲使众生开悟佛性，则其心必苦，非揣摩剥削，曲尽机权，则众生佛性不能悟也。欲为佛祖恢廓人材，其身必劳，非勤勇奋厉，痛下针锥，则法门人材不能得也。是故为长老者，必先起大愿、立大誓，然后显大机、发大用。誓愿者何？初为长老，即当矢（按：同“誓”）之龙天，吁之佛祖：苟能使众生开悟佛性，则虽磨筋骨、弊精神，如凿山开道，竭其力而殉之，不应辞也。苟能为法门恢廓人材，则虽弹朝夕、忘寝食，如啖雪吞毡，捍其苦而为之，不应惮也。

思人世为父母者，欲得贤子孙，先之以修德积善，广行阴鹭；及得子也，则襁褓之，抚鞠之，顾复之；稍长也，为之延师傅，董艺业，必积数十年勤苦，然后成材，其为心亦苦矣。思武臣欲立功名于边塞也，必忘顶踵，矢沟壑，蒙霜露，犯荆棘，披坚执锐，寝戈枕甲，深入不毛，身经百战，乃至堕指裂肤，腹丛箭镞，万死一生，然后博一旦之功名，其为身亦劳矣。劳苦如此，宜人人闻风而避，望崖而退矣，而尽古今人，卒甘荼蓼而不恤，蹈汤火而不辞者，以所图者大，所倚者重，而收功巨也。况为长老者，道在津梁三有，济拔四生，为从上佛祖增益慧命，为大地众生开凿眼目，此何等重任，而顾爱惜劳苦，出教子立武功者下哉？既爱惜劳苦，必深居端拱，隔绝禅流，养尊处优，晏安自适，等丛林于传舍，视禅众如胡越，冬期夏制，只了故文，岂不上辜佛祖、仰愧龙天，下负师承、为法门罪人也哉？

教中道：菩萨为一众生，历微尘劫，受大勤苦，终不疲厌。今禅众或数十，或百或千，机器当前，岂止一人而已乎？又云：菩萨为众生故，舍头目髓脑，血肉手足，遍满大地，积如须弥，誓不以苦故，退失大心，况锻炼禅众？即劳筋苦骨，饮冰茹蘖，较之舍头目血肉者，纵十百千万，岂能及菩萨万分之毫末乎？

既入此门，孰不以知识自居？既为长老，孰不以佛祖自任？处其位当行其事，任其名当尽其实。禅众者，实长老成佛之大资具也；锻炼者，实诸祖得人之大关键也。不勤锻炼，则必不能开众生眼而得人；不发誓愿，则必不肯为锻炼故而忍苦。是故未陈锻炼之方，先请坚发誓愿，誓愿立而大本正矣。故曰坚誓第一。

辨器授话第二

欲锻禅众，当示真参；欲下钳锤，先辨机器。临济曰：“我此间作三种根器断，或夺境，或夺人，或夺法，或俱夺，或俱不夺，此辨验机器之大要也。”唐代禅风鼎盛，机器不凡，老古锥接人，皆全机大用，顿断命根，纯用活机，殊无死法。至宋以后，参禅用话头而死法立矣。然人至末法，根器愈劣、智巧愈深，狂乱愈纷、定慧愈浅，主法者欲令禅众开廓本有，透脱牢关，不得不用死法，时代使然也。然不善用，则虽活法，皆成死法；能善用之，则死法中自有活法。活法者何？辨机器是已。

禅众入门，先以目机铢两，定人材之高下；次以探竿影草，验参学之浅深；立主立宾，一问一答，丝来线去，视其知有与否，而人根见矣。或上上机器来，

即以师子爪牙，象王威猛，抛金圈、掷栗棘，视其透关与否，而把柄在师家矣。

人根既定，方令进堂。既进禅堂，即应入室，随上中下机器而示以话头。其已历诸方、旧有话头者，或搜刮，或移换，或拨正，虽事无一法，然话头正而定盘星在矣。

或曰：“有不用话头，竟以德山临济便棒便喝接人者如何？”曰：“奇则奇矣，然视人根太高而不可概用也。”

“有不论机器利钝、禅众多少，只用一话头而不变者何如？”

曰：“均则均矣，然视人根太混，虽参而多不得益也。”

请言其故：不用话头者，诚直截痛快，不带廉纤矣。然在昔人则可，在今时则不可。何故？昔人根器高胜，定慧力强，一经名师大匠棒喝提持，一信永信，更无諠讹，一彻永彻，更无反复，所以可用。今人以最深之智巧，最纷之狂乱，不用话头重封密锁，痛割深锥，令情枯智竭、蓦地翻身，而但用击石火、闪电光一着以为门庭，纵或承当，多属光影。而于言句关棧、宗师血脉，总未觑透，以此号省悟，将来反复不可言矣，故不可用。非全不可用，不可概用也。老黄龙语晦堂曰：“若不看法头，百计搜寻，令自见自肯，即吾埋没汝也。”岂不信哉！

止用一话头者，似平等简径，不落拣择矣。然禅众中，生材有利钝，受气有纯驳，信道有浅深，参学有久暂，买帽者当相头，著楔者须看孔，自然之势也。宜数息者，教令观白骨；宜观骨者，教令数息，虽佛世不能证果，况末法乎？明大法者，察气候以下钳锤，识通变而施锥凿，三根皆利矣。使不问利钝、纯驳、浅深、久暂，徒用一话头以箍学者，画地而为牢，钉桩而摇橹，高者抑而不能下，卑者跂而不能至矣。此所谓活法而成死法也。妙喜曰：“善知识大法不明，止以自证悟处指示人，必瞎却人眼。”非此之谓乎？

然则指授话头，当用何法？亦仍曰“作三种根器断而已矣。”初机参学者，话太艰深，必然扞格，须令稍有咬嚼，以发其根本。气宇英灵者，话头宽松，易滋卜度，须令壁立万仞，以断其攀缘。如“万法归一”、“父母未生前”、“死了烧了”等，乃至目前一机一境，虽智愚皆可用，而初机为便；“南泉三不是”、“大慧竹篋子”、“道得道不得皆三十棒”、“恁么不恁么总不是”等，虽高下皆可用，而英灵为便。更有擎头戴角、知见雄强者，师家爪牙倍宜毒辣，或机权喜怒以铲其命根，或诘曲諠讹以去其秘蓄，临济所谓“全体半身”、“狮子象王”等，皆为若辈而设。此则视师家作用何如，不可言传也。

要之，话头虽多种不同，皆须上截妙有关锁。既有关锁，学人用心时，四门堵塞，六路剿绝，下截审问处，其发疑情也必真，疑情既真，则扩悟机也必彻。东山立“盗父锁柜、令子溃围”之喻，非不传之秘乎？

然亦有机器宜参答语者，如“麻三斤”、“干屎橛”、“青州布衫”、“庭前柏树子”，乃至“狗子无佛性”等。亦有机器宜参机用者，如入门便棒、进门便喝。睦州接云门，汾阳接慈明等，往往发大悟门，亦视师家用处何如耳，无死法也。

间有时师不知关棧，止教人参“如何是西来意”、“如何是本来面目”、“如何是学人自己”者，此则上无关锁，望空启告，师家下刀不紧，学家发疑无力，死水浮沉，白首不悟，坐病在此，岂不惜哉！

最误人者，有初进禅门，根本未悟，遂令参“南泉斩猫”、“百丈野狐”、“丹霞烧佛”、“女子出定”等话，此真方木逗圆孔、唐丧人光阴而天地悬隔者矣。谓之杜撰，不亦宜乎？

是故欲锻炼禅众者，审辨机器，简别话头，俾高下咸宜，利钝兼济，为入门第一大要事也。

入室搜刮第三

既示话头，即当指令参究，然参法有二：一曰和平，二曰猛利。和平参者，人难于省发，即或有理会而出人必弱；猛利参者，人易于省发，一入其炉鞴而出人必强。此其故何也？盖参用和平，则优柔弦缓，止能抑其浮情，汰其粗识，久久成熟，止栖泊于纯清绝点而止，叩关击节，必无冀矣，故曰省发难也。冷灰豆爆者，纵十成无渗漏，犹是平地死人，一遇手脚毒辣荆棘门庭，即冰消瓦解，况能历大事、任大担、领大众而不倾仄乎？故曰出人弱也。

若欲求人“啐地断、曝地折”，猛焰里翻身、险崖中断命，能禁掀扑、受敲磕而晏然不动者，则非猛利参不可。猛利虽胜，恐力难长，欲期克日成功，则非立限打七不可。立限起七，不独健武英灵奋迅百倍，即懦夫弱人，一求入保社而心必死，亦肯捐身而舍命矣，故七不可以不限也。

若欲起七，入室为先，入室非虚文而已也。长老既以锻炼为事，则操心宜苦，用意宜深，立法宜严，加功宜细，欲至堂中，先须识禅众之号与貌，与各各本参话头，然后可以垂手锻炼。盖不识其人，虽聚首九旬，事同陌路，所谓结制者，热闹门庭而已，于禅众无益也。识其人矣，而不谙其本参，即长老落堂，欲施逼拶，其道无繇（按：同“由”），把柄既不在手，于是禅门之通套出矣。

何谓通套？冬夏禅制，凡百委之执事，执事坚守香规，坐则任其昏散，行则听其宽疲。长老有体，非执事引磬敦请，不落堂也，即破例为众者，或一日二日而一落堂，或三日五日而一落堂，懒者或十日半月，甚至有终期不落堂者。长老落堂，肃列执事也，如公府排衙，掣签唱名也。如官吏点卯，长老者既不识禅众之号与貌，又不知其本参话头，不得不垂一问头、举一公案以塞其责，此最恶套也。其久历禅席者，滑机熟路，随身打点，长老未至堂，而意地丹黄，腹稿已备，长老又不用擒拿杀活纲宗手脚，以搜其句意、捋其窠臼，止取滑头应酬，口角便利以为英灵，才一问及，强撑一二语而卯过矣。是则于老参，似有益而实无益也。其愚鲁初参者，禅书从未经目，昏散尚未并除，话头苦未念熟，长老下堂，十有九人，潜身远立，不敢近前。纵或点着，不鞫其本参而考以公案，如向担柴人问中书堂事，头定眼直，苦捱一二棒而身脱矣，是则于新参无益中之无益也。长老应点已竟，仍归丈室。而禅众者，又向妄想里坐地，死水里浸杀，不则昏散打搅过日而已。求工夫上路，百无一二也，而况于彻悟乎？此所谓通套也。

善知识以此通套为人，逸则逸矣，而禅众旷大劫来业识何由廓清？知见何由剿绝？疑团何由破？生死何由出哉？此皆不识其人、不知其本参之过也。若欲知之，其法在乎入室而搜刮。盖人根不齐，参学有多种差别，虽领话头，或无志参究，或死心不得，或有志而疑情发不起，或才举话头而妄想偏缠，或参究累年而不解功夫为何事，或援经教理路以配话头，或止借话头而排遣妄想，或以无事甲里而自躲根，或硬承当以为主宰，或认泯默无缝以为彻证，总缘无人拨正，内无真疑，致成多病。皆当于入室时，一一搜剔，一扫荡，与之解黏去缚，斥滞磨昏，斩其伴侣挟带之丝，砭其膏肓必死之疾，指令真参，而路头必正矣。

苟不与搜刮净尽，笼统授一话头，颠预与一公案，学家不善用心，则欲正偏邪，欲洁偏染，欲明偏暗，通身禅病而不可治矣。是故长老于入室之际，贵密地留心，既可识其人号貌，记其人本参，又能去其禅病而导之正路，锻炼之方，渐渐可施矣。

落堂开导第四

已经入室搜刮精当，无错路矣，然学家参究，如逆水行舟，不得人以推挽，则退多而进少；又如临河思跳，不得人以怂恿（按：同“愚”），则且前而易却。是故堂中开导，事为最急。开导非三日五日一转而已也，要须一日三时，勤勤开导。开导之法，当相其机宜，观其勤惰，中其缓急。事虽难定，略言其端，大约有四：一曰悚立志，二曰示参法，三曰警疲怠，四曰防魔病，而所最忌者，扯葛藤，说道理。

何谓悚立志？世间艺业，非立志坚强，必不肯身受勤苦，非受勤苦，则必不能致精其业，况断情识、明心性、出生死、成佛祖之大道乎？是故欲下参究之初，先令树铁石心、发金刚誓以为前导，宁骨断筋枯，非洞明大事不止也；宁丧身舍命，非彻透牢关不休也。具此透脱生死坚固誓愿，则发疑情也必真；办此担荷佛祖刚强志气，则下参究也必力。疑情真、参究力，焉有不究竟彻悟者乎？

何谓示参法？古云：大疑大悟，小疑小悟，不疑不悟。故疑有十分，斯悟有十分。而世有教人死守话头不起疑情者，此参禅大病也。盖参禅虽不可胡乱卜度，而亦不可死守话头。但守话头，则所系者枯桩，所沈者死水，所磨者刀背而已矣。若非发起真疑，机轮内转，即坐至驴年，亦不得悟也。学人喜行此路，则沈空滞寂，久之以窠臼为乐，竟不信有悟矣。师家喜以此教人，则以枯木堂禅为极头，闻他家机下省发人，必然生谤矣，而孰知事大不然也？盖生死心切则生疑，疑生悟，故长老当禅众静坐，须示令放下万缘，寸丝不挂，将话头上截关窍，锐意研穷，研穷无路，然后并心下句，尽力挨拶，挨拶力竭，从头又起，久久情识尽、知见忘，悟道易矣。此不易之参法也。

何谓警疲怠？参太平禅者，从容和缓，半浮半沉，如水浸石，无进无退。即或苦参，而工夫难于成片，即或成片，而卒急不得省悟，以无人鞭策而激发也。参猛利禅者，人虽易省悟，然正参时，上根利智，有进无退；机器中下者，猛利一回，筋力倦怠，易进而亦易退，故须长老勤勤而鞭策也。鞭策之法，宁紧峭，毋宽松；宁毒辣，毋平顺；宁斩钉截铁，毋带水拖泥。时时以苦言厉语，痛处著锥。苟有血性者，必忿怒而向前矣。

何谓防魔病？初机识性，狂乱万端，所以开示话头，必须上截关锁。关锁缜密，搜剔精严，意地邪思，不能带影，学家所以止有悟道而无着魔也。万一师家不观机器，授话不重关锁，任其纷飞业识，狂乱思惟，则熟人熟境，暗地奔腾，异见异闻，识田扰乱，初参学人，无智慧以照破，无道力以摄持，或疑或怖，或喜或悲，突然窃发而魔事作矣。魔事一作，长老又无善巧为之疗治，只用五处紮缚，百千捶打，往往至于丧身而殒命，岂不悲哉！所谓虽是善因而招恶果也。若长老勤勤开导，用意防闲，则无此患矣。

至于致病多端，不能备举，最易犯者，无如进气胸前以为勇猛及灰心冷坐以求澄湛二者为甚也。盖参禅秘要，只在真实腾疑，而不在乎进气。自元代以来，有邪师者，多教人竖起脊梁，咬定牙关，紧捻双拳，高撑两眼，内实无真疑而外形猛状，日以硬气进塞胸膈，其势必至于心痛而咯血，况如此死挺模样，亦岂可久之势乎？此大病一也。

其次坐冷禅者，亦不起真疑，死心参究，一上禅床，惟万端排遣，消归无事。意想或生，即以“一口气不来”等话，密念几回，遂认四大非有、万法俱空、灰心泯智、澄湛不摇以为工夫极则，劝令经行，心虑打失，寸步不移，坐至岁深，血脉不舒，易成浮肿而亦多火证，此实病在膏肓而世医拱手者也。

欲除诸患，存乎善知识不惜疲劳，日至堂中，勤行开导。或发其坚志，或示以真参，或警其疲惫，次则摧荡其识情，铲抹其知见，扫除其歧路，剿绝其病根，则魔病众患无从窃发，而学人真悟不难冀矣。

垂手锻炼第五

语曰：“不入虎穴，争得虎子？”为长老而不得锻炼之法，虽龙象当前，尽成废器，积数十年而不得一人省发也。即有一个半个，皆~~祝/士~~着磕着，如虫御木，偶尔成文，而非锻炼之功也。苟明锻炼，虽中下资器，逼拶有方，如一期人广，可以省发数十人也。妙喜锻五十三人而悟十三辈，圆悟金山一夕而省十八人，虽语惊时听，而古今实有此事也。何地无水？不凿则不溢；何木石无火？不钻不击则不发。众生具有佛性，犹地之有水，木石之有火，不得善知识以妙密机用，毒辣钳锤，疏之浚之，敲之磕之，而欲觊其桶底脱落，自透牢关，虽上上机器，必望崖而返矣。是故垂手锻炼不可不讲也。

然真欲锻炼人材，则长老必苦，执事必劳。禅制之中，长老须时时在堂，同众起倒，即不能然，亦必三转五转在堂，随众行坐。锻炼之器，在善用竹篦子。盖竹篦起自首山，盛行于大慧，再兴于三峰，此历代老古锥锻炼衲子之器，非创设也。竹篦长须五尺，阔止一寸，稍稍模棱，去其锐角，即便捷而易用。若夫拄杖子，设法接机则可，锻炼决不可用，即用亦不灵也。至于铜铁如意，以降禅众而已，稍近则头迸脑裂，非锻炼之物也。用竹篦者，其功便于逼拶，而其妙在乎敲击。禅众坐时，则执之以巡香，行时即握之为利器。三板止静，长老必先开示。如前所说，不必渎矣。香安半炷，即鸣引磬。今禅众经行，经行之法，先缓次急，渐归紧凑。长老亦频频握竹篦，随众旋绕，当经行极猛利时，即用兵家之法，出其不意，攻其无备：或拦胸把住，逼其下语；或劈头一棒，鞠其本参。待其出言，复夺贼枪而杀贼；伺其转变，更将锥子而深锥。雷崩电闪时，莫令停囚长智；结角罗纹处，重为夺食驱耕。或舍棒用掌而短兵相接，或为此击彼而间道出奇，或照用同时而矢石交攻，或棒喝俱行而炮弩齐发。工夫未极头，则千锤而千炼；偷心未死尽，则百纵而百擒。务将学人旷大劫来识情影子、知见葛藤，搂其窟穴、斩其根株，使其无地躲根，渐至悬崖撒手。一锥一割，机候到者，不难“啐地断、曝地折”矣。此非背水设阵中所谓“置之死地而后生”、“置之亡地而后存”乎？锻炼禅众，亦若是则已矣。

夫长老如是以为众，亦可谓难矣。然得此道也，则易于出人，亦可谓妙矣。天下事，未有难而不妙者，亦未有妙而不难者。虎项而解其铃，龙颌而夺其珠，乃至擒贼而得其王，此皆极妙极难之事，而走险出奇者，未尝乏人，何独法门而不然乎？然天下主法者，固守成规，乐其简易，以为禅门格则，如是定矣。骤然闻余说者，必非之曰：“此杜撰也，焉有长老尊重，日在禅堂与衲子眉毛厮拄，为此相攻相扑之事哉！”余曰：“此殆明于小而闇于大者也。”袭禅门通套而不用锻炼，则长老者，身逸而体尊，善则善矣，然终岁寂寞，不省一人，不惟佛祖之慧命无传，而门庭冷落，身后斩然，不旋踵而祖庭蔓草，亦安见其有体也？去禅门成格而勤加垂手，则长老者，体褻而身劳，苦则苦矣，然炉鞴雄强，人材奋起，不惟师承之担子得脱，而慧命有传，法门光大，至暮年而愈见身安道隆，亦安得谓之无体也？以此较彼，果孰得而孰失、孰胜而孰劣哉！况~~厄~~（音 wāng，病）健在人，修短有数，长老必不以尊居丈室而益其龄，亦必不以锻炼劳苦而减其算。且举眼茫茫，长老迁谢，宿草而拱木者，不知其几矣，岂尽以锻炼之故哉！

是以垂手锻炼之法，至迅至灵，吾以比之穿杨箭、神臂弓也。间有未尽者，

则更有策发、回换、斩关后三说在。

机权策发第六

天下凡事利用顺，而独禅门利用逆。为人治事喜于善，而锻学人则喜于恶，不恶不足以称天下之大善也，不逆不足以称天下之大顺也。譬之天道，霜之雪之，雨露之恩，所以溥也；雷之霆之，生成之德，所以大也。锻炼不用威，则禅众疲惫无由策发，必不能使透关而彻悟；策发不用权，则严规肃矩，只成死法，亦不能使愤厉而向前，故锻炼一门，事有千变而机用至活也。

善能使人省发者，行坐定香不可太久，坐太久则昏倦必生而话头无力矣；行太久则足力疲倦而坐便昏沉矣。故禅门常规，行坐必香一炷，而余酌而中之：短香可以一炷，长香止用折半——坐半炷，则静参必精彩，稍欲倦而下单经行矣；行半炷，则动参必猛利，足欲疲而抽解消息矣。然参禅打七，至时日稍久，夜分过半，禅众渐趋倦怠，为长老者，以甘言诱之而不加劝也，以和颜接之而不加厉也，即策之以香板，而模糊如故也。此时欲作其气，贾其勇，惟有奋大机权，施大毒辣，发大忿怒，或闾堂诟骂，或旋风捶打，所谓多人愤恨语，不可听闻语，如火烧心语，崩崖裂石，抛向面前，而禅人之昏倦，廓然立散矣！譬之阴霾沉雾，晦暝苦人，迅雷一击，而句萌甲坼、万物怒生矣。又如临大壑、对深濠，安常处顺，千万人不能跳越也，大兵、猛虎驱其后，则一掷而过矣。

临济曰：“或把机权喜怒”。至汾阳慈明，惯用此法也，非所谓嫡骨相承者哉！故善知识者，其心至慈，其用至毒。所具者诸佛菩萨之心，而所行者阿修罗王之事，乃可以**打毛**（音 mào）动三有大城而不惧也。无厌胜热，未尝伤一虫蚁，而屠裂割剥，穷刑极罚，增人厌怖。通此用者，乃可为人抽钉拔楔，敲枷打锁，不然，则守死善道而已。自救且不了，而能为人乎？大慧曰：“诸方说禅病，无有过湛堂者，只是为人时，下刃不紧。”圆悟曰：“下手时须至苦至毒，方始不虚付授也。”神仙秘诀，父子不传，从上锻炼门庭，类皆如此。使不用此策发，犹驾马者，止令伏枥，不加鞭影，虽有骅骝骐驎，追风天马，亦困盐车矣，安所得飞黄腰褭之用哉？

然则近世有通宵打七竟不放参者如何？曰：此法似极猛利，而实最无益也。盖参禅打七，原以期悟道，而非之以遣睡魔，若止以除瞌睡，入火场炼魔足矣，参禅保社，不必进也。真欲求省发者，其吃紧处在中夜放参一睡，次日方得志气清明，精神英爽，发起真疑，力求透脱。不达此机，死以捱香为事，参不三日，行则云雾，坐则醉梦，昏沉之至也。压如泰山，而所谓话头者，付之东流矣，尚望其心华发明也哉！岂惟参禅不得，而昏沉中更加乱想，著景（按：同“影”）发谵，见鬼见神，繇（按：同“由”）此出矣，是谓不达方便之痴禅也。经云：“邪师过谬，非众生咎。”岂不信哉！故深明锻炼者，通方便，识机权，远过患，而后可以为善知识也。

奇巧回换第七

省发一也，然机下透脱，与冷地触发，其功用迥然不等。冷地参究者，就体消停，不得善知识钳锤移换，每十年二十年而不得省发。即或暗地点胸点肋，至两刃交锋，即出手不得。机下透脱者，其偷心必死，疑根必尽，解路必绝，至险崖机下，转处得力而游刃有余。是故从上古锥，论悟道者，必贵乎机下也。

马祖、百丈、黄檗、临济，以至汾阳、慈明、东山、圆悟、大慧诸老，皆大机大用，电闪雷奔，不可近傍。一锤一**祝/土**，一捱拶，一回换，命根顿断，正眼洞明，大龙大象，云兴雾拥，宗门斯鼎盛矣。

至元代以后，列祖锻炼之法不行，止贵死坐冷禅，寒灰枯木、古庙香炉、冷啾啾地，不动不摇以为得力，反诋诸祖机用以为门庭施設，黜五家纲宗为奇名异相，牢笼学者，而宗风遂大坏矣。是故夺人、夺境、夺法，临济七事不明，左咬右咬，咬去咬住，岩头活法不谙，则必不能当机移换。其法既失，有请益者，止有开示死话头，令其灰心冷坐，相率入枯木堂，习不语禅，妙喜呵为“默照邪禅”者，反室中秘授，以为至宝。

传至明叶，此教盛行。繇（按：同“由”）是走禅门者，类以枯坐之久暂，叙功夫之胜劣，提着悟字，如呼父名，如犯国禁，而参禅一法，遂为葬送人根之地矣。幸天童悟和尚，以一棒辟其门庭而奋大机用；三峰藏和尚，以七事行其锻炼而究极纲宗；本师灵隐礼和尚，复以五家妙密，多方通变而广被群机。繇（由）是料拣照用、宾主回换之法复见于世，而宗门日月赫然中兴矣。

盖学家参禅不得洞悟，病有多端。有扞格而不前者，有廉纤而不断者，有死衒话头而不起疑情者，有沉坐冷灰而竟当本分者，有认扬眉瞬目为全提者，有执一言半句为了彻者，有穿凿公案为博通者，有卜度纲宗为究竟者，有一切铲抹为向上者，有不上机境为独脱者，有以古今公案为分外枝节者，有以最后牢关为强移换人者，总因不经师匠，不得真悟，不透纲宗，偏知异见，举起千差。

所贵善知识者，因病与药，看孔下针，如郢人削垜，运斤成风；如庖丁解牛，披**卻**（按：当为“批卻”，“卻”同“隙”）导窾。一机之下，一句之间，能令学人枷锁顿脱，心眼洞开，其法在于善用回换。回换不一，有法战之回换，有室中之回换，有回换之回换，有不回换之回换。

法战回换者，众中逼拶，学人出语，有隙即攻，有瑕即击，能返掷者，更加以追踪之句；死机下者，即示以活人之刀，转辘轳，活卓卓，务令学人无处立脚，即与断命根，不难矣。

室中回换者，学人或明前而不能明后，或道头而不知道尾，或箭欲离弦，但须一拨；或泉将出窦，止在一通。长老不妨令其再问，或代一语而即悟，或更一字而廓然，此神仙国手而最为奇巧者也。

回换之回换者，佛性谁无，别曰“谁有”，而其僧即悟；“入门逢弥勒，出门见达摩”，别曰“入门逢甚么，出门见阿谁？”，而其僧亦悟；乃至“胡张三，黑李四”，“昨日是，今日不是”等，此回换之回换也。

不回换之回换者：“如何是曹源一滴水？”答“是曹源一滴水。”“丙丁童子来求火”，“无云生岭上，有月落波心”等，但重举一转而前人即彻，此虽不回换而亦回换也。

善知识者于是诸法，如承蜩、如弄丸、如贯虱，发之而必应、用之而无滞者，何耶？曰：以能用纲宗而以活机接人故也。得宗纲，则料拣熟而回换得行，手精眼快，明辨来风，一任旋乾而转坤，移星而换斗，向上牢关，可令人人透脱。止重本体禅而不谙纲宗，则前人一机一境，横拈竖弄，死守胶盆，长老无道以回换，则药汞银禅，得以假鸡偷关竟过，而悟不彻头矣。然则欲锻炼禅众者，纲宗所系，岂细故哉！

斩关开眼第八

回换固难矣，至斩破重关，开人眼目，非鹞眼龙睛，具弄大旗手脚者不能，则尤难之难也。当机冲突，观乎时节，非其时，则博浪之椎不宜举也；伏兵击杀，贵乎险隘，不当隘，则马陵之弩不宜发也。欲得斩关之诀，其功存乎逼拶，其奥在乎回换，而其力则又系乎开导而策发。不开导，则行路或歧；不策发，则纵火不旺；不逼拶，则心智不绝；不回换，则贼情不穷。四法不尽而求人之喷地省悟，火未到而索饭，果未熟而求脱，虽负大名之长老，具大器之学家，惟机教不叩，两相辜负而已。

是故善锻炼者，心不厌细，功不厌繁，事不厌周，法不厌备。长老同众坐香，今日如是开导，明日如是策发，则路头必正而火力旺矣。随众经行，今日如是逼拶，明日如是回换，则心智必绝而贼情穷矣。至于旺而加旺，穷而更穷，而所谓鹞眼龙睛、杀活刀剑者，可得而用矣。

有英年奇隽，意气虽盛强，而参请日浅，活而未能死者，法当用杀；有号称老参，工夫虽沉着，而灰冷成病，执而不能化者，法当用活。应杀而用活，薄处搨（戳）破，其禅不真，往往易于承虚接响；应活而又杀，学人灰灭，病在膏肓，不应更于（与）披枷带锁。

方其未悟也，用杀者常十之九，用活者止十之一，以杀易施而活难用也。然而又有杀活齐行者，斯何人哉？盖有擎头戴角、具佛祖刚骨、负龙象异姿而气宇如王者，才见如此人来，则罗网欲宽，擒拿欲大，机穿欲密，钩锥欲辣，敲骨打髓，捱至百尺竿头，痛割深锥，渐到悬崖撒手——张弩力满，止在发机；遇贼隘途，不容眨眼——当斯时也，更无事策发，无庸回换，直须以杀活圣箭，迅雷一击，紧峭言句，顶门一割，桶底自脱，命根立断矣。此犹推人于万丈之崖而不能停也，转圆石于千仞之上而不可留也，亦如金针之拨转瞳神而立使光明也，岂不异矣哉！马祖之接水潦，睦州之接云门，大愚之接临济，岩头之接雪峰，船子之接夹山，汾阳之接慈明，慈明之接黄龙，大慧之接教忠西禅，非用此道耶？其余见之灯录，载之传记。

诸祖机用，霆崩电激，凤翥龙腾，烈烈轰轰，照耀古今，不可悉数，何尝教人止“休去、歇去”，坐死禅、守冷灶、不起疑情而将心待悟者为是耶？高峰云：“工夫如转石万仞，直堕深崖，更无丝毫隔碍。如此用心，七日不悟，妙上座永堕阿鼻地狱。”又何尝必限人几十年，经冬过夏、坐破蒲团、守工夫窠臼、以沉滞为极则者耶？

总之学家不遇锻炼，即受尽茶苦，费尽精神，磨褪擦裤，竭一生之力而透脱无门也；师家不知锻炼，即眼空四海，气吞诸方，死守格套，而不能垂手斩劈，即开炉数十年而等闲不出人也。即或明开导、知策发、谳接机，爱惜长老体而不肯下身禅堂；即至堂矣，色身优养惯，而不能随众经行，蓦加啐啄，至于悬崖断索之际，又不能下斩关夺命之手，以豁人心胸、洞人眼目，而咎天下之无人材——其果无材耶？抑有材而不知锻炼耶？呜呼！有千里马而不遇孙阳，有榱桷文梓而不经良匠，其为枉抑何胜道哉！

夫知有锻炼，则省发不足奇，既不用锻炼，闻人家炉鞴或有省发，则必生疑讪，亦无足怪也。语曰：“东家点灯，西家暗坐。”因己之暗坐，而概谓天下之灯烛庭燎尽无是事也，岂理也哉？是以斩关开眼，极天下难事，而奇功异用，不可不知有此一法也。

研究纲宗第九

夫所谓真禅者，有根本，有纲宗。根本未悟而遽事纲宗，则多知多解，障塞悟门，必流为提唱之禅而真悟亡矣；根本既悟而拨弃纲宗，则承虚弄影，莽卤成风，必流为一概之禅而宗旨灭矣。是故未悟之纲宗不必有，既悟之纲宗不可无也。

而世以顛顛笼统为宗门者，徒见世尊拈花、商那竖指、龙树月轮、伽耶持鉴，乃至俱胝一指、马祖一踏，雪峰球、禾山鼓，黄檗三顿、秘魔一杈等，以为宗门大机大用，直捷如此也，孤峻如此也，独脱如此也，曰：“此直指人心也，不立文字也，向上提持也。”更与言纲宗一字，则呵为知解、指为实法矣，诋为葛藤络索，斥为滞名著相矣。呜呼！孰知乃似是而大谬也！

世尊拈花，诚直捷矣，何故又曰“吾有正法眼藏，涅槃妙心，实相无相，微妙法门”，及传法一偈种种言说乎？曹溪本来无物，诚孤峻矣，何故五祖又云“也未见性”，重征至“应无所住而生其心”乃发大悟乎？临济遭三顿痛棒，至大愚肋下还拳，诚独脱矣，何故创立七事、惑乱后世乎？云门于挫折足下廓然大悟矣，睦州何故又指见雪峰，温研积谏，授以宗印乎？既一悟为是矣，温研者何事、密授者何法乎？洞山于云岩无情说法得悟矣，何故又传宝镜三昧、立君臣偏正功勋等五位，并三路三渗漏等种种细法乎？乃至汾仰之三照三然灯、十九门九十六圆相，法眼之十玄六相等，皆悟后建立者，既一悟便了矣，何故又增此枝蔓、破坏直捷一路、启千万世学家知解乎？此必有说矣。

盖参禅一法，打头吃紧，在乎用已前锻法，使透根本。根本既透，又须知此一著之中，有体有用。其为体也，有明有暗，有背有面，有左有右，有头有尾；其为用也，则有杀有活，有擒有纵，有推有扶，有抬有搦。就对机而言也，则有君有臣，有父有子，有子有母，有宾有主；就宾主而言也，有顺成，有争分，有暗合，有互换，有无宾主之宾主。细而剖之，则有有句无句，无句中有句，有句中无句，有双明，有双暗，有同生，有同死，究而极之，则有向上一机、末后一句，古人所谓“始到牢关，不通凡圣”者是也。临济有见乎此也，乃于直捷之中，立三句、三玄三要以正其眼目，建四料拣、**同喝、四喝**、四照用、四宾主，分三种机器以尽其机用。乃至五家立法，各有门庭，各有阃奥，玄关金锁，百巾千重，陷虎迷师，当机纵夺。如阴符太公之书，不可窥也；如五花八门之阵，不可破也。不如是，不足以断人命根而绝人知解也；不如是，则学家情关未透，识锁难开，法见不消而通身窠臼也，岂佛祖正法眼藏也哉！

或曰：所贵乎禅者，以不立文字、不涉名言、超然独脱也，今纲宗一立，则名相纷烦，楷成格则，是增人情识，益人知见，而有实法可求也，聪明者必穿凿，愚鲁者益蒙懂矣。真悟道者何贵于此乎？

曰：诸祖所以立纲宗者，正为此也。主人公禅，自谓无情识而浑乎情识也，自谓绝知见而纯是知见也，自谓无实法而认定一机一境，恰堕实法也。有临济七事、五家宗旨，用妙密钳锤以钩锥之、料拣之、划削之，而知见始消、情识始破、实法始忘矣。穷尽万法而不留一法，是真直捷；透尽诸门而不滞一门，是真孤峻；彻尽大法小法一切纲宗而骂除纲宗是真独脱，而岂守系驴橛、倚断贯索、弄无尾巴糊猕之谓哉！譬之行路者历九州岛四海，遍名山大川，而仍归本处，忘尽途中影子，是真到家矣。又譬之广学者，穷尽二酉，搜尽四库，穿贯天录、石渠之藏，而胸不留一字，是谓博通矣。使足未离跬步而眼空四海、毁天下之行远者，目未涉经史而空腹高心、呵天下之读书者，虽三尺童子，知其背谬矣。但重根本而疑纲宗为葛藤、为知见、为实法者，何以异是哉？

夫抹去纲宗者，不但自己宗眼不了，一当为人，动便犯锋伤手，机境当前而不知踞头收尾，节角諠讹而不解抽爻换象，掠虚弄滑而不能勘辨，对打还拳而无

法翦除，徒恃鉴觉以为极则，法门窠臼不可言矣，然则悟后之纲宗，又曷可少耶！不见吉祥实悟后，天衣怀问洞上五位君臣，如何话会，实曰：“我这里一位也无。”衣曰：“这汉却有个见处，奈不识宗旨何？”乃令五人齐唤“实上座”而密契奥旨。

妙喜曰：“金刚圈，栗棘蓬，直是难吞难透。”到此直下承当得了，大法不明，亦奈何不得。又曰：“古人差别因缘，大法一明，举起便会。多见今人未有师承，一见人说大法小法，无不唾骂。”妙喜何故千言万语吁咿大法？果妙喜杜撰耶？抑今人自见不到而妄加批驳耶？是故学家根本已明，当依止师承温研密谏，务彻古人堂奥。师家见学人已透根本，更须以妙密钳锤，深锥痛割，务令透钢宗眼目，庶不至彼此承虚接响，而正法眼藏得永远而流传矣。

精严操履第十

向上一路，千圣不传。如大火聚，谁敢正眼而觑？如涂毒鼓，孰能侧耳而听？机先掣电，已属迟疑；句下精通，犹为狂见。此何事也而偲偲问操履、踽踽论功勋哉！然初祖云：“行解相应，名之曰祖。”云居膺祖曰：“那边会得了，却向这边行履。”涌泉曰：“见解人多，行解人万中无一。”则知从上诸祖，未尝以行解为二事也。良以有行无解，即操履精纯，不出阶级，纵有修为，皆名痴福；有解无行，即见地超卓，犹是担板，虽有悟门，皆属狂慧。一者有目无足，一者有尾无头，均之非究竟也。

为长老者，务在锻炼人材，料拣偏全，权衡首尾，欲令学人成始而成终，果何道哉？学家道眼未开，先令参究以锻其解，敲骨打髓，痛下针锥，而行亘缓问，所谓“但贵子眼正、不说子行履”也。大事既明，即令操履以锻其行，鸟道玄路，脚下无私，而解始诣实，所谓“说得一丈，不如行得一尺”也。

然主法者，不用纲宗眼目微细勘人，徒取一知半解遴选人材，则俗禅中，有二种岐路：以主人公为禅者，止（只）认身田主宰、动转施为以为佛祖大机大用，无顺无逆，一切皆是，谓之作用是性，由此笼统，习气窃发，遂至不择饮啖、不拣净秽以为大道者矣。有人规正，则曰“痴人！佛性岂有二耶？”是谓以藕胶门而成魔业者也。以豁达空为禅者，止（只）认本来无物、泯默莽荡以为自己安身立命，无佛无祖，一切皆空，谓之向上巴鼻。由此颠预，邪见得便，遂至不避讥嫌、不顾罪福而肆行无忌者矣。有人呵谏，则曰“抖子！犹有这个在乎？”是谓以铁铲禅而灭因果者也。

此二者，虽学者之谬，而亦师家之过也。以其不用纲宗锻人，而止（只）取光影互相印授，根器陋劣者遂生邪解而祸法门矣。盖师承正则学者之行解必端，而递代相承，如以器传器而源深流长矣。师承不正，则学者之行解必邪，而相袭成风，如乌焉成马而积薄流卑矣。何谓师承正？道眼透彻，而又重操履，虽为长老，凡事一同乎众，洁其身，苦其志，夙兴而夜寐，以勤苦先德为规绳，而冰霜金玉，道行内充，丛林得以矜式，斯之谓正也。何谓师承不正？道眼疏狂，而心轻操履，一居师位，凡事不同乎众，美其饌，蚕其衣，早息而晏起，以晏安鴆毒为洒落，而持蛮执拗，呵斥修行，一众无所取则，斯之谓不正也。所以自古至今，佛法兴盛，第一等修行，出于长老；真宗澹薄，第一等放逸，亦出于长老。长老重操履，则龙天佑顺，四众倾诚，而佛法必盛；长老弃行德，则明致人讥，幽招冥谴，而佛法必衰。

盖长老怀邪诡行，固非一端，而最异者，行不踰庸人，而以假气魄作真佛法，

辄呵骂佛祖，鞭撻鬼神，而妄拟夫德山、临济，身现居博地，以因中人冒果地相：每焚毁经像，践踏圣贤，而自比于丹霞、佛照、皓布衲；无南泉、归宗、大随等之彻天眼目，而信意杀伤，自云“龙象蹴踏”；无罗什、宝志、布袋、济颠、酒仙、蚬子等之大权示现，而妄飧酒肉，以致破坏律仪。殊不知古圣逆行，有古圣之现相；佛祖破执，有佛祖之出身。虽脱珍著敝，换人眼睛，带水拖泥，敲人枷锁，而隐圣现劣，随示神通，带果行因，旋彰灵异，何尝与痴闇凡夫行事同一颠倒而迷惑哉！

今荷担法门者，无古圣之神通而徒袭其迹，无佛祖之灵异而但恣其贪，岂非狮虫狐种，自陷波旬，退人正信，而败坏法门也哉！凡此者，皆因长老用罔，以致法嗣效尤，展转流传，滋蔓魔业。古云：“其父杀人，其子必且行劫。”使省悟之后，深入纲宗，敦崇操履，岂有是事哉？汾山曰：“参学人虽从缘得，一念顿悟自理，犹有无始现业流识，法当净除。”晦堂曰：“余初入道，自恃甚易，退而自省，矛盾极多，遂力行三年，方得事事如理。”至赵州四十年不杂用心，香林四十年打成一片，涌泉四十年尚有走作，皆悟后事也。先德非不知逆行顺行为大人境界，而勤苦操履，至老而不倦者，识法者惧也。然则锻炼衲子，使为后人标榜、法门楷模，精严行解，盖可忽乎哉？

磨治学业第十一

大道不在言也，非言无以显道；佛法不在学也，非学无以明法。真为生死者，不能离名绝相，叩己而参，而驰骛义学，弃本逐末，则聪明不能敌业，博洽岂免苦轮？况学之为道，深广而靡竟，赜奥而难穷，儒者白首穷经，犹苦不给，况惜剪爪而求出世者哉？然欲通宗教，辨古今，明纲宗，识机用，眼目后进，决（抉）择人天，则学亦不可少也。

夫学有内有外：内学者何？满龙宫，盈海藏，西天此土，梵语唐言，千七百则陈烂葛藤，出世间一切著述是也。外学者何？坟典丘索，诗书六艺，屋罄津逮之藏，国门名山之业；春秋史学，诸子百家，世间一切典籍是也。非内则本业不谙，出世何以利生？非外则儒术无闻，入世不能应物，使人谓禅家者流，尽空疏而寡学，闇钝而无知，何以抉佛祖心髓、服天下缁素之俊杰哉？

或者曰：向上一着，迥绝名言。世尊既明说不立文字，教外别传矣；曹溪曰：“诸佛妙理，非关文字”；药山不说法，曰：“经有经师，论有论师，争怪得山僧？”今欲使人磨治学业，必务贯穿名句，粗识经史，畋渔铅槧，播弄丹黄，变禅门而成文字，增知解而坏先宗，必自此始矣。

余曰：“参学”二字，诸祖所立，自有次第，虽不可重学而弃参，而亦不可单参而废学也。

方其根本未明，疑团未破，根无利钝，皆须苦参。正当参时，划尽名言，截尽知见，四面无门而铁山横路，眉间挂剑而血溅梵天，留一元字脚，杂毒入心，眼中著屑矣。学问云乎哉？其参而得悟也，扑破琉璃瓶，放出辽天鹞，盖天盖地而敲空作响，透声透色而枯木龙吟——诸祖言句，是甚碗鸣声？三乘教义，是甚系驴橛？德山大悟，乃云：“穷诸玄辩，如一毫置于太虚；竭世枢机，似一滴投于巨壑。”使不拨置名言、一回大死，以求绝后再苏，有如是廓彻、如是奇特乎？是则不可重学而弃参也。

逮乎疑团破矣，根本明矣，‘涅槃心易晓，差别智难明’，古人有言矣——即涅槃心中，有无穷微细；差别智内，有无限諠讹。诸祖机缘，如连环钩锁；五家

宗旨，如卧内兵符；言意藏锋，金磨玉碾而不露；有无交结，蛛丝蚁迹而难通，此岂仅当阳廓落、止得一概者，谓一了百了、一彻尽彻哉？温研积论，全恃乎学也。

况不为长老则已，既欲居此位，则质疑问难，当与四众疏通；偈颂言句，征拈别代法语等事，当与学人点窜而开凿，此非可以胡乱而塞责也。且三藏之鸿文，义天浩瀚；五部之戒法，律海渊宏。具在琅函，传之梵庑，岂可束归高阁？但笼统而称禅，甘作生盲，徒轻狂而傲物，法门典籍，是事模糊，治世语言，通身黯黑，叩以宗教，则左支右吾；谘以典章，则面赤语塞；开口则鸣同野干，扞舌则丑类哑羊，辄欲冒衣拂，踞曲盂（按：“盂”多作“录”），自称杨郑，诳讖闾阎，曰“某宗某派也”，岂不惭愧杀人也哉！

礼曰：“言之无文，行而不远”，故锻炼衲子而胶柱一法者，学家多不尽其能；陶铸人材而文采不兼者，法门多不得其用。盲人摸象，全无鼻孔者无论矣，鼻孔虽正，而木呐无文者，住静则有余，利生则不足。破瓶非器，人品不端者无论矣，人品虽端，而幅幅寡学者，但可与修持，不可与扶竖。此虽学家之资器有定，而亦师家炉鞴不宽之过也。

其最偏见者，以曹溪不识字为护身，见学人略究古今，即呵为抛家乱走，以德山解黏语为实法；见同住稍研经教，即骂为数宝算沙，以长年死坐、埋身鬼窟为真佛真法；见从上知识稍有著述者，即贬为知解宗徒，由是天童、雪窦、永明、佛印、明教、觉范、妙喜、中峰、珙三生、泉万卷，皆贬之为文字善知识矣。岂不冤哉！夫马鸣龙树，何尝不造论？而单传直指，为西天大祖；曹溪虽示不识字，而说法如云，金章玉句，万世取则。乃借此躲根，令后生初进荒唐废学，以至目不识丁，亦可叹矣。

嗟乎！天地间文澜学海，奇才异能，虽云间气，然大龙大象，佛祖其骨、锦绣其胸者，法门中亦自不绝；即资器中下者，善于裁成，亦可通达。所贵善知识因材而磨治，先锻其悟门，次砉其学业，俾有本有文、有德有学，出而播扬宗教，砥柱颓流，即法门不致扫地而老胡有望矣。

简练才能第十二

明教嵩曰：“尊莫尊乎道，美莫美乎德。”道德者，世出世间之大宝，不闻以才也。有才而无德，宁有德而无才。世法且然，况希佛祖、出生死、练神明、归寂灭者？所学者何事而才能是问乎？然安椎鲁、守拙朴，键户而寡营，善一身则可，而以主宰丛林，纲纪衲子，肩法门巨任，竖佛祖高幢，非长才异能，简练有素，乌能胜任而光大哉？故治丛林不可以无才，而亦不可有恃才之人。恃才者进，则为害非细，故推其才，又不可不论其德。佛祖门庭，非若世法用人，得使贪使诈，即趺驰（按：意为行为放荡不羁。趺，音 tuò）之才、泛驾之器，可以权衡驾驭者也。

然其中最难者，造物生人，全才少，偏才多，才德相兼者少，而不相兼者多。视其人真诚厚重，言规行矩，好参学，好修持，其德足以服众矣，而举以任事，心跋前疐（按：音 zhì，跌倒）后，支左缺右，而一筹莫展，其所短者才也，非德也。视其才便捷敏给，果敢向前，能文雅，能武健，其才足以应变矣，一授以事权，则妒贤嫉能，搅群乱众，而无愿不露，其所拙者，德也，非才也。为长老者，孰不重德，而事又不可以不治；孰不怜才，而僨事者又不可以不去。贵有道焉，以陶镕之，成褫之，琢磨之，使刚柔皆可效用，敏钝总无废材，亦曰简练以

执事而已矣。

执事有大小，有内外，有左右，有文武，主宰丛林者，缺一而不可。百丈有见乎此也，其建立清规也，先定头首十局，而次及于列职，若朝廷用人然，星罗而棋布，丝连而绳牵，务令头目相卫，指臂相捍，用之得其当而丛林整肃，法道行矣。此非故抑扬而高下之也，因材分有良楛（按：音 kǔ，粗劣），天资有厚薄，能事有胜劣，器量有宽窄，一因其能而器使，而人才当矣。然丛林者，又所以陶镕人根，变化气质，又不宜任其自然，必多其炉鞴，拔其优以厉（按：同“励”）众，汰其惰以惩余，赏罚分明而能事出矣。此则治丛林之大纲，不可紊乱者也。

其有头角英异，根本纲宗已明，可望为种草者，则简练更当周备，不可轻易放行也。东序由下而上，则悦众以肃讽诵，直岁以领众务，典座以主烹飪，知库以司会计，副寺以助总理，维那以饬堂规，监院都寺以任院事，稍不历练，纷烦现前，必芜废而不治矣。西序由卑而尊，则侍者密迹长老，或烧香，或衣钵，或汤药，记录书状，皆以便习学也。而知客以职典谒，知浴以兴普行，知藏以掌琅函，书记以宰文墨。而堂中板首，则堂主、后堂，层累而上，则西堂首座，而四板首所职者，则规矩佛法以佐长老，锻炼禅众以接来学，而事乃大备矣。

古云：“不遇盘根错节，无以别利器”，纵有能人，不历执事，何以陶炼德器、博综智能？非粗疏而任习，即掣肘而无才，以宰丛林，安得不败事而决裂哉？况从上古锥，欲磨厉（按：同“励”）人材也，丛林务行，无不命历：洎山古佛，百丈命以典座；雪峰大老，德山委以饭头；乃至杨岐自宝库司，仰山雪窦知客，云峰化主，五祖磨头，妙喜东司，百灵知浴，圆通知众，回石监修，权直岁，匡桶头，洞山香灯，大伯知随，陆沈下板，率先苦行，皆所以养其器、老其材，斧斤其质干，霜雪其筋骨，使之任重致远而柱石法门也。

独至付授一事，常不于列职而必于首座、西堂者，何哉？既望其荷担法门，能锻炼衲子，方可利益方来；既期以宰断丛林，必能哮吼当场，方可绍续慧命。若不于板首时熟炼其钳锤，使牙爪毒辣；推举其秉拂，使声光霭著，一旦居此位、行此令，岂能不捉衿而露肘哉？

嗟见近世法门，不讲锻炼，急于收人，衲子入门，草草付授，即或系执事，不循资例，轻易打发，所至丛林，辄曰：“某以侍者付矣，某以知客付矣，某以寮元、直岁付矣，乃至某某以禅众付矣”，竟不命以典司，试以盘错，举以板首，以利其牙爪，炼其才能，蓄其声问，是事面墙而即打一印子，明知软弱而但搭一虚名，不但误天下苍生，而自弄自诩，门庭倒蹋而不可扶矣！何所取也哉？亦知自古无易为之佛祖，而亦无无能之长老。长老者，所以范人天、统龙象，为英灵标准，为文武权衡，则必有道德可以训人，而亦有才能可以治事。虽潜行密用，如愚若鲁，而一当大任，则经纬割割，目无全牛，岂非师家炉鞴周正、简练于早也哉？故锻炼初机，冀其开眼，莫善于敲击；锻炼老参，期其成器，莫精于简练，不由此道而望英贤辈起，蹴踏祖庭，纵或有侥幸，而非常法矣。语曰：“以不教民战，是谓弃之”，可为痛哭流涕长太息者，此也。

谨严付授第十三

锻炼之说，既毕陈于前矣，然欲善始善终，则流传宜慎，何故？苟有佛性，则皆受锻炼，既受锻炼，则人可省发，然人人可以省发，而不必人人可付授也。

昔人云：“上根利智，方可参禅。”余尝斥其言为非是，盖炉鞴所以镕钝铁，良医所以疗病人。不明锻炼，虽上根利智皆成废器，况下此者乎？善能锻炼，虽

钝铁病人亦成良材，况上此者乎？有心皆可以作佛，有性皆可以悟道，只在善知识爬罗抉剔，刮垢磨光，垢尽明现，如磨镜喻。今不咎锻炼之无方，而概谓中下机器，绝参学分，此万古不破之惑而余切齿者也。

然谓一经省发，尽可付授，此又知其一而不知其二也。学家而至堪付授，必其道眼可以绳宗祖，行德可以范人天，学识可以迪后进，爪牙可以擒衲子，然后命之以出世，责之以为人，如印传印，印文克肖而法门允赖矣。即末法时代，全杖难得，异器难求，亦必久久同住，熟知心行，纵不能超宗异目，亦不至方底圆盖，必有几种擅长，稍近绳墨者而后可。即不能为长老而为静主，亦必道眼明、人品正，具佛祖刚骨，而狷介自守，不犯人苗稼者而后然，断非庸陋愚劣、险诐邪僻之辈所宜插足者也。

然而法门至今日，流弊不可胜言矣。每见主法者徒守死法而不苦身锻炼，则求人省发实难。因省发者难求，而又惧断绝，见一知半解者，不得不急急付授。此其故有二：一者止贵根本，不重纲宗。无擒拿移换人手脚，则一概头禅，苟口角滑利者，皆得偷关而过，而下半截深细锻炼，竟置之不问矣。此笼统门头，所以易于付授也。二者长老虽欲择器，竹篋下既不能出人，而又不甘心寂寞，明知外来生人，一知半解，无当于数，而其势不容留难，稍一简择，则其人必掉首而去矣。此不知锻炼，所以至于泛滥也。

以余言之，易得者省发，而顾难之如龟毛、如兔角，应难者付授，而顾易之如起法名，如纳戒子，岂不大颠倒哉！诚欲望曹溪正脉，源深而流长，列祖慧命，真传而正授，则于法嗣之行也，宜嘱而又嘱，令慎而更慎，共坚其壁垒，峻其堤防，无令影响音闻者，一传再传，渐至溃围而乱正，则法门不至败坏矣。

然则有前辈尊宿谨守关键，至死而不付一人者如何？曰：此必善知识感愤时风，矫枉过正，万不得已而然，而亦非中道也。佛祖慧命，递代相承，传流衣法，为千万世光明种子，泛滥付授诚非，而亦岂以毕竟断绝为是？不见世尊与西天列祖，每当传法，必苦口曰“传示将来，毋令断绝”乎？但其间或有人，或无人，或多付，或少付，各有定分，不可矫强，贵得其当而已。

马祖出善知识八十四人，各为宗主，靡不当器，后来称人材极盛者：为云门、为洞山、为法眼、为汾阳、为黄龙南、为真净文、为东山、为圆悟、为妙喜，而妙喜付授，世谱列九十余人，而未尝有人议诸老为滥付也。其衣钵单传者，如风穴，如杨岐，如白云，如应庵、密庵等，虽孤承七鬯，宽能克家，而亦未尝必以断绝为高也。如必以断绝为高，则四祖何必从庐阜而远至牛头乎？南岳何必磨砖，船子何必覆舟，风穴何必痛哭，大阳何必以顶相、皮履、直裰寄浮山，使求法器乎？特以善知识行事，或开张，或守成，或补救，因时施設，各有苦心，不可轻议。

时方盛也，佛祖挺生，龙象聚集，有智过于师者，不则亦见与师齐者，广大门庭无一而非法器，虽付数十人，乃至百人而不为多，法当开张，不得而不开张也。时方季也，师家缺辨验，学者骛虚名，有付数人而无一人当器者，有付数十人而无一人周正出世，老羊质虎皮，彼此互相哄诱，即付一人而亦已非，于是真善知识，宁令断绝，而走孤高以为补救。法当补救，不得而不补救也。

盖开张之知识处其易，补救之知识处其难。易有易之功勋，难亦有难之利益。补救之知识，虽云不付，而中流砥柱，道眼具存，旷百世而光明洞然，谓之断绝可乎？泛滥门庭，虽则多付，而日中灌瓜，结果何在？不转眼而败坏狼籍，谓之接续可乎？

总之明纲宗、知锻炼，则初步不难出人，悟后不轻放过，谨慎与流传，皆为

法门之幸；毁纲宗、忽锻炼，则流传有滥觞之过，太慎又有断绝之忧，皆非法门之福。虽然如是，善知识者，为佛祖入草求人，为人天开凿眼目，宁慎无滥，宁少而真，毋多而伪，无俾稂莠稊稂，得以混乱嘉种，则慧命必永远而昌大矣！

故余苦口力陈锻炼，而终之以嘱慎流传以为末后一句，夫重纲宗、勤锻炼、持谨慎，此三法者，皆世所未闻而难行者也。再三读此，必触忌讳。然欲使正眼流通、儿孙得力，道必繇此，语曰：“当言不避截舌。”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余姑存此说，以就正方来。千百世下，复有子云者出，必知子云也。

禅门锻炼说跋

余实见晚近禅门，死守成规，不谙烹锻，每致真宗寂寥，法流断绝，万不获已，立为新法，且作死马医。若论本分一著，言前荐得，犹为滞壳迷封；句下精通，已是触途狂见——悟即不无，争奈落在第二头。汲汲乎讲钳锤、论锻炼，岂非头上安头、梦中说梦？弄泥团汉将来认为实法，不知通变，带累山僧生陷铁围矣。耽源圆相，倘遇仰山一火焚之，山僧合掌云：“作家！作家！”是真能善用《孙武子》，而不为赵括谈兵矣。果有此人，殆斫额望之也。

晦山叟 复书于黄梅四祖方丈

现果随录

（录自《卮续藏经》第88册）

现果随录序

夫因之与果，犹形有影焉。形已有焉，则影必从焉。苟欲端其影，先直其形，形直，影恶不端？若不直其形而欲其影端，譬如扬汤而不辍火，虽欲其冷，无有是处，是我法门之通训也，世典亦有之，曰阴德，曰阳报，此岂不我之所说因果者哉！世有一等不信因果，其陋尤甚，姑舍弗论云。

今兹戊寅，余寓黄檗书林，藤氏偶携一抄本来谒余曰：“此《现果随录》，谋上之木，以布于世，可耶否？”余把读之，乃知灵隐黑翁戒显笔记。戒显师，具德和尚，和尚为我天童门下之人，至其记我径山费祖舍利一事，其言可征也。又读其述论，极赞念佛功德，则知莲社中人也。通编但载所亲闻见现业感现果者，他如宿因后报及异熟等，非今所取。余谓黑翁一片婆心，不觉拖泥带水。世出世间有志之士，勿以其言浅近而忽之也，奚啻黑翁之幸，抑亦读者之幸！是编与《自知》、《阴鹭》等录并读则可，藤氏刻行，亦何不可之有？

介石 净寿

现果随录目录

卷之一

- 1、陈益修以力护关庙大士赐目
- 2、赵志清挂冠修行先机免祸

- 3、赵时雍施异僧一钱便获贤嗣
- 4、徐成民身理阴司刊行冥判
- 5、圆通师禀受大戒顿脱无常
- 6、朱纲魂游冥府论前世判事
- 7、隐圆师以礼忏放食消解夙冤
- 8、碧璠毁如来衣钵顿缩一臂
- 9、张斌以念佛金钱救主危难
- 10、吴浇烛以念佛作福克期善逝
- 11、吴叔宝以临终禀戒念佛莲花涌现
- 12、王建以误摄回生亲述冥事
- 13、周秀才以却暗中财立登科第
- 14、顾宗伯以尽节被溺彰显前因
- 15、张仪部以持正罹难神佑全节
- 16、魏应之退念开斋卒致缢死
- 17、王斋公失念卖斋立致死亡
- 18、福主神厌恶秽渎显灵拽庙

卷之二

- 19、吴瞻楼修持登簿瑞现西方
- 20、弱庵师误用阶石托颠僧传信
- 21、石氏猪托梦免杀自投禅寺
- 22、戴星归矢口诵咒得免油锅
- 23、武昌僧为菜害猪江心招报
- 24、王子房舍昭庆栋梁大彰灵异
- 25、汪司马鱼顶金经镂板传世
- 26、赵朝奉以罗汉带回因建大寺
- 27、王御史建医祖殿得子免难
- 28、张封翁以还金厚德子孙世显
- 29、钱州侯请律师授戒烛现佛像
- 30、葛朗玉父子刻劝善书施人全家免难
- 31、孙学宪因罗汉回生塑像竖碑
- 32、北高峰五圣募石柱助建灵隐大殿
- 33、太仓水陆期中神鬼显异
- 34、昆山安禅庵地藏忏期纪异
- 35、张迩求食荤感梦斋戒圆期
- 36、龚尔茂以广施劝善文神降显灵
- 37、踈山大殿天王两显灵异
- 38、李铨部以造像获嗣始终守节
- 39、李伯馨心念杀人却为心鬼所杀
- 40、久病翁喜还夙债顿去心蛇
- 41、马给谏以祸亏斋素竟归神道

卷之三

- 42、钱伯韞以老年学佛竟得西归
- 43、黄掇六笃志西方克期善逝
- 44、王奉常以累世修积科第蝉连

- 45、谭宪卿创大悲坛祈嗣立生双壁
- 46、先府君以精虔事佛屡感奇征
- 47、上天竺铸铜像大士显灵自赐黄泥
- 48、金溪县青蛙使者显异宝迹
- 49、黄州安国寺张真君凭小卒降笔
- 50、徐亦史损财惠民随获美报
- 51、俞春蛟以饭僧免回禄增修福行
- 52、朱君以僧预为作法火难得全
- 53、蒋素公以续菩萨指获荐贤书
- 54、尹宣子以难地礼忏竟得生全
- 55、张镇台以韦天示梦安国重兴
- 56、二人敬慢关帝荣辱异报
- 57、张其光违梦烹鳖贪饕致死
- 58、王指挥以恶性为蛇隔生余报
- 59、汉口屠人不听僧劝立招惨报
- 60、高邮猪遗身换席始终还债
- 61、蓬阁镇屠牛恶户立招业报
- 62、居道人乱啖库物转身作驴
- 63、曹翰以屠城为猪遇缘得救
- 64、吴江路丛大报恩奇冤立雪
- 65、王郡丞赴任吴地为蛙伸冤
- 66、王晓江谢官修行顿跻道果
- 67、贾客以诚心供佛代杀保全
- 68、回子击铜佛不坏祸还卖主
- 69、瘫子以礼拜观音病愈兴缘
- 70、徽商坚决进香竟免火难

卷之四

- 71、黄州飞火乱焚独免斋户
- 72、贫女舍一钱铸佛胜迹不磨
- 73、尧峰僧窃韦天灯油立招谴责
- 74、毗卢塔鬼勾僧索债酬毕方苏
- 75、二孝廉侮慢文昌身录俱损
- 76、二孝廉袭慢地藏立死受报
- 77、建昌小民秽污三宝雷神击死
- 78、甬城人以秽触塔庙立遭奇祸
- 79、陈祥屠狗怙恶不惨现身招报
- 80、熊季纳以精虔护法刻期获嗣
- 81、顾秀才化鹤回生寻访得实
- 82、黄封翁以行善感大士送子着大名节
- 83、吴霞舟以尽节焚身神升天
- 84、史封翁以久远斋僧感子大魁
- 85、杨君以错口救人致家温富
- 86、吴生遇仙爱命蹉过奇缘
- 87、瞽者以害心劫杀己命立损

- 88、吴道媪以虔诵金刚坐化显异
- 89、方氏以虔诚礼诵尽室生还
- 90、许子位以前生捡字得中高科
- 91、董七以虚秤取利家财暗耗
- 92、费隐老和尚逝后茶毗现多舍利
- 93、曹溪原直禅师以悟道精修末后现瑞
- 94、天白大德以持诵法华终闻天乐
- 95、新戒以攒单未完韦天示应
- 96、王仆以前生行善竟免鬼录
- 97、允修以恶性殴妻终受蛇报
- 98、蔡公子以灵隐伽蓝显应复得回生
- 99、江北僧系恋遗财超荐得脱
- 100、王仰泉以改业修行得生净土
- 101、渔船以巧计没人立报抵命
- 102、沈文学以涂抹坛经招报剧苦
- 103、支庠友以误伤人命禄籍顿消

现果随录卷之一

(凡现在因果系亲见闻者皆入此录)

灵隐黑翁晦山樵 戒显 笔记

1、陈益修以力护关庙大士赐目

陈益修，字玉筲，山东济宁州人。为诸生时，见回回教门杨生花等欲毁关帝庙，扩大回回清真寺，陈公力讼之官，得寝。

后癸未春，流贼破袁州，生花等集千百众，乘变团练回回兵。途遇陈公，以前忿，呼众捶击，立毙之，且剜去其两目，复瞯以灰，掷尸于其舍。陈公自见变为中阴身，止二尺许，守其尸中。夜忽见关圣降其家，谓曰：“我分中亦不在此一庙，只难为汝好心，致丧汝命。然汝阳禄犹未尽，应有功名分，吾当使汝回生。”陈曰：“感大圣厚恩，但吾两目已去，纵回阳世，已是盲人，岂能复读书作举士业乎？”关圣亦沈吟少许，乃曰：“无妨。吾当请观音大士来，必能赐汝目。”言已，便腾空而去。须臾，复至曰：“大士来矣。”寻见大士身披白衣，如仙姥状，备极相好。关圣指陈公代为乞目，大士微笑曰：“此极不难。”乃向空中一唤，俄见一天童子手携大筐篮，以荷叶莲花覆上，大士揭开，乃皆眼[目*朱]也。即手拈二枚，令取酒一卮吞之。陈公强饮，咯咯有声，懵然而醒，中阴形即隐，而陈君两眶中已得眼矣。关圣送大士去，乃谓陈曰：“汝不必复思报仇。不久大清一至，此辈无噍类矣。明后年汝当联捷。”

果乙酉举于乡，忽一人遗之书曰：“东畔方生耳(陈)，草头八血全(益)。一夕三人卧(修)，门内隐八天(关)。老翁成羽化(公)，黑犬(默)右人牵(佑)。耳边丝乱坠(联)，禾斗永相连(科)。益修不省意义，亟视其人，已失所在，牋背大书“陈益修关公默佑联科”九字，始悟其旨。果中丙戌进士，任户部郎中，权关荆

州。后生花作乱，宗族十三人寸磔于市。

黑翁曰：此事初闻之陈旻昭先生寓，余弟子顾伊人刻之《武安王集》者也。次黄梅令徐长午亦曰：“此余姻亲也。其事极确，无不目见者。但其眼目未微小，直视而光外溢，与平人稍异。”呜呼！陈公以好心护庙，感此奇缘，大士以千手眼转瞽复瞭，神通广大，海口难宣矣。神佛报应速于反掌，可不惧哉！

2、赵志清挂冠修行先机免祸

赵志清，山东人，以孝廉选河间府赞皇县令。居官三年，廉明仁爱，万民颂德。

忽一日，至凌圣功大守处告退。大守问何故，赵曰：“某以知宿世因缘，故不得不归。”大守益恠之，问：“宿世云何？”赵曰：“某前生于某大法师会下为听经学者，法师有定力，能通惠。余二十六岁，以疾临危，师谓余曰：‘汝道力未坚，此去已入红福，以未曾修大福，亦不能登甲榜，仅一孝廉知县耳。然止许三年，若多一日，大祸即至矣。可急流勇退，入山修行，还得见我。’言讫遂终。自入出母胎，本性不迷，历历皆验。今三年既满，决意入山矣。”

大守勉白直指公李灌溪，住不及，放归。旋有刘姓者补其阙，未半月，贼至，城大破，全家被害。

黑翁曰：凌圣功，讳必正，余同里同社友也。初以行人选建昌太守，调河间府，任满回乡，为余说此事。李灌溪，讳模，字子木，长斋学佛，亦余道友，所言无异。

3、赵时雍施异僧一钱便获贤嗣

麻城西坂刘某，随族叔刘伸至真定府固城县为主文，曾密救二人命。

后闯贼至，城溃，县令出走避难，刘君押其家属回黄。途遇贼兵，被杀，其神魂返麻城谒东岳，帝曰：“汝救二命，应得善生。”帝令侍吏访城中之善门无子者，吏以医生赵凤仪、号时雍报，帝令取《善恶簿》察之：见赵君曾淹死五女，法当绝嗣。又检善簿，见某年于大雪中曾施钱一文与寒乞僧，僧乃菩萨假装寒相试人者也。帝曰：“此一钱功德甚大，应与其嗣。”遂遣刘君托生。临行帝语曰：“汝去九岁，当有孝廉赠汝妻。某岁入泮，某年补廪，一生享厚福。”

后赵氏生一子，才出母胎即叫云：“我西坂刘某也。东岳帝遣我与赵氏为后，已不必言。但吾生前尚有产业借货，彼此未明，速唤吾妻子来！”赵时雍即请其妻拏至。小儿历数旧逋，令妻子依券索之，分毫不爽。

九岁，果为邓孝廉婿，后功名出处一如帝命焉。

黑翁曰：此事余友梅惠连有纪事流布。戊戌冬，余在黄州安国寺，患脾疾，甚苦。适张龙字镇台请赵君时雍在署，令整余疾，应手而愈。余问：“令嗣生下地即能言，真否？”赵君曰：“千真万真。”余询某名与字，赵曰：“特为此故，名曰默，字弱言。而东岳冥中种种公案，则皆豚儿口述也。”

4、徐成民身理阴司刊行冥判

太仓徐成民，庠友季生之子。幼持斋好善，与友结社念佛。忽奉帝命充冥官。从崇祯庚午年始，昼为书生，夜则判断冥事。每日至夜分，中堂暗坐，体气俱冷，两眼上撑，呼鬼两造，判决如流，音响洪厉，阴风飒然。左右耳旁置灯火、纸笔记录，裒成大册，题曰《娄东冥判》，九州岛管内处处流通。判善恶报应，如照瞻台，览者不寒而栗。

黑翁曰：此余庚午念佛会友也。为人淳厚质朴，木讷寡言。除读书外，止知念佛。忽受冥职，音吐高亮，一字一句，斩钉截铁，固已奇矣。更奇者，三教典籍从未寓目，一当对簿，则引经据史，出入佛藏，字字精凿，真不可解。冥判中有数则公案出余手录，文不加点，未尝增减一字。如是者十余年。成民乃作自言：“初为阎君分司，死去实受职。”此娄东昔年一大异事，今所目击而身相与者也。

5、圆通师稟受大戒顿脱无常

僧圆通，常熟梅里人，中年持斋。忽奉阎君批文，命追摄生人。初至冥府，见头门外有一井亭，奉符者到，彼着皮袄、持大棍、戴虎面，向井一照，身即腾空，渡海穿山，顷刻千万里。所摄人攬在棍上，肩而飞行，虽一、二十人轻如羽也。每五日一值班。圆通心厌之，百计求脱，未能也，乃出家剃发为僧，依旧供职。

迨至于乙酉冬，同惠天师至玄墓剖石老和尚座下，稟受三坛大戒毕，其役顿除，永不充追魂使矣。

黑庵（翁）曰：惠天师与余最为莫逆，亦梅里人，与圆师至交厚亲，见其为治无常，十余年乃脱。如来所制清净大戒，为冥中所重如此，亦异矣哉！

6、朱纲魂游冥府论前世判事

嘉定一老儒，名朱纲，平生方正不苟，颇信佛老。忽一日，见二冥使来请，便相随前行，至一大宫殿，知为冥府。少顷，阎君打鼓升殿，司门者报云：“东昌府知府进。”朱君听是知府，心遂不惊。上至阶，阎君下座相揖，宾主坐定。阎君曰：“公在任时判许昌弑母一案，得无过当？”朱君一闻此言，前世境事忽然现前，对曰：“许昌实不曾弑母，毒杀其母者恶妻也。许昌外归，一知消耗，即当黜妻，首官正罪，方是孝子。乃以情爱难割，含糊隐忍，犹同枕席。是虽不亲弑母，而以春秋许世子不尝药、赵盾不越境例断之，是与于弑母之甚者也。断曰弑母，谁曰不宜？”阎君首肯曰：“公言甚当。”乃揖令下阶，敕引遍视地府，方送回阳。朱君由此长斋修行，杜绝世事。

黑翁曰：曾见其子为父刊实录，遍布道俗，请余作序，故知其详。

7、隐圆师以礼忏放食消解夙冤

江北僧隐圆，参学天宁，某年六月暴亡。母在泰州，报到，肤已粘席矣。将殓，复苏，细言前世曾作令某县，自侵库银，嫁祸库吏，复计杀之以灭口。吏恨极，讼之阎君，追摄对理。冥君劝库吏云：“彼既出家为僧，汝决意报复，何如以法力超荐汝乎？”隐圆承旨，遂立愿三年，日礼千佛忏，夜放蒙山以释夙恨。吏首肯，遂得回生。

因乞一冥使引游地府。到一大会处，榜曰“补经堂”，中有数百僧道，乘光诵经，须臾复暗。隐圆问何处所，冥使曰：“此阳间僧道包揽施主藏经，虽得财而经未诵，故在此补也。”又问：“顷刻即暗，何也？”答曰：“以业力深厚，不许便使补完，故迟久光现，现而即收，使久处黑狱也。”

隐圆回生，三年酬愿毕，复参学灵隐焉。

黑翁曰：天宁、灵隐衲子屡向余说，情事皆同。补经一欸，世间释道视因果为儿戏，孰知阴中一一不爽如此。与其久处黑暗地狱，不得补经，孰若乘此日月三光之下，为施主了此功德之为快哉！稍一捱排，噬脐何及矣！

8、碧璠毁如来衣钵顿缩一臂

麻城一富僧碧璠，曾捐百金，助村民筑塞保卫一方。徒无穷，欲受戒，璠不许。徒夜走至杏岩和尚处，禀戒而回。碧璠一见大怒，裂碎三衣，扑破瓦钵。当晚方睡，即见韦驮尊天震怒痛骂云：“汝是何人？敢毁如来法器耶！”立欲以宝杵击之，璠叩头求忏。韦天曰：“念汝修寨有功，姑去一臂。”以杵轻轻向右臂一点，璠狂叫而醒。数日内，忽右臂暗消，止长七八寸，手拳如小橘县肩上，至今师徒皆在焉。

黑翁曰：余师侄吼木，与璠邻居，述其事甚详。

9、张斌以念佛金钱救主危难

宁波一小民张斌，住崔尚书廊房，业织蒲鞋。性好修行，长斋念佛，夜以蒲鞋剪下草须，念佛一数珠，即记一茎，装竹簏中，每岁除夕焚地藏殿宝库内，已几十年矣。

适崔尚书患发背死，至冥府，冥君怒目数其平日过恶。崔公曰：“能纵我回阳，一修福业以赎罪乎？”冥君曰：“汝所蓄皆作业钱，此间用不着。汝租屋民张斌，反有金钱几仓在此，能易一万来，罪可解矣。”崔曰：“但释我回，此事极易。张斌赤贫，何以致此？”冥君曰：“凡人斋戒，至心念佛一声，此间即注一金钱；或又散心念佛一声，亦注一银钱。张斌至心念佛，以蒲鞋须记数，积有几仓耳。”

遂放崔回阳，立呼张斌，告曰：“汝阴府积有金钱，可兑一万与我。”张斌力言无。崔公曰：“汝以蒲鞋须记数、烧地藏纸炉者是也。”张斌曰：“此诚有之。若果有用，但随尊意。”乃令书券，以实银一万易之，请僧焚券回向，崔疾渐愈。

张斌曰：“吾年已迈，无用此物矣。”乃以其银造一大桥，费几千金，复建一庵接众，至今号“张斌”焉。

黑翁曰：余昔馆钱希声州侯署中，希翁昆弟数为余言此事。丁丑余参天童密老人，亦曾过此桥，盖确实非谬者。张斌以至心念佛，致令金钱积成仓库，后又加以造桥接众，广大福德若能回向西方，决定高登不退矣。念佛利益殊胜如此，惜乎幽明相隔，世人不知，安得起张斌而遍告道俗也哉！

10、吴浇烛以念佛作福克期善逝

苏州一小民姓吴，业浇烛，故以彰名。僦居娄门一屋，孑身长斋，昼夜念佛。以为人至诚，吴闾内外数十大烛铺皆争迎。浇烛念烛系供养神物三宝，必念佛数声乃浇油一杓，一生如此。年七十余，忽语一至亲洽店主云：“吾积有薄贲，本为防老，今以念佛功成，至某日吾即去世生善处，无用此矣，敬以相赠。”主曰：“汝所积者乃众店物，非吾一家物也，何敢受乎？若必无用处，请为汝作福。”吴君大喜，乃以匙钥授主，令至所居地窖，取出，约有千金。主为分给苏州众大刹斋僧，及庵院接众处，皆分惠。作福竟，吴君如期合掌念佛，端然坐逝，吴门道俗送龛火化者千万人焉。

黑庵（翁）曰：此崇禎甲戌年事也。余馆周恒中斋，其家仆陆君送龛回，称述不已。此君与张斌行履相类，一生至诚念佛，末后皆作大福，或佛菩萨来迎，径生西方，未可知也。

11、吴叔宝以临终禀戒念佛莲花涌现

太仓上舍吴叔宝，讳鸣珙，家贲殷厚，素好善，预放生会，然不甚通佛法。

六十余，自言欲脱化。忽沐浴，命延隆福寺印初法师宣授三归五戒竟，大呼“出去”者再，合掌逝矣。顷复开目，语妻兄王烟客先生曰：“吾纔发永绝尘世愿，勇猛念阿弥陀佛，从床下跃出竟是莲花世界！自省平日何善，乃获此？世人努力！”言讫，索水自照，中夜，恍然悟曰：“今生吴叔宝，前生徐和尚！”复大呼“快哉”而逝，传有异香发于室。

黑翁曰：佛法一也。然临行发愿，冥地念佛，功必烈于平时者，专与不专也。平时散心念佛万千，未必得力。屠者张善和十念遂得往生，猎夫闻权上铃响，一声称佛、莲花涌现者何哉？盖由死临，冥界狱火在目，大怖切心，更无攀缘，更无审顾，蓦然佛号一声，如大震雷，如泰山崩，平时积业不啻阴霾迸散而累卵粉碎矣，尚何地狱不空而净土不现哉？叔宝以僧转劫，既有夙根，临行又禀归戒，勇猛念佛，莲花涌现，无是疑者。世人努力，实乃至言也。庚午余曾同叔宝放生，海印庵王烟翁奉常父子皆有传记，见闻最确。

12、王建以误摄回生亲述冥事

吴门王建，素行谨节。忽一日，无疾昼死，随青衣至冥府，阎君鞫勘，系是误摄，所应摄者乃山东王建也，建由是得生。出冥殿，见地狱黑焰蔽空，嗥叫声如雷吼。三老僧踟蹰大树巅，每狱人痛声腾沸，以净水洒之，声即停寝。建近前询之，则观音、普贤、地藏三大士也。建与报国茂林律师素相识见，亦在冥府，袈裟、杖锡如平时。

黑翁曰：建自有《回生记》，兹止撮大略。

13、周秀才以却暗中财立登科第

明中叶有周秀才，讳某，素方正，家极贫，赁娄门韩家潭子屋一间。拆旧灶，灶底方砖下得二元宝。妻大喜，周君曰：“此不义财也，岂可得乎？”取笔书银面云：“若是我的财，须是明白来。”竟袖至胥门外，登渡船，掷之中流而返。

舟子亲见，立呼渔翁投之摸之。渔翁藏银别处，诈言不见。二人大鬭，讼之大守。大守欲加刑，二人吐实。乃押渔翁，立取银至，见面有字，命贮库。是秋乡试，周公竟中。旧例本府小鹿鸣宴，每举子有牌坊银百金置面前，书字银二笏，恰在周君前。众共惊异，后成进士。

黑翁曰：此所谓明白来也。周公绝世迂阔，成绝世方正。使染指暗物，福泽定止此矣，安有后一段奇事乎？人人知科甲为大利，当小利现前，人人忍不过。呜呼！周公迂阔，真大学问，岂易及哉！此周翼宣业师乡友，业师，古君子也，累为显言如此。

14、顾宗伯以尽节被溺彰显前因

昆山顾瑞屏先生，讳锡畴，字九畴，崇祯朝官大宗伯。甲申国变后，阖门悲惨，誓以死殉。父笋州翁自饿死。瑞翁复在温州，丙戌六月十六日，为同事贺君尧所害，沈之。江华亭令张调鼎，字大羹，公门生也，好请乩仙。忽瑞翁来降，大羹怪问曰：“老师何时登道山？”乩曰：“吾于前六月十六日被副将贺君尧害我于江中矣。”张问贺与师何仇，乩曰：“老夫前世乃天台一老僧也。因托钵回，路逢巨蛇，以杖击杀之。贺即蛇后身也，冤对相寻，因果应受，可语我两儿，切勿报仇。”张公立遣人至温州踪迹之，一一不爽。

黑翁曰：余己丑秋在吴中开元寺，砚友吴纯佑承晤余。以其曾为永嘉令，谈及瑞翁事，纯佑曰：“此弟所身经而目击者也。丙戌六月十六日，弟燕瑞老于江

心寺，月夜话别。明晨报瑞翁被害，弟召募渔人捕之，无影向。当夜梦瑞翁立水中，余急命掖之登舟。瑞翁曰：‘余前世为天台老僧，误杀一蛇，今抵其命。承公厚意，营我后事者，以公前世系我徒孙，有方外一脉亲故也。明日但向某湾寻之，余即在矣。’早起询渔人，果有其湾，一寻而获，乃力助扶櫬归昆祖塋焉。”纯佑，讳国杰，庚辰进士。后君尧入海，亦为人所杀。

15、张仪部以持正罹难神佑全节

太仓张受先先生，讳采，事母至孝。崇祯戊辰未发榜前，有友梦会榜第三名，下注“孝子”二字。生平不甚信佛，独信关帝。乙酉元旦，梦帝送一“乾坤正气”匾到家。公大喜，逢人说项。

先是州中豪杰吏胥，多结党蠹民。公负性刚正，白于钱希声州侯，案治其罪。群小衔恨，欲甘心焉。是岁五月十三，乘乱要劫公于路，拥至城隍庙，丛殴惨酷，血肉糜烂。有童子自外入，见城隍神以身翼蔽公，公僵仆不动。群小谓已死也，命丐者负公尸，弃之小较场关王庙侧。

夜分，庙中一僧谓同住者曰：“张公，正人也，尸弃于此，恐有毁伤。吾等当舁还其家。”然无别物可盛，乃下一“乾坤正气”匾舁焉。到家，以酒浆灌之，忽唇动，得苏。调养不半月而愈，真神佑也。

明年，捕凶党，骈斩于市。

戒显曰：公系余诸生时业师也。素不信僧，独敬昆山西寺空林禅师，谓是真僧。戊子五月三十日，垂易簪，命请至，语曰：“吾儒书都读过，独未留心内典，今命已垂尽，静思佛法一着最妙，生死关头，断断少他不得，惜无及矣！生平以僻见，反有口业，特请数僧礼《梁忏》，一为洗涤。忏完，吾即去矣。故此告别。”至酉分，问曰：“忏完未？”答：“已完。”遂泊然而逝。

呜呼！师严气正性，动思济世，虽以忤群小罹难，然自此以后绝迹人世，不入城闉（音 y ī n），不面当事，遯于荒野，卒得全归焉，知天不以此玉成其志节哉？平日虽与佛法无缘，而临行悔悟，其言大善，岂非夙有惠性，现名士宰官身者耶？昔显频侍师侧，商榷古今文艺，极蒙器受，一谈及佛法，便面赤责让。及显以甲申之变慟哭别庙，焚书出家，师却极口赞叹。甫里许孟宏居士请余辟梅花墅为海藏庵，师遗书奖曰：“原达以胜人宜居胜地……”吾师乎恶知他生后世不为佛法中一大知己乎！周相与至深，悉颠末甚详，附记于此。

16、魏应之退念开斋卒致缢死

昆山魏应之，居真义镇，魏子韶族侄也。崇祯庚午春，与子韶同榻寝，忽梦中狂哭，大声念佛。子韶惊问故，应之曰：“梦至冥府，见曹官抱《生死簿》至，余问‘我在簿否？’官曰：‘汝别在一簿。’固索之，乃在《缢死簿》上，名下注云：‘三年后某日当自缢书寮。’余哭问曰：‘我何罪至此？’官曰：‘定业难逃。’问：‘何法可免？’官曰：‘除非斋戒念佛，精进修行，庶或可免。’遂语子韶曰：‘侄从此一志修行矣。’遂持长斋，晓夕念佛精进者八阅月。后文社友众咻曰：‘此梦耳，何为所惑乎？’渐渐意改，遂开斋戒。癸酉春，无故扁书斋门缢死。屈指旧梦，恰恰三年。

黑翁曰：癸酉余下帷子韶春祺堂中，应之时来聚首。忽一日，袖一宋搨黄苏帖赠余曰：“此旧馆范长白司马家物也。”余不受，应之固留余案。不三日，其子披发蒙面，哭报应之已缢死。余大惊，乃售此帖与社友顾仲庄，得二金，易棺与之。其大异事。

17、王斋公失念卖斋立致死亡

麻城东郊外斋公王君，长斋三载，忽染恶疮，周身糜烂，痛不能忍，心生退悔。一亲友往问疾，慰谕曰：“公持斋人也，佛天当嘿佑汝。”王君曰：“吾持斋三载，反招此恶报，斋有何益乎？”友曰：“汝意不欲此斋，卖与我得否？”王君曰：“如何卖？”友曰：“算一分一日，三年当得银十两八钱也。”王君大喜，遂书券得银。

明日，将破斋戒，当晚忽见二鬼使来，大骂曰：“汝以薄福，十个月前命禄已尽，以持斋故，延捱至今。今乃卖去，命算反透在汝身矣！”立勾摄，逼行。王君叩头流血，求缓一夕，当退银，誓复长斋。急呼亲友索券，友曰：“吾昨持券归，便于佛前祷告焚化矣。”王君悔恨，立死。

黑翁曰：余丙申阅藏麻城新禅堂，闾县斋公来言，亲见此事。

18、福主神厌恶秽渎显灵拽庙

麻城东宜州市上有一福主神甚灵，其庙向河。隔河市人不知回避，排数十尿桶，往来人溲溺，恰对庙门。忽一夜，福主运神力，拽转其庙，背河向野，至今称“反壁庙”焉。

黑翁曰：不论僧俗，当修细行。凡大小便利，须择隐处。或面墙壁，或傍竹树，断不可向三宝塔寺，及大小神庙，即虚空日月星宿等，皆宜回避。若恣意溲溺，获罪无量。戒律部中极论此事，观反壁庙事可悟详。

19、吴瞻楼修持登簿瑞现西方

太仓吴瞻楼，晚年以家事付二子，笃修净土，专注西方，不杂余业。每日念佛几万外，经则大小《弥陀》，咒则《往生》，观则西方，皆登簿册，寒暑无间，如是者一十二年。后七十余，定课不减，西方圣境累现目前。亲见攒盒，每格下衬锦绣，上堆妙果，其架大如田一亩。床前不时白莲涌出，大如石臼，童稚皆见。乃怡然脱化。子干行，字潜九，孙禊凡；次子泰行，字交三，孙函白，皆以学佛世其家焉。

黑翁曰：此显前母外王父也。其修西方，每日记课，似极拙钝，而又著相登记，十有二载，长久不废，卒以此而得成功，可知净土一门贵在积功累行，竟不必详言著相也。

20、弱庵师误用阶石托颠僧传信

湖州白雀寺弱庵律师，嗣苏州报国茂林和尚。寺中建大悲殿，少阶石，一施主潘姓者捐二十金，令完此公案。师以东圃未成，众僧不便，权借阶石作窖。后施主来见，问故，师曰：“吾已别作一好功德，再寻银完阶也。”施主甚衔恨。

后弱师迁化后，一沙弥忽发颠。主事者以芒绳缚之，反锁一室。明晨，沙弥忽逸出，人问：“谁为汝解缚关锁乎？”颠僧曰：“弱庵和尚也。”众疑诞妄。弱师旋附沙弥口曰：“他非诞，实我也。因我误用大悲殿阶石作东净，冥府常以大石压我，苦楚不可说。汝辈徒众速为我起石，净洗供起，集僧诵《梵网经》，吾苦即脱矣。”徒辈曰：“和尚何以附此沙弥乎？”师曰：“亏此沙弥已颠，头上无大光，吾得借彼传信。不然，吾受苦无期也。”徒众如命起石，并集僧诵《梵网经》，师乃去。

黑翁曰：余学人笑耶在白雀亲见口述。迨至武林，人人指为实事。

21、石氏猪托梦免杀自投禅寺

黄梅石氏子，牧一猪，前二足五爪，因请道士作醮，乃以猪售与屠人，取贐酬道士。明晨将杀矣，石氏之母忽梦东禅寺六祖诫曰：“汝家所卖五爪猪，此杀不得者，可急赎回，不尔，有奇祸。”母问师何人，祖曰：“我即六祖。汝家连日在我殿上作斋醮，道士无知，妄以三清像蒙在我面前，汝还不知耶？”母惧然而醒，念果有此事，方为叹异。

是夜，屠人亦梦一猪身服人衣，谓屠人曰：“昨石氏卖我在汝家，我非猪，乃人也。不信看我前二足系五爪，汝杀不得者。可急急遣我还本主，送我至东禅寺修行去。”屠人梦觉，大惊，果不敢杀，凌晨，牵猪还石氏。互相述梦，大为托怪。乃共语猪云：“汝既有灵，往！任尔到何处修行去。”猪即出门，望东禅寺投奔，并无人引导也。主人铁壁师命之曰“梦修”。今不论亲疏，呼“梦修”即应。余乃为授三归五戒焉。系甲辰年五月初三日事。

22、戴星归失口诵咒得免油锅

苏州孝廉戴星归，讳吴悦，父宜甫，从兄务公石房，皆名士也。悦生而隽惠，父质其功名于无业泐大师，乩判曰：“此子以工部终身。”

及长，某年登贤书员。性痴狂，行多荡检，大不利于乡党，吴中呼为“戴痴”。既而受害者众，罹其恶款，控之工部，工部鞠勘得实，加严刑，卒于狱。

忽本城某暴亡，家人以身暖，三日未殓，已而复苏，告家人曰：“速买一舟，吾欲往嘉兴去。”家人皆讶曰：“人虽苏而语带邪，未为佳兆也。”某曰：“吾并非邪。前在冥府见一奇事，急欲往彼一勘验耳。”家人问故。某曰：“吾在阎君处，见本城戴痴适解至，对簿。阎君见其恶款，盛怒，立命付油锅。殿前平地上即涌一油锅，狱卒叉戴痴下锅，戴厉声呼‘南无喝啰怛那多啰夜耶’一句，油锅迸散，复为平地，地上涌一莲花。冥君谓狱卒曰：‘此人恶极，法当加刑，然再诵咒，刑复不成矣。须访一行恶之家，令他托生自受报去。’狱吏奏：嘉兴一府吏，姓某者，三世为恶，适打醮求子。冥君即勅令去投胎，限某时日生。吾去，彼正其时矣。”家人不得已，具舟持行。至嘉兴，果得其吏适生子已三日，贺客填门，作汤饼会，与冥中限日一一不爽。所言“工部终身”者，乃毙于工部以终其身也。

黑翁曰：昔金圣叹馆戴宜甫香勋斋，无业泐大师附圣叹降乩，余时往叩之，与宜甫友善。见其子方成童，美秀而文，瞳如秋水，宜甫指谓余曰：“此子他日必官工部。”而孰知泐师竟藏隐语耶？然宜甫笃信《大悲咒》，故其子亦童而习之，虽痴恶病狂，而冥府油锅卒以失口诵咒而免。呜呼！佛法神奇，梵咒灵验，真烦恼海中甘露也。

23、武昌僧为菜害猪江心招报

僧某，在俗时种园为业。偶邻家一猪食其菜，怒以锄捶杀之。后出家，住武昌北门外三官殿。夜梦一黑衣人谓曰：“我止食汝几茎菜，便害我命。我今已变为虎，汝纵往天上，必报汝仇也。”僧寤而恐，百计思避，皆非善地，独东门外有龙蟠城，突出江心，壁立数仞，非舟莫渡，僧遂往栖止。忽一日，早起出门，望江，见一兽浮巨浪而来，意谓是牛也，近前瞩之，忽跃起一虎，啣其僧，立毙，万人皆骇。系甲午年除夕也。

黑翁曰：余住寒溪安国对江，适在其处，千万人皆见。

24、王子房舍昭庆栋梁大彰灵异

昆山王澄川先生，讳永祚，官郑阳制台。时买大楠木十余棵回昆中，有三株最巨，长十余丈。夫人吴氏笃好佛，谓儿子房曰：“视有造大佛殿处，必舍此为栋梁。”乃浸在西关外漪园前。

大节钺王公欲造水车船，点兵丁取其木，初百人，增至二三百人，拽之，屹然不动。王公不信，亲巡至昆，点兵垂五百人，拽之，复不动。王公叹曰：“此神木也。”

杭州昭庆寺适建大殿及天涌戒坛，缺九架大栋梁，僧徒往子房告募。子房曰：“此先母夙愿也。然王公曾数百兵拽不动，师能拽之，吾即舍矣。”寺僧遣四十余人牵挽之，立行。今巍然架在两殿，为西湖巨观。

黑翁曰：子房在江陵护国寺为余亲述。余至昭庆瞻礼，不胜嗟异。

25、汪司马鱼顶金经镂板传世

楚黄梅汪静峰居士，讳可受，官大司马，长斋事佛。偶舟次江浔，日色将晚，忽见万鱼顶一木匣浮水面。公命舟人撷起，置于船头，一夜蹴踏有声，似有天人朝谒，心甚异之。早起，劈开木匣，乃一部篆书《金刚经》也。三十二分，每分各篆文一种。公立请书家洪公度摹勒刊板，自作序流通。以系龙宫物也，仍焚香顶礼奉还江流。至今刻本流传于世焉。

26、赵朝奉以罗汉带回因建大寺

休宁赵朝奉、同伴，走海洋回，忽热病死。同伴弃之海山沙滩，扬帆径返。赵君被海风一吹，复苏，见海天浩荡，四顾无人，乃拨榛莽，历盘曲，上至山椒。忽见平处中有大寺，金碧辉煌，喜曰：“吾得生矣！”乃投寺。见异相僧四五百，恳求收恤。一僧引至厨下，令充火头。

一住数月。偶问一老僧曰：“但见众师早餐，至午斋都不见，何也？”僧曰：“赴施主斋去。”赵君曰：“弟子虽未削发，为道人已数月，可携我一斋乎？”僧曰：“可。”

次日傍午，老僧招至僻处，告云：“我等皆罗汉也。汝有夙缘，吾带汝去。”乃令入褊衫大袖中打坐。立即腾空，大海波涛声甚汹涌。旋闻鸡犬人烟，知是城郭。有一家场聚众僧，振铃宣疏云：“奉为已故赵某府君修斋礼懺（忏）。”乃其子为父周忌追荐也。赵君动念曰：“安得一传语为家人，知我尚在乎？”老僧已知，语曰：“汝欲传语乎？”赵君曰：“诺。”令出袖，置屋脊上，回头，忽失老僧。家人惊见屋脊有人，梯视，乃朝奉也。一家喜踊。赵君虽喜，恨失罗汉，又极悲苦。乃画海上寺图，损资数万，创一大寺，额曰“建初”，现在休宁城内，乃明初事也。

黑翁曰：余己亥夏曾至寺，见殿碑无数。主人惠文师留余斋，深悉颠末。

27、王御史建医祖殿得子免难

御史王珙，字大美，号长石，蕲州人，官苏松直指。初苦无子，以祈嗣请于先师三昧老人。老人适开建黄梅四祖，师令创医祖殿于正位，必保得子。公笃信，顿发肯心，乃独力创建，备极壮丽，甲于楚中。殿告成，公旋得子。

又闯贼将破蕲，忽一老僧跌坐公门七日。公出见，问何所募，僧曰：“不募别事，止化居士一门剃发出家。”公曰：“吾忝在官家，云何一门能剃削乎？”老僧曰：“稍迟，大祸立至矣！”言讫，忽不见。公恍然大悟曰：“此必四祖现身说

法也。”乃聚青黑衣帐、帏幔，尽制为僧帽将百顶，一家老幼皆剃发。忽报城陷，遁入城北隅四祖寺，全家获免。

黑翁曰：此余四祖现前公案也。公建殿本为祈嗣，乃一家九十余口因此得全，所谓买铁得金也。呜呼！能谓佛法无灵而作福赚人也哉！

28、张封翁以还金厚德子孙世显

余昆山友孝廉张鸿乙，讳立。廉曾祖虚江先生，讳邦宪，任云南御史。其父初操一小船为业。忽一村翁来雇船，手携一黄布袱，问何往，翁曰：“余年老无子，止一女在某处，有田一顷已变价，携往婿家养老矣。”到岸已晚，村翁遂去，舟返原处。

次早扫船，见黄布袱在，手提甚重。张公曰：“此昨老人养老物，性命所系也。”仍不远五十里，舣舟到泊岸处。候至傍午，见翁杖而哭至。张公曰：“汝物在，敬来还汝也。”翁大感，欲分惠，公不受。生子虚江先生，登科甲，为显官。孙鲁得，乙丑进士，晋江令；鲁传，初任学博，后亦居高位；鲁唯，癸丑会魁，历任至八闽方伯。子孙蕃衍，所居地今名张浦。

黑翁曰：虚江先生教养皆寄外家。初预童子试，有名，欲就府试。到舟别父曰：“已出案，欲往府。”父惊曰：“儿有何病出汗耶？”其愿扑如此，附发一笑。

29、钱州侯请律师授戒烛现佛像

己卯年，余初馆州署。次年，州侯钱希声，讳肃乐，以催科劳顿，大发吐红。忽梦一垂发老僧告曰：“汝欲病愈，须受菩萨戒。”觉，请余垂问。余曰：“现有三昧大律师在昆山华亭，非奇遇乎？”希翁急具礼，属余敦请，余就道。

其夫人董氏最好佛，每日佛堂燃大炬数十。是夜，复燃烛，恳祷曰：“若请大和尚授戒，夫病得愈，求现瑞相。”祷讫，见佛前数十炬上，皆现莲华佛像，螺髻面目，一一精细，经时不坏。

次日，昧和尚至榻前，希翁一见惊喜曰：“此即梦中所见也。”为秉炉，授菩萨大戒，病渐愈。

黑翁曰：希翁治娄五年，厘奸剔蠹，矫正风俗，为良吏第一。余教其两弟肃范、肃遵。在署四载，请授外，唯坐禅礼诵，通体是僧。希翁间进，一谈佛法而已。现佛事，阖卫人亲见，凿凿不诬。然三昧先师晚年道行愈高，神屡显异，如九江鲟鱼背冯大王、昆山金小乙、神梁溪城隍，皆现身乙戒，降乩传示世人，不独州衙现像也。

30、葛朗玉父子刻劝善书施人全家免难

昆山葛朗玉，讳锡琬，次子稚坚，同心行善。好刻劝善书布施，集《太上感应篇广疏》、《法华感通录》，刊板流通。己酉七月初六，昆城破，父子俱匿后园草莽中。兵冲入搜索，获朗玉，朗玉狂呼。稚坚愤思救父，从草间奋然跃出，曰：“此是我父，切莫害！”兵曰：“有金银即不杀。”稚坚疾应曰：“有！”引至梅树下，以所瘞一皮箱六百余金与之。兵感其意，反为守门三昼夜，全家六十口无损。

黑翁曰：初稚坚以二书属余作序，余草就，戏语曰：“乔梓有此大善，即有大难，无妨矣！”未几，果应。流通善法，功岂浅鲜？稚坚于危险中，能舍身财，脱父虎口，不惟精诚，兼有胆气，真至孝也。

31、孙学宪因罗汉回生塑像竖碑

嘉善孙籀，字殿英，十二岁往嘉兴府预童子试，被丛人推门压死。一昼夜魂飞空中，经灵隐寺过，见十八番僧以手牵挽，拽转其魂，送还原处。夜半复苏，身在黄正庙也。后登进士榜，到灵隐，见飞来峰、冷泉亭，宛如昔所见，乃悟番僧皆罗汉也。任山西学宪回，复至灵隐，适遇建罗汉殿，遂发心塑十八大像，并悬匾竖碑，以纪斯异焉。

黑翁曰：癸卯年，余先师具德老人重兴灵隐，方建五百罗汉殿，孙公适至，见上梁，遂发心塑像。康熙丁未，余继住灵隐，孙公复来，悬匾、作记、立碑，现嵌罗汉殿门侧。

32、北高峰五圣募石柱助建灵隐大殿

康熙辛丑，具德和尚鼎新灵隐，大殿少一石柱，无从购觅。杭城屠居士，名成凤，梦峨冠者五人降其家，语曰：“汝家一石柱可施我。”士问何用，神曰：“助建灵隐大殿。”问：“尊神是谁？”答曰：“北高峰五圣也。”梦觉，到灵隐察探，果然。其家祖遗一大石柱，在三板桥刘家园内，立施到寺。今殿之西南隅一柱，刻“五圣尊神劝助”者是也。

33、太仓水陆期中神鬼显异

乙酉遍地屠戮，冤鬼充斥。娄东绅廉士庶属余超荐，余就大西关外地藏殿建大水陆期场四十九昼夜，后为净土忏坛，中堂诵华严，下堂礼诵杂经忏，并作法事。余夜分亲闻鬼啸。一夕焚疏，群鬼欢踊出声。市民叶华，字瑞芝，及庠友陶子安仆，俱以不净秽触坛场，见神槌击而卒。

34、昆山安禅庵地藏忏期纪异

余哀愍幽趣，撰《地藏忏仪》。既成，友王周臣发心刊板，兼施百余金，令就昆山安禅庵集僧修礼，荐室吴氏。余以戊子九月望日起期。

张占三居士远居张浦，隔二十余里，绝不闻耗，预于十四夜梦至安禅庵中，见坛场严整，众僧执炉礼忏，拜问所作何事，主僧答曰：“礼出地狱忏。”少顷，便见无数罪人，皆破头劈面，截手断足，流血被体，数百近前。僧以水洒曰：“生天去。”罪人即腾空去。如是者数番。占三惊颤，僧告曰：“汝当受五戒，方免此难。”占三即跪禀受。

醒而大惊，凌晨疾趋至迓求弟斋，述梦，迓求曰：“今日安禅庵中愿云师方起期，修礼《地藏忏》，非出地狱忏法乎？”占三骇绝，立奔至庵，誓充劳役，终期不懈。

35、张迓求食荤感梦斋戒圆期

崇祯戊寅冬，余砚友张迓求，讳立平，请三峰大树证和尚于山北清凉庵起禅期。迎和尚进院毕，迓求回宅，偶食鸡子鲜鱼。是夜忽梦至庵门，见龙天八部，青发獠牙，种种异状，五十六神大队，出门欲去。迓求仓忙问曰：“众菩萨何往？”答曰：“吾辈护道场神也。尔为期主，回家食荤，吾等不愿护法，欲散去矣。”迓求梦中叩首流血，苦陈忏悔，众神复进。迓求由是终三月期坚持斋戒。

黑翁曰：次日，余语迓求兄曰：“此龙天因兄久兴佛事，积有厚福，故示梦以完期也。万一福轻，无以向应，道场必散矣。岂不危哉！”

36、龚尔茂以广施劝善文神降显灵

龚璋，字尔茂，杭州籍，生长燕京。性好善，因曝书籍，捡得《梓潼帝君劝行阴骘文》，读而喜极，即发广愿，刊板流布。为史部当该，因竭力印施，遍行诸省，不下数十万纸。又转展劝化，不数年，计至二百余万。康熙元年，于厅前印文处，昼见帝君绿袍玉带，降在堂中。因画像供奉，合京感动。凡有禳灾、疗疾、祈嗣、保寿，皆至其家许愿，印文一经，尔茂祷告，无不立应。乃至盲人复明，颠人顿愈，神像点首，枯树重荣，种种异事。

黑翁曰：庚戌二月，龚公以丁艰回武林，宿灵隐，亲为余述，兼惠《梓潼报应录》，备载灵异。

37、疏山大殿天王两显灵异

抚州疏山白云寺，为匡仁祖师道场，大殿上有多种灵异。万历间，一僧中夜在殿门外经行，香灯久暗，忽地大光，僧蓦推开殿门，见泥塑散脂天王像立在傍剔灯。后以天明，其僧指出是此位。

又一孝廉在殿避暑，帐帷天王前裸形偃卧，梦一神按剑呵曰：“汝褻慢至此，不念是文星，当一剑斩汝！”天晓，睁眼视之，恰卧在杖剑四天王前。孝廉蹠颈流汗，忏悔改行。

黑翁曰：余乙未曾一宿疏山，隔十年，乙巳，以缙白固请说法，开建禅堂，知寺中异事甚众。青龙山傍栽松，为祖师手迹；龙王凿石，成三大井；半幅袈裟，遍覆五峰，成白云故额“白云寺”。永乐中，赐内帑建殿，大盗来劫，见四围皆棘门，内列天兵。天明来探，空豁无影，乃归心道本禅师，并舍贼船助建大殿，今拥壁皆船板，坐莲叶看经者即贼像，其遗迹也。

38、李铨部以造像获嗣始终守节

铨部李白春，号瑶圃，丙辰进士，素不近僧。后三子皆夭，父敬泉就公第延华山三昧老人斋，公从屏后一望，惊曰：“此十五年前见梦者也！”遂出叙，歎洽。斋次，问曰：“师能代某祈嗣否？”昧老人答曰：“公家福力大，必作奇特大福，方有感应。”公固请作何事，师曰：“华山大殿方造文殊、普贤二大香像，约费二千金，公能成就，保得子矣。”公诺。既施出一千四百金，师先为起一法名曰“定智”。文殊像方就，即生一子，乳名智郎，即今邠肇也。

黑翁曰：公自沧桑后，即杜门教子，不面官府，坚持一节。年近九十，忽见空中旌幢、羽葆、仪从来迎，遂冠带，怡然脱化。尝语显曰：“吾经乱破家，地窖所藏，搜掘殆尽。止有华山所修薄善，是他门拿不去底。”又曰：“与其昔年有家无子，毋宁今日有子而无家。”此皆公见到而自得受用处也。

39、李伯馨心念杀人却为心鬼所杀

李梦桂，字伯馨，即铨部瑶圃公长君也。有门下客，号朱三胡子，与仆辈通谋行事。伯公极恨之，欲置之死。一日，以一名刺命仆送县，嘱收朱三付狱。仆匿刺，伪报云已付狱。又一日，以名刺嘱讨朱三气绝，仆复伪报朱三已毙于狱。

未几，伯公病，日见朱三胡子来索命。家人以先共朦胧，不敢言朱三尚在，日为祷神祭鬼。伯公眼中所见，卒不能解，竟被朱三捉死。

黑翁曰：佛经言：“一切唯心造。”又言：“三界唯心，万法惟识。”所以成佛成圣，皆由自心；纵堕三途，亦由自心。朱三俨然尚在，伯公所见复何物耶？曰：朱三虽生于家人之手，而已死于伯公之心。外冤可解，心冤不可解；外鬼可送，心鬼不可送。伯公以自心之朱三，作自己之冤对，竟至自伤己命，非“一切唯心

造”而何哉？卒之伯公已归泉下，而所谓活朱三者，方高冠大袖，摇摆街衢，不令人千古绝倒耶？祖师曰：“莫教心病最难医”，所以儒者慎幽独，禅门绝渗漏，为修行第一要著也。

40、久病翁喜还夙债顿去心蛇

明太仓一周孝廉，以家贫，不能上公车。邻翁颇富，以百金贷之。后孝廉成进士，授京官，多年不还乡。邻翁罹横祸，家道耗尽。因成病，久卧床褥，思念贷金，心衔恚恨。病久，不能举火，恨益笃。后周公回里，忽忆前事，问家人邻翁在否，家人具言贫病状。公蹙额曰：“是吾过也。”立以原银外赠百金，赉至床前。病人一见喜极，咯然吐出一蛇，病顿霍。

黑翁曰：余至友惠大师从吴门归昆，泊舟真义时，秋水澄彻，见河底一小虾麻虫，作水沤泛起，至水面，一爆即成蜻蜓。连爆数个。次见一虫泛起，师戏以青芦一顶而下坠，又努力泛起，复一顶而坠。连顶三次，后此虫竟不泛起，乃横爬上岸，爆出便成蜈蚣。一念心毒，形骸立变，真绝异事。《楞伽》云：“众生心识有不思议熏，则有不思议变。”邻翁以恨久而成蛇，水虫以毒极而立变，皆心识中不思议事，所谓性具也。恶既如此，善亦复然。《华严》曰：“初发心时便成正觉”，不于此可廓然大悟乎？

41、马给谏以祸亏斋素竟归神道

平湖给谏马嘉植，字培原，甲戌进士。操行清正，内外淳洁。奉差任外，时因某衙门解欠粮，陈明甫二吏至，嘱朴死，马公从之。九日扫墓，忽见二鬼陈冤，马公曰：“此某台意，非我也。”鬼曰：“此罪我二人偶为替身，原非本犯，若老爷赐一驳问，我即辨明；以雷霆之下不容置辩，故负冤而死。今我二人虽不敢索命，老爷不久亦当谢世，为蒲圻城隍矣。”

马公闻言，大恶之，遂持斋戒，礼雪窦石奇老人披削，法名行且，号僧祥，清静修持已十二年，时寄静东湖化城庵，与主人慈岸师友善。忽一日，以小恙食鸡子，夜分复见二吏现前，告曰：“老爷以破斋素，势不能留，某日当赴蒲圻矣。”马公悔恨。至期，目见候吏而逝。

黑翁曰：马培老没为明神，似非堕落，然其素志在乎出世，故闻信苦修，何期斋戒不终，复归神道。信乎修行当矢志铁石，断不可行百里而半五十也。

现果随录卷之二

现果随录卷之三

42、钱伯韞以老年学佛竟得西归

太仓（太仓）钱炳，字伯韞，生平极淳善，以明经授毗陵学博，七十余升富阳令，慈恕越格。一日鞠一大盗，盗诈言冤家诬陷，向公求活。公作色曰：“汝焚烧人屋，劫杀无算，法应抵命。”盗奋然跃起，攫公案锡砚，向公胸一掷，公痛仆地。群吏攒盗毒殴，公蹶起，一手摩胸，却一手止吏云：“莫打！莫打！我这里不疼矣。”闻者绝倒。

后返里，笃志修行，日诵《金刚经》，加以笺注，深得义趣。临终心遂灵通，草《自祭文》及偈颂，命取清凉水，快饮洗荡肠胃。问：“清凉水在何处？”曰：

“放生池水也。”取至，饮讫，合掌曰：“我以佛力，径往清虚净界矣。”熙怡坐逝。

黑翁曰：公，余父执也，彭城一门皆余世好。余甲申闻变出家，公亦归田学佛，至太平庵下问佛法，示《金刚》批注，极其笃嗜。临行洒脱，且有异征，非一生行善、末路修持之明验乎？孙三锡，己酉复雋，天之报施善人不爽如此。

43、黄摄六笃志西方克期善逝

大仓（太仓）黄摄六，讳翼圣，字子羽。素为莲社中胜友，虽贵裔，博学修洁，笃好云栖教，一门精修。以荐辟宰蜀之新都，治民以慈，惠声蔼著。相传饭僧县堂，躬行匕簋，布[日*亲]施，继以膜拜，闻者怪之。

后献贼寇西川，所过屠戮，尸骸山积。数千僧感公德，誓登城，击板念佛，中夜佛声震天。献贼怪问故，土人答曰：“以黄知县平时好善，饭僧，僧为打板念佛，以守城也。”贼诫勿扰，寂然而过，鸡犬不惊。

后归田，坚修净业。己亥阳月，疾稍亟，余与其内兄王烟翁冲寒过其庐，则四壁张弥陀像，为西归计矣。乞余丙夜授菩萨戒，余为极谈唯心净观。摄公曰：“吾神明愈健，誓愿愈坚，自信生西方必矣。”次晨与言别，克八日必行，屈指果不爽。

黑翁曰：人尽以公县堂饭僧为怪。己亥公东归，余晤于其弟扬先兄斋，问公堂饭僧信否，公曰：“此余常行，不足异也。”竟以此免贼难，非现在因果耶？一生笃志西方，终能克晷不爽，莲台高步复何疑哉？

44、王奉常以累世修积科第蝉连

大原（太原）先文肃公王锡爵，号荆石。明神庙首辅，虽贵显，终身不二色。其立朝鼎望，建储元勋，载在国史，兹略纪者，居乡一二逸事也。

公为人谦恭温厚，独御下以严，好朴素，不许仆衣纨绮。或仆辈与人争殴，进前肤愬，公必曰：“相府一犬，人犹别眼视，况人乎？”必先责仆。

公好植菊，多生千余本。偶一里人向园丁乞菊，丁曰：“明日来。”明日，人入园，适公低头对菊坐，其人不知，摹拍公背曰：“老伯伯昨许我菊花[妳-女+口]。”公抬头，人惊仆。公慰谕曰：“莫惊，莫惊。”令童子取几本送出，其厚德如此。

梵字无大小，皆书额护持。晚年命工以金银汁画大士像，手书《心经》在上，施人供养，不记数。

子猴山先生，讳衡，亦榜眼。

孙奉常烟客翁，讳时敏，笃奉佛教，增修世德。俭岁首倡赈官米，兼煮粥济民。请瓶窑闻谷大师至娄，创兴佛法。孝廉陆允升，字子就，梦至一大寺，六人挑豆至，黄豆中杂以蚕豆。老僧曰：“此皆烟客翁前生所积善业也，大善记一蚕豆，小善记一黄豆，凡六担。”子就遍告人，无不知者。今子九人，次子揆，第八子揆（音 yān），次房孙厚初，皆进士，一门厚德，荣盛未艾。

黑翁曰：烟翁全福，世所希有，坚修亦复希有。每昧爽，即盥漱，礼诵声琅琅达户外。尝语余曰：“吾十七岁持《金刚经》，至今年垂八十，未尝缺一日。”每日持诵有定课，皆用铃记，非夙世勇猛修习、乘愿再来，能有此？余与烟翁莲社同事四十余年，知之最深也。

45、谭宪卿创大悲坛祈嗣立生双璧

常熟谭宪卿，号扶风。家颇厚，年过壮，无子，合族声言欲来析产（析产）。宪卿大恨，立誓曰：“吾宁修舍到赤贫，决不为若辈分析（分析）。”

乃赍五千金，欲兴大悲忏坛，卜地，至玄墓，见梵天阁后地敞面湖，景致绝胜，乃陈愿于剖石老人，老人许之。遂以香泥筑地，创成精洒忏坛。坛就，随忏师礼四十九昼夜。是年回家，侧室生一子，衣胞皆白。

元配某氏素不生产，亦发心损千金，建一白衣阁。于玄墓立愿云：“若我亦得生育，即大士有灵矣。”未几，亦生一子，胞白如初。今伯仲皆游泮马。

黑翁曰：丁亥余侍瑞光、玄墓、灵隐三老和尚，从三峰过虞山，扶风设大斋，见其二子，居民一见皆曰：“此普门大士求来子也。”

46、先府君以精虚事佛屡感奇征

先君讳梦虬，字开云，号闇修居士。幼游泮，初不甚信佛，以前母吴氏劝诱，忽梦巨身佛放顶光，光中复现悉达像，为先子授记，由是笃信。馆海滨陆鳌峰居士家，立誓结坛，持咒四十九昼夜。期满之日，中夜面像持咒，忽见大士像走下座，近身，以手遍身摩按，手到处骨节如火。摩竟，熙怡笑语云：“不须这等苦节劳形。”复点指云：“到某时吾遣某星来佐助汝。”仍步上香案。从此文思涌溢。

又一夕，梦关圣左手持红笺，右手以指作写字势示之。先君初不解何意，次日进双凤关庙，见正面横枋无额。悟曰：“得非欲我作赞悬此乎？”卜筮得三圣，遂归。张帝君像，焚香祝曰：“若圣意在赞，乞助我文思。”才搦管，若有神助，不寸香许，走笔立成，文不加点。合镇惊异，乃醵金作扁，盛仪卫，鼓吹而升焉，实万历戊午圣诞也。赞录于左：

瞻仰帝君，堂堂丰致。想当年，偃月刀头，轰轰意气。何曾习定参禅、妙证菩提？何曾炼气凝神、胎仙冲举？如何却跻（跻）高真位也？只是一片刚心，终身持到底；一句盟言，终身践到底。更不知怖死贪生，畏首畏尾。所以志欲吞吴灭魏，只为孔怀兄弟，直至殉国捐躯，赤心不毁。到如今，精英照耀，日月经天，浩气充塞，江河行地，这便是曲能有诚，诚则明矣。噫嘻！忠臣孝子、义夫节妇，何代无之？曾见有异姓同胞矢志不二如大帝？立个千秋样子，令后人景仰归依，斋明承祭。效学桃园结义，毕竟谁人能继？洋洋如在，灵爽彻人肝肺，历代褒封，普天崇祀，未足展下民之志。我圣天子宠眷綦隆，礼文殊异，上徽号：三界伏魔大帝。

男戒显曰：先子一生，内外刚方，不欺暗室。尘视功名，笃嗜佛仙，修持四十年，至六十六，无疾脱化，面发红光，非内力有得，其能然乎？所著有《三教真詮》、《出世先资》、《荷亭谈道》、《金壶平说》等集。

47、上天竺铸铜像大士显灵自赐黄泥

己酉夏，余受同社一许友托，董铸上天竺观音铜像。五月十八日，命工阳仲华起手作胚胎。苦本山无黄泥，从数里外买得二担，心甚忧之。二十日后，忽狂雨连澍，大殿东上白云房有楼五间，上临危崖，忽裂开二大缝，献出黄泥，势欲崩坠。本房仰峰师急呼，大殿取土千担，楼得免压，而铸场胚胎炉灶等充然足用矣。像成，端严妙丽，绝类天塑，万人赞叹，现供大殿侧座焉。

48、金溪县青蛙使者显异宝迹

抚州金溪，唐置县。初便有一神现身为青蛙，称青蛙使者。至今显灵，其形颇巨也。绀绿身，负七金星，有圆爪，不类凡蛙。今在水门庙，每端坐一小榻，

受人祷祝。但降福，不甚降祸，有相犯者，但多化蛙乱集头面，或袖中被里，使人警觉。时遇兵丁，剁作二块，立成二蛙；投入沸水，蛙遂满锅。严冬日，入净水碗洗浴，隐显不常，多寡无定，灵非一。

黑翁曰：余以九江文灯岩道翁说，丙午春仲，从疏山留心往访，初至水门庙，蛙不在，七日后方归。主僧复初盒而示我，余置左掌，为说三归五戒，寂定不动。说竟，走竖壁如飞。因赠诗曰：“绣谷初分壤，天蛙早赋形；一多难定数，隐显自通灵。银榻传千变，金精迸七星；欲知神迹异，今古水门青。”

49、黄州安国寺张真君凭小卒降笔

黄州南门外安国寺，旧有睢阳张公祠。正德初，大守（太守）卢浚遍毁神祠，误暴（曝）公于烈日中。大守（太守）一舆卒，目不识丁，神附其口骂曰：“尔以我为何人，敢尔肆傲耶？”命具楮墨，走笔书云：

“皇天生我兮男儿，君王用我兮熊罴，力拔山兮风雷，气贯日兮虹霓。月正明兮拔枪捋剑，星未落兮击鼓掀旗。捣贼室兮焚寨，禽贼肉兮充饥，食马革兮既尽，杀妻妾兮心悲。誓为死战兮身披铁甲，愿为厉鬼兮手执金锤。亦莫指我为张仪，亦莫指我为张飞。是张巡兮在世，与许远而同时。在东岳兮押案，都统事兮阴司，侍蓬莱兮殿直，任酆都兮狱推。景佑真君兮人间封爵，忠烈大夫兮天上官资，谩濡毫而染翰，俾世人兮皆知。”

大守（太守）睹此灵异，惭愧惶惧，具牲腥鼓乐，拜而舁神归座焉。

黑翁曰：余庚午六月在江阴科试，亲见一友单裙纱鞋，嫫媿睢阳，被神击死。真君奇忠异烈，日月争光，猛气精英，金刚不坏。谓神明而可侮慢，岂智人也哉？

50、徐亦史损财惠民随获美报

余友徐亦史，讳籀。癸酉孝廉，授黄冈令。莅任次，遭民间回禄，火后躬往编户点名，及二千家。遂罄家中所挈二千金，散民搭芦席棚，暂令栖止。未欠征国课四千金，入鞘在衙，明晨起解。大盗知之，夜统五六十人从城头突入衙内，斩劈箱篋，荡无所有。以响应，贼遁。次日呼解夫进衙，银乃在堂前露地，以芦席覆，盖盗不知也。

黑翁曰：次日余语亦史曰：“公得保此四千金者，以前日舍二千金与百姓故也。舍一得二，既获对合，复不损官箴，非现在报应乎？”亦史笑而颌之。

又曰：前舍银与民置芦席，而此四千金即以芦席得全，造物机巧，明明示人如此。

51、俞春蛟以饭僧免回禄增修福行

杭州俞春蛟，因祈嗣，立愿：“斋僧十万八千。”斋至四万便得子。某年城中失火，延烧四五里，火已逼其门，四僧来索斋。俞曰：“家将煨矣，何暇作斋？”僧曰：“但去炊煮，我为汝守宅，保无事。”俞从之。饭熟，僧已去。反风灭火，竟得无事。俞大感叹，复立愿，斋十万八千。

52、朱君以僧预为作法火难得全

朱居士，亦杭人也。以母好善，饭僧无虚日。某年一僧受斋次，索二碗，点书字在内，却对合封函，以授斋主，命供家堂，待有难过方启。一日杭城大失火，独朱舍得全。事过，忆僧语，开碗视之，乃下一碗书“火”字，上一碗书“水”字也。

53、蒋素公以续菩萨指获荐贤书

黄梅东山五祖，系是肉身。楚中初乱，兵丁蹂躏上山。一兵欲验肉身真伪，妄以刀斫下一指。兵下阶，随颠狂自杀。指久失，忽为一村媪所得，以示文学蒋素公，讳文素。公以重资易之，命漆工仍续上，完好如初。

壬午秋，忽梦五祖谓曰：“念汝有续指之功，令汝登乡榜，当在八十名也。”已而果然。素公由此笃信佛法，力行善事，修建平政桥，勒宣圣石像，刻《金刚经》印施，路口建亭施茶，种种功德，在人耳目。

黑翁曰：余辛丑初移笠黄梅四祖，素公阖门皆来归依，住破额七载，甚得公力，因备悉公行事。

54、尹宣子以难地礼忏竟得生全

嘉鱼尹宣子，讳民兴，号洞庭。祖太仆卿，讳相父。因无子，广兴福事。梦上帝付一僧为子，随行至中途，僧顿足大悔曰：“吾苦修几十载，本期出世，乃竟堕红福耶！”决然欲返，尹公苦言劝谕乃止。

未几，生宣子，中戊辰榜进士。初授涇县令，考选兵部职。方因弹劾宰辅，奉旨收付诏狱。公见生死呼吸，心怀危惧，乃拉友十二人，日夕恳祷礼忏，以祈佛佐。余同难者或放浪樗蒲，纵意饮啖，反笑其迂。后屈指礼忏诸公，一一昭雪，蒙恩释放，余笑者多不免焉。

黑翁曰：洞老与余颇称莫逆，初晤武昌寒溪，次迂余至赤壁庵园。同郭些老住数日，讲论佛法，此二事皆洞老口述也。又倪扑老，讳嘉庆，因工部注误，亦在狱。公日夕精虔顶礼大士，礼忏诵经，满壁忽绣出莲华，不久得释。后出家浪杖人座下，主席青原，号啸笔和尚。信乎佛法广大慈门，能悲救苦难，真呼之而立应也。

55、张镇台以韦天示梦安国重兴

三韩张龙宇，讳大治。协镇黄州时，忽梦一坐相韦驮持杵，语曰：“汝住华房，我反住茅屋，速盖殿与我！”张公问菩萨何处，韦天曰：“安国寺。”觉而立督人诣安国，寻至厨下，果有坐相韦驮在茅屋中，倾侧欲倒，大为惊异，立发五十金盖殿。

寺在临皋街，系苏子瞻习静处，颓塌已极。张公曰：“神既示梦，数当鼎兴。”余时开法武昌寒溪寺，公躬造坚请重兴安国，余以戊戌秋经始创建殿堂，成大禅席。考之古志，南唐时舍宅建寺者，名张大用，今来复兴者，名张大治，知必前身后身也。余因裒《临皋唱和集》，表明斯异焉。

黑翁曰：公总镇崇川，因一大士像海上浮来，甚显灵，公请至南郊。复鼎兴寿安古刹，创殿堂，浚池沼，后筑金鳌山，成大名胜。非乘夙愿力，何能所至蔚建宝坊如此？余临皋赠诗曰：“不因夙构空王寺，安得来参老将神？”又崇川赠曰：“临皋已创江天寺，海国重开水月堂”，皆实录也。

56、二人敬慢关帝荣辱异报

大仓（太仓）卫汪指挥，最善射。施百户，最不谙射。某宪台素严暴，巡方至州，施君惮之，乃具牲醴酒醴，乞神力于关帝，止求中二箭，以免责辱。方祷告，汪指挥猝至，大笑曰：“为甚白日见鬼乎？但以酒肉请我，我教汝射，百发百中矣。”言讫，即乱取神前酒肴大噉，侮慢而出。施大恶之。

及宪司下操场，汪首出射，三连发，皆风吹斜，不中，方寸遂乱，全围皆脱。施信手射，九矢皆中，施受上赏。汪捆责六十棒，几毙。

黑翁曰：此今娄事也，父老传之最确。

57、张其光违梦烹鳖贪饕致死

孝廉张其光，苏州葑门人，素好食甲鱼。崇祯丙子登贤书，夜梦一黑衣人乞命，曰：“明日吾到汝家，必祈救我，不救有祸。”醒以语妻。妻曰：“姑俟之。”适一佃户捕得一巨鳖，状如锅盖，缚以称贺，其光见而狂喜。妻谏曰：“夜来所梦，或此是乎？”劝放之。其光曰：“物灵则能托梦，此蠢物也，焉有是乎？”立命烹之，盛三大碗，其光一口悉铺之。当夕遂破腹发泻，不三日泻死。

黑翁曰：伊与余砚友鸿一张兄同年，亲见亲闻者。茂年孝廉，竟以朵颐丧命，良可叹惜。

58、王指挥以恶性为蛇隔生余报

大仓（太仓）卫指挥王二，初生下盆，即能言隔生事。言：“前生系山东某府大乡官公子，家累巨万，最好施予，广积善果，但性凶恶，捶杀僮婢无数，死见阎君，罚于金陵聚宝门内城礮下为蛇。身既大而性不昏，厌恶欲寻死，乃夜以身横城门下，五更城启，为众车碾烂。蛇魂复见阎君，曰：‘汝蛇报未满足，何得自寻死乎？当再为蛇，抵除夙业。’余叩首哀吁，恳陈不愿，阎君曰：‘汝却作得有福，当受福报，惜以恶性定业未消。’余又恳苦求免为蛇，阎君曰：‘也罢，只得带余报去。’”乃命托生大仓（太仓）卫为指挥家，亦豪富，但胸前有一蛇皮，班剥腻滑，长七八寸阔二寸，每至暑月，腥气逼人，满座掩鼻。时令家僮以盆水频频揩拭，惭愧切齿。后兄死，得袭职，州人称蛇皮王二焉。

黑翁曰：此余先君同时人也，时时援此以示训诫，故童而习之，颠末甚悉。佛经备载，众生性习愚黠，面貌好丑，悉系前业，岂不信哉。

59、汉口屠人不听僧劝立招惨报

汉口僧号弘戒，专化人放生。一日，遇屠者肩擐一犬，僧苦劝买放，屠者坚执不允，乃语云：“汝与狗夙世冤业，吾不能救也。”合掌礼屠者三拜。是夜屠人宰犬，手举下锅，忽沸水溅心头，烂七日，洞穿而死。汉口人感动，遂醵金建今放生庵焉。

黑翁曰：余往来汉上，时寓此庵，知其开山缘起如此。

60、高邮猪遗身换席始终还债

高邮三垛镇一村翁，养一母猪，生育甚繁，年久致富。忽梦一人语曰：“吾多年还汝旧债，止欠一肩芦席。”觉而疑之。偶报母猪死，村翁怜其有功，命其子埋之，子持锹方在河畔掘坎，忽一芦席船至，问埋何物，子以死猪对，舟子曰：“猪虽自死，尚可啖也。”竟以芦席一肩易之。子顶芦席回，父大嗟叹。

黑翁曰：此余西堂卓源亲见者，为余言之。酬偿业债，纤毫不爽，可笑可畏。

61、蓬阁镇屠牛恶户立招业报

大仓（太仓）蓬阁镇一屠户，业宰牛。从江北买牛回，已抵岁暮，从妻索肉食，妻答无，屠人奋然持刀割牛舌，付妻烹煮，自往房中坐。向妻装镜台照面，以刀修刮眉毛，蓦地[打-丁+吊]窗绳断，坠下，头劈两开，立刻命殒。镇人众口

传述。

62、居道人乱啖库物转身作驴

金陵华山居道人，不信因果，贪饕库物，后溺死门前戒公池中。未几，托梦达照阁梨曰：“我已为驴，明日当至常住还债。”天明果然。呼“居道人”，则疾足迫前，频到库房索物啖，习气如故也。酬债几年，果仍死池中。

黑翁曰：此余华山典故，一乘皆知，因果灼然者，岂不可畏？

63、曹翰以屠城为猪遇缘得救

苏州刘锡玄，字玉受，号心城，庚戌进士。初为庐陵教授，应滇聘，道过黔中，回泊舟邮亭，梦一长面伟人告曰：“某朱将曹翰也。予在唐朝为商，过一寺，见一法师登高座，讲佛门《四十二章经》。余发心设斋一堂，随听经一座，以此善因，世为小吏，从不脱官。至宋初，升为偏将军，名曹翰。征江州久不下，怒屠其城，自此以来世世为猪，受人屠戮。今公泊舟处，乃吾死所，少顷第一受宰者即我也。有缘相遇，愿垂哀救。”刘公蹶起，呼仆视船头，果屠门也。少顷门启，抬一猪出，号声动地。刘倡买，载回放之阊门西园内，呼“曹翰”即应。公刊因缘遍布，兼载《黔枝偶存集》中。

黑翁曰：猪业重，性蠢，何能现梦？其能现梦者仍是听经余惠也。余辛未时同公听讲台教于即中堂，公口述其事。余至西园，犹及见此猪，身好洁，呼“曹翰”即应，与人无异也。然曹翰与曹彬从兄弟也，武惠行军，不妄杀一人，勋荣冠世。曹翰乃恣意屠城，致堕畜类，累生酬债。慈忍分途，苦乐异报如此。呜呼，能拔无因果也哉！

又王丹麓居士《遂生集》载刘公梦中问曹翰：“平日见汝等受杀时，何法可救？”曰：“每当屠割时，苦不堪忍，惟闻念佛音声，遂解其苦。望公凡见屠杀割裂、经汤镬熟食时，乞念阿弥陀佛，或准提咒，不独解苦，且有脱苦之益。”言讫，悲涕谢去。

64、吴江路丛大报恩奇冤立雪

吴江南仓桥世官沈氏，有帐船若干，命仆辈诣乡索租。适一徽商附舟，偶见屠者缚一犬将杀，商即解皮箱银赎之，不觉露白。沈仆起害心，遂缚商人入大麻袋，沈之河底，船径去矣。所放犬呻吟河岸，乃退缩数十步，奋身跃入中流，衔袋一拖，即奔上岸。如是者数次，袋渐近岸。往来舟子骇绝，以篙一探，即得麻袋，见内有人，为解放，倒去水，人渐活。袋上有“沈府”二字，人皆知为沈官家物也，由是引商牵犬携袋，献之沈府，主人命藏之密室。

不几宿，帐船归，点麻袋，独一船少一袋，立问故，仆曰：“偶风吹落水矣。”主命闭宅门，呼商与犬出，同谋仆六人皆顿口伏辜，乃鸣官，钉之板门，活焚焉。

黑翁曰：此余弱冠时事也，万口传异。

65、王郡丞赴任吴地为蛙伸冤

王公讳某，选苏州府同知，道经句容，将近丹阳，忽见群蛙数百，在公舆前叫噪跳掷，公停舆告曰：“果有冤，指我处所。”众蛙遂群集一处，公命人掘下，得一死尸，口中塞一鞭，柄上有脚夫名。至丹阳，一询而获，立属县令拷问，乃一商买蛙放生，露白而被脚夫害也，立为抵命。吴人因呼公曰“田鸡王”焉。

黑翁曰：此先子闇修公时事，庭训尝道及。

66、王晓江谢官修行顿跻道果

仪真王晓江，繇大学授邑佐，偶扑一候吏，忽猛省曰：“吾以富致官，而复以贿赂故刑人，岂不颠倒乎？”遂弃官学道，家资数十万，悉以檀施倾之，四十不再娶。暮年豫[刘-金+亚]一巨棺置房中，夜充床榻。年九十余，坐化棺中，顶如火热者累日。

黑翁曰：余新安友吴伯兼亲见口述。《楞严》载，人死验其余热，生处立见。古偈云：“顶圣眼生天，人心饿鬼腹，旁生膝盖里，地狱脚板出。”楷定格则也。盖心存禅寂，则轻清而内凝；情滞爱憎，必重浊而附物。轻者飞越云不下沈，重者沦坠石不上举。积之一生，末后自验。晓江居士以五十年修炼而顶上火热，非证圣果必生净土矣。非旷世大达人哉！

67、贾客以诚心供佛代杀保全

一贾客系辽东人，路拾一小铜佛像，大一寸余，系裤带上。每食时不论鱼肉，必先抹佛口，叫曰：“佛爷你先吃！”同伴皆笑之。

忽途遇大盗，贾客被杀，砍三刀，身虽流血，竟得无恙。检出腰间佛，身有三刀痕，贾人大哭，叩头高叫云：“佛爷救我也！”

灵隐道源监寺亲见口述。

68、回子击铜佛不坏祸还卖主

江宁卢府巷有一俗僧，好赌博，衣物荡尽，止存铜弥勒佛一躯，高二尺许。贸与回子，得银三金。回子夜舁像至家，以大铁锤击佛头，坚硬不动，迸出火星，回子曰：“想头顶铜厚。”乃击肚腹。弥勒忽开口出声大笑，回子惊倒，叩头谢罪。明日香花鼓吹，送还本庵。主僧旋遁，得恶疾而死。

金陵僧俗口述。

69、瘫子以礼拜观音病愈兴缘

扬州一瘫子，泰兴人，病瘫数十年。一日捱到池头洗澡，摸着一磁观音像，遂供矮屋。每五更，东隐庵打钟，即起礼拜。勤苦五年，忽梦一老嫗以手按摩其体，呼令起来，答曰：“吾瘫已久，何能起？”嫗曰：“不妨，今能走矣。”醒而立地，顿能步履。东隐一僧为披剃。男女惊异，投金钱供养者，顷刻得五六十缗。江都令母氏施以重资，遂用建庵，曰“存济”，今供像其中焉。

伊目侍者与维杨众僧亲见口述。

70、徽商坚决进香竟免火难

明末一徽商，姓汪，僦居昆山王澄老对门，持斋三载，拟至普陀进香。某年元旦，已往东门玉龙桥下船矣，忽店旁起火，急报促回，汪君曰：“吾侪三年方赴南海，岂以一店易吾志乎？纵被毁，吾不归矣。”竟扬帆而往。

香毕回昆，见四面店廛及王氏阙阙、大门都焚尽，汪店楼房独存，万人惊叹。此在昆目击。

现果随录卷之三

现果随录卷之四

71、黄州飞火乱焚独免斋户

癸卯余度夏安国，七月望日，黄州城内外回禄，错综乱烧，不捥街巷廛户。黄冈县庭一槐坠火，烧去其半；赤壁江心一船亦飞火被烧。独斋公数十家，如杨云峰、任季先等，皆火逼险极，竟安无损，甚至有斋公住茅房、在火心者，亦跳越过不毁。

72、贫女舍一钱铸佛胜迹不磨

苏州北寺铸弥勒铜像，炉方炽，一贫女适解少小所佩一钱投之，盖花栏隆庆也。像成，钱现于腹之正中，剝去复现。

黑翁曰：此虽一钱，难于富者千万，割所甚爱也。华严知识婆须密女亦施一宝钱供高行佛，竟登妙果。呜呼！苟发大愿，回向求佛，孰谓一钱少哉！

73、尧峰僧窃韦天灯油立招谴责

顺治丁亥年，尧峰一行僧夜窃韦驮前灯油，口出吴俗俚语云：“莫管他娘！”

次日，僧忽自反缚，跪韦天前，呵云：“汝前日在玄墓偷吃一盘面，我姑宥汝；今又窃我灯油，且口出恶语，罪死不赦！”合院僧惊惧，代礼跪陈忏悔。乃曰：“若非关圣垂慈解劝，立杵死！罚跪安香！”一炷香将完，众扶腋上禅单，又呵曰：“尚有香二寸在灰内！”依旧反缚，跪床上。众拣灰内香，果二寸。香毕，乃放缚。

黑翁曰：此安禅庵虚白老师亲见为余说。

74、毗卢塔鬼勾僧索债酬毕方苏

余丁未二月，将下四祖赴灵隐。忽一僧伴四人游毗卢塔，蓦见中悬一人，急解下，乃常住火头也。问：“何故自缢？”乃曰：“见三鬼押我父索债，系我于梁也。”问：“何债？”曰：“我父吉安人，名淦，十八为粮长，先收此三人银三百金，别用去，复遗害此三人，故来索债也。”言讫，仍震掉发颠。

余为领众洒净诵咒，复放斛食，备众房数大纸锭，焚焉。僧见鬼拍掌领去，遂立醒。

黑翁曰：父债子还，自是正理，然为僧亦不得脱债，不可负人如此。

75、二孝廉侮慢文昌身禄俱损

福州孝廉林逸、王元升，累上春官不第，心甚愤愤。一日醉往梓潼庙，见帝君像，指而嫚骂曰：“今不作汝矣，何为复在此受飧祀乎？”因上神座，尽力推像，踣跌粉碎。

二人回家，大发热，帝君附体痛骂曰：“汝二狂生，前世止作几小福，上帝报汝以孝廉，且家资不薄，已过分矣，何为狂妄放肆、毁坏吾像、恶至此极乎？立付地府鞠治！”家人惊悸，连夕塑起圣像，卒不救而死。

黑翁曰：丙午，余在闽亲闻此事。后询福州衲子，众口一辞，确实不诬。

76、二孝廉褻慢地藏立死受报

麻城二孝廉，一信佛，一慢佛，同读书地藏殿。忽一亲戚馈狗肉至，信者摩令去曰：“莫儿戏！”慢者曰：“大人不见小过。”信者仓皇避至门外，慢者反上佛座，欲夹肉戏献菩萨，才举箸空中，忽一推塌地，倒仆立死。少顷，门外孝廉亦

死，同至冥府，见慢者拷掠笞榜，百刑皆受，以颈阶枷，枷上火起，遍体烧烂。冥君向信者曰：“汝信心，不应来；令汝来者，证知彼受苦，传示人世耳。”勅令回阳，遂苏。

黑翁曰：杏岩支浮和尚及廓门石堂亲述。从来慢神佛者皆遭险报，世人不悟，往往以神佛为荒唐，辄加侮慢，自贻伊戚，悔之晚矣。

77、建昌小民秽污三宝雷神击死

建昌府南门外一小民，姓王，素行不孝。乙巳七月某日买牛肉，就净土寺僧锅烹煮。王人为小儿手刮丝瓜，小儿忽见一绯衣妇人，项负一大镜入户，以手指王人，王人即跪下。旋见一雷神以椎击之，大火一喷，随出外发声，王人身面俱黑，立死。背有字一行，人不能识。

黑翁曰：余是秋适在建昌景云寺，去净土寺不一箭，余侍者无不往观。城内外皆知食牛为罪，余乘机为严玉环提台言之，立禁宰牛。

78、甬城人以秽触塔庙立遭奇祸

天峰塔在宁波城中。某年九月，数俗子携酒肉欢呼其上，一人即于塔户溲溺。时秋空正朗，忽霹雳击其人，堕塔死；杯盘壶罍星飞，余人尽掷之塔下。塔随回禄，今复修整。

又四明尊者法智大师塔在延庆寺。众举子较艺寺中，一生就塔遗溺，旁有骇者曰：“塔灵，不可秽！”生曰：“僧去数百年，遗骨既朽，何灵之有？”溺竟，突发狂悖，引刀自杀。同伴掖之登舟，复没水死。

黑翁曰：钱希声州侯昆仲述。

79、陈祥屠狗怙恶不悛现身招报

余州中门人钱登九，一仆名陈祥。日入内充役，暗地屠狗。余朝夕苦口切劝，卒不改业。一日食新河豚，毒发，痛闷欲死，医人劝食粪浆可救。陈祥蛇行至厕边，大啖粪，卒不治，作狗声哀叫而死。

80、熊季纳以精虔护法刻期获嗣

南康下建昌熊士龙，字季纳，给谏青屿公讳德阳季子也。世护云居祖席，会屿翁欲请颛愚大师住云居，命子料理。季纳以身任常住，精诚备至，为办什物，费五百缗。适家中怀妊，颛师曰：“公如此护法，佛祖定与男嗣。”季纳立约曰：“若因护法显灵，须是腊八日生子，初七初九皆不算也。”子向玉果腊八生，不爽毫发。

黑翁曰：余住云居十载，季纳又始终护法。余迁黄梅四祖三载，公方捐馆。赤心为法门，万中难得矣，惜哉！

81、顾秀才化鹤回生寻访得实

崇祯丙子科无锡顾秀才，因乡试，寓长干报恩寺僧舍。偶昼寝，忽梦作白鹤，飞翔空中，心甚快乐。飞至雨花台畔，见一人家堂房严丽，匾对精雅，一一悉记。飞入内殿，见数女人拥一妇分娩。鹤忽眼花，遂堕盆中，合家称庆。鹤惊念曰：“吾本来乡试，若为人后，吾必死矣。”乃绝叫而醒，则僮仆围哭久矣。

次日秀才录匾对，命仆寻访，一一俨在，乃中年无子一富翁也。翁闻悲怆，到寺识认，厚馈秀才曰：“因老身薄福，招不起相公耳！”痛哭而去。

黑翁曰：余亦在南中预试，见闻叹诧。

82、黄封翁以行善感大士送子著大名节

嘉定黄韞生，父中年艰于得子，力行善事，勤诵《白衣经》，忽梦大士抱一孩儿送曰：“念汝勤苦，诵经行善，寻得一绝好秀才与汝，须善养之。”初名金耀，为名士，次改淳耀，中癸未进士。乙酉感愤世变，乃与弟伟公同缢于北门外佛殿中。

黑翁曰：昔余于试地，频频见韞生，真金玉君子，后成名进士。而大士只曰“好秀才”，古曰：“秀才价，以天下为己任”，如韞生者，才品高出，节忠凛然，真好秀才也。

83、吴霞舟以尽节焚身神升天

吴鍾峦，字峦穉，号霞舟，毗陵人。素为名宿，六十余成进士，初任长兴令，累迁至粤西司臬。申酉间，因经国变，遁至周山，辄自念曰：“吾门人李仲达，同窗马素修，皆死节。今年垂八十，倘一旦病歿，不几负二人乎？吾当寻一死所，明白干净，以见知己。”

时公在周山城内，寓文庙中。先聚薪为龕，中设高座，闻城陷，即抱圣牌登龕坐，命仆纵火，顷刻而尽。

未几，降乩于毗陵张澹如家，言焚身后神明上升，为玉霄宫青衣使者，作诗数首在世，有“八十焚身总为君，念及至今犹涕泪”之句。

黑翁曰：余丙午八月从曹溪回，至虔州，与公季子公及同寓东溪寺，备见纪实刻木。

84、史封翁以久远斋僧感子大魁

状元史大成，号立庵。前生为宁波某寺僧，号大成，为寺收盂饭。接众饭桶若浅，必至史家取满回寺，以此为常，不记年载。史封翁素积德，蓄一巨碗盛饭供佛，后用作盂饭，已五世矣。一日，忽见大成僧入户，索之无迹，遂诞立庵，即名大成。持胎斋，虽中大魁，戒行如故。前生一僧为道友，尚相携作伴。

黑翁曰：往余在洪都石亭寺见公诗云：“长斋不苦食无鱼。”入胎隔阴，真性不迷；道骨禅心，异熟如旧。真验在目前也。

85、杨君以错口救人致家温富

苏州石湖民，姓杨，初以赤贫，为穿窬。知一老嫗薄有所蓄，黑夜穿墙入房，见嫗灯下操纺，乃匿床后伺之。忽见一青面鬼，数以圈套其顶，嫗即停纺，叹曰：“何苦为人？不如吊死。”遂起身寻绳，穿梁作圈，登机子上吊。鬼推倒机子，以双手掣坠其足。盗狂骇，忘己是盗，大声高叫曰：“速救人！”

嫗有三子，齐排闥入，仓忙解救，母得不死。叩首谢盗曰：“恩人！恩人！然如此黑夜，君何自来乎？”盗闻言猛醒，曰：“阿呀！阿呀！我实是反人也。因贫极，为小盗，希图活命，适见青面鬼害汝令堂，不觉绝叫。乞赦我罪，放我去，足矣。”三子曰：“汝救我母命，是大恩人，必图报恩。”乃留宿款待。

天明，以十金赠之，劝做好人。盗感悟改行，以金作本，经理贸易，致家千金，石湖称小殷户焉。

黑翁曰：此明末年事也，石湖僧俗屡述甚悉。

86、吴生遇仙爱命蹉过奇缘

金阊吴生，笃信吕祖，日往神仙庙礼拜，冀得一见。戊午四月十三夕，梦神告曰：“明日祖诞，冠紫阳巾，披蓝金襕道服者，吕祖也，子勿蹉过。”

吴生早往候，果然。乃叩首，恳苦求度，祖初坚拒，最后引至城头，令闭目，左手张伞，右手持祖衣袖，立即腾空。少顷间，涛声汹涌，张目偷视，似在大海面，浮空飞渡。吕祖曰：“汝果欲求仙乎？可跳入水。”生犹豫，祖曰：“原来是俗骨！”蓦颈一椎而堕，乃在洞庭湖滩上。

生乞丐三月，方达吴门。

黑翁曰：求仙求佛，皆用第一念为之，稍一踌躇，必然退缩。二祖立雪断臂；静靄法师因唐武灭教、挟觥挂树稍，落第二念，能为此乎？吴生求仙，遇而不遇，非第二念为害哉！友生孟和居士亲见而说。

87、瞽者以害心劫杀己命立殒

饶州鄱阳县路口一井亭，旁有一荒坟。庚子六月，一商进亭饮水，见一算命瞽者与引路童子在内，遂令一推算。算讫，商开挂箱，取银相酬，连解几包，并无碎者，乃取一指顶大者酬之。

商去不数十步，瞽问童子曰：“吾一生算命，从未得此块大银，此人箱中有多少银耶？”童子曰：“连开几包，皆整锭，其银正多耳！”瞽遂绝叫商人云：“来！来！吾揣骨相如神，更为汝一相。”商返至亭，瞽者即为遍身揣摸，啧啧赞美，渐揣至喉颈，蓦以双手紧扼，抵死不放，商立刻气绝。

乃与童子拖掷荒坟丛中。而正欲攫挂箱去，忽军兵一队，亦下马入亭饮水。一兵见草路有痕，疾往一探，见一死尸，通身火热，高叫云：“此荒僻处，更无别人，必瞽者二人谋死！”乃拔刀迫胁童子曰：“汝为甚谋财害命乎？”童子惊悸，指瞽者曰：“是他所害，非我也！”众兵遂乱砍瞽人，立剁作肉泥。取箱去，押童子到府，亦仆死。

黑翁曰：算命非杀人之术，瞽者本无杀人之心，一闻多金，杀机遂动。杀机一动，遂即灭身。可知人生世间，生于善，死于恶，生与死，存乎机。周子曰：“诚无为，机善恶。”机之可畏，一至于此，可不慎哉！余法嗣九屏鹏子住鄱湖亲见，来云居说。

88、吴道媪以虔诵《金刚》坐化显异

媪吴氏，济宁人，随夫唐某至松江。初性极刚暴，独好佛，年四十三，归依冰铠禅师，遂持长斋，昼夜持诵《金刚经》，不出小楼者六载。至四十九，忽告人曰：“吾某日去矣。经云：‘金刚不坏身’，吾去后可留身三年，若果不坏，经方灵验。”遂说偈曰：“风卷云雾散，明月碧团圆；了然无挂碍，池内现金莲。”遂命削发，跌坐而逝。

越三年启龕，果不坏，顶发长半寸。提督梁公遂为漆身，建庵供奉，额曰“坐化”，今在府学宫侧。

晦叟亲见，为作诗表之，诗曰：“猛诵金经止六春，心如铁石遂成真；王公难买纯刚骨，共室遍留不坏身。端坐归西征定力，临行说偈度迷津；龕中顶发惊重长，愧杀须眉醉梦人。”

89、方氏以虔诚礼诵尽室生还

桐城方氏以事获谴，至宁固塔，阖门虔恳归命佛天。朝则持准提、诵《金刚》，

暮则礼斗姆，祈保生还。

一夕礼斗次，灯已黑，礼拜起，灯忽自明。又一深夜，室中忽发异香，主者急呼，阖眷皆跪祝曰：“此俱望生还者，若得满愿，再求赐香。”言讫，异香复发。三祝之，三应。旋蒙恩释，果得生还。

黑翁曰：余与方与三兄素称莫逆。癸卯在黄州口述，今辛亥复晤湖上，属余书事编入。一门精诚，感应至此，凿凿不诬。

90、许子位以前生捡字得中高科

余友许自俊，字子位，嘉定籍，癸卯同在黄州，谓余曰：“弟前生乃天界寺捡字纸僧也。”余问何据，许曰：“闺中梦身是僧，号房前置一筐篮、一竹夹，傍见回（同）邑友吴靖光，字顺祯，亦僧服，前悬一腐袋，自言前生在某寺打腐供众也。取其卷，揭开，内有字二行，云：‘吴某欠许某米一石三斗，银一千两。’”登贤书后，二事皆验。子位庚戌榜中会魁第六。

黑翁曰：其公苦行供众，报得富贵。子位尊重圣教，家虽贫，才名冠世，老中巍科。造物报施，不爽如此。宋王公一生捡字纸，以香汤洗沐，焚瘞其灰，生子王曾，中三元，见之《文昌敬字纸文》。无论僧俗，依此行持，的不亏人也。

91、董七以虚秤取利家财暗耗

余杭县玉霄宫一道士，每日对龙潭诵《度人经》，忽一龙神现身曰：“老师诵经极妙，只弟子一家坐立不安，请至殿上诵，吾当为日供乳二斤。”自后供养者十载。

忽数日不供，道士依旧对潭诵经，龙神复现。道士问：“何以近日不供乳？”龙神曰：“此乳原非吾宫中所有，因部民董七以十四两秤卖乳，吾得抽其羡余，供养老师。数日前董七已死，今其父管店，用十六两准秤，吾不能复抽，故不来供，非敢失信也。”道士大感叹。

黑翁曰：今市廛中人皆知大秤小斗，曲心取利，自谓得计。至暗中被骨神消耗，则无人知也。此明末事，出《余杭邑志》，附录醒世。

92、费隐老和尚逝后茶毗现多舍利

费隐和尚，法嗣天童密老人。历主金粟、天童、径山诸大刹，严行正令，号海内大宗匠。晚住石门福严，莅众勤苦，精严禅诵，后临迁化，嘱累细大等事，皆从脱洒。嘱付毕，端然坐逝。茶毗，顶骨、牙齿不坏，通身舍利累累，几至千颗，巨者竟如大菽。有后来者至火场，哀恳续得者无算，建塔闽之黄檗山及金粟兴阳诸处。

黑翁曰：余在汉口独冠和尚处见十四颗，后到南安狮弦和尚处复见十五颗，又在南雄李砍刀道人家见六颗。以水浮之，皆行水面，合为一处，盖皆师道力坚确知（之）致也。

93、曹溪原直禅师以悟道精修末后现瑞

原直和尚，讳全赋，法嗣灵岩继老人。出世楚之九峰，继迁华林华药、南岳福严，后住曹溪一载，复至粤西行化，归住德山。临迁化，命以水一盂、刀一柄，以刀投水中，端然坐逝。茶毗，火光上现金身佛像，道俗翕然，称为周金刚再来也。

黑翁曰：原直兄虽主宗门，旦暮勤苦持诵，日中一食，盖余弟兄中最有行业

者。率之临行超卓，火中现像，孰谓修行无灵验哉！

94、天白大德以持诵法华终闻天乐

天白，讳性纯，从云居稟戒后，过午不食，昼夜行持。居燕坊福城庵，每日师徒伺候行脚僧，接归，如法供养。次背诵《法华》，每日一部，虽行路不废。如是者数载。

后临迁化，一家及客僧俱闻天乐鸣空，徒心境进白，师曰：“吾一生真实修行，不可传此，反成虚妄。”端坐而逝，火化得坚固一孟。

黑翁曰：此余住云居头坛戒子也，其行业最真实，故末后光明，大显奇特。今塔在庵侧，余为作塔铭。

95、新戒以攒单未完韦天示应

福严费老人会下一戒子，禀戒时欠攒单银五钱四，四载未还。老人迁化后，戒子梦韦驮尊天命还此银，且曰：“本虽五钱，以利算应二两矣。”戒子曰：“和尚已去世，将还谁乎？”韦天曰：“和尚已过，可送至灵隐，完此公案。”

僧觉后，遂将银亲至灵隐，自陈颠末，奉供先老人。老人鸣鼓白众，令众谨慎因果，曰：“此间修造钱粮，出入甚广，故韦天以此示教诫也。”

黑翁曰：此丙午年事也，灵樾师初述；询之，合院众论皆同。

96、王仆以前世行善竟免鬼录

昆山王焘，字延符，戊午孝廉，选楚中随州知州。因流寇大至，度势不支，乃死节州堂。

随身一仆逾城逃难，虑大兵过，夜匿城下乱尸中。夜半，忽见绯衣判官偕数鬼吏，张灯至，点死尸，一一唱名登簿。鬼吏报王仆名，判官曰：“此人前生曾积善，阳寿未尽，尚得还乡，何得亦死于此乎？”竟不登簿。

鬼吏去，仆复走，因贫病不能便抵昆。其妻在家，初誓坚守，后因绝耗，亲属劝之改嫁。人众临门，已登轿矣，前仆忽到，相与咤散迎众，复得完聚焉。

黑翁曰：延符先生，余砚友诸千如岳父也。仆归家，述鬼判点名事，闻者毛骨凜冽。

97、允修以恶性驱妻终受蛇报

太仓潮音庵僧允修，三际瞽法师之徒也。在家性恶，好殴妻。妻临死立誓曰：“我死必为蛇报汝。”允修尝举以语人，且曰：“今为僧年久，离乡又远，冤必解矣。”

一夕，法师手摸一蛇，呼众驱出，勿伤他。允修卧榻恰在法师单后，次夜半，灯火犹在，允修绝叫云：“蛇来也！”众排户视之，已毙矣。

黑翁曰：自知有冤对，惟修行追荐，方可解冤。允修但以路远年深谓可倖冤，业报一至，噬脐何及哉！

98、蔡公子以灵隐伽蓝显应复得回生

蔡方爝，字介明，昆山蔡忠襄公讳懋德云怡先生季子也。乙巳年游灵隐，见境地幽胜，在伽蓝殿中发愿云：“何时得出家，在此地修行乎？”

归家，忽病，目见众伽蓝神告曰：“汝欲出家，已寻得天竺山前一姓唐人家，颇好善，汝当托生为子，读书至十八岁，便得出家。”言讫，负其魂前往。家人

围哭攀留，蔡君告家人曰：“汝可到灵隐求具德大和尚卜之，伽蓝若许，我即可强留矣。”

妻某氏，星驰到山，白故。先老人率众上供、持咒，哀告伽蓝，三卜，许。妻归，蔡君遂得回生。

黑翁曰：戊申春蔡君室亲至灵隐，献其夫所著《回生记》，颠末甚悉。

99、江北僧系恋遗财超荐得脱

泰州一僧号某，随侍三昧先老人有年，为某处地藏殿监院，性颇慳，不浪用一钱。迁化后，每中夜人静，殿中两禅单僧辄见监院现形。初为两单僧整鞋，面似愁苦，次登上佛座，以手摸地藏华冠，后嬉笑而去。

众白先老人，老人曰：“此业障必有遗物在华冠内，故系恋不舍也。”令举梯上探，果有银八十金。立命修斋，作追荐法事讫，自此永不复现。

黑翁曰：先老人屡为显口说。

100、王仰泉以改业修行得生净土

杭城市民王仰泉，初为宰羊行首，屠杀无算。后因病见群羊索命，心怀怯惧，遂翻然改业，长斋事佛，亲诵《金刚经》三藏。晚因禅师启迪，复昼夜礼拜《法华》。年八十一，先见符使来追，抗声拒云：“我待佛来才去！”又过五日，果见大身佛现，垂手接引，乃怡然而逝，见闻莫不感叹。

黑翁曰：此所谓带业往生也。然张善和止临终十念，而此则积修数十年，纵有重业，如多年暗室被赫日照破矣。世间造业者比屋皆是，孰能如此君斩截改过、勇猛修行也哉？有此榜样，足征佛言不妄矣。庚戌五月继贤师说。

101、渔船以巧计没人立报抵命

镇江京口渡一徽商，附渔船过瓜州，见网一巨鱼，遂开箱拣银买放。中有整银，不觉漏泄，渔翁遂计诱商云：“欲放此鱼，须至无网船处。”故之乃扬帆北向，至无人处，暴以大网裹商人，掷之江中。网顺流而下，出没波涛，至安汛地处。其中兵丁忽见大鱼浮空一掷，竞来攏网，解出，乃人也，尚未气绝，向兵丁白其故，立拘渔翁至将军府，戮之，银仍归商人。

黑翁曰：此即庚戌二月事也。世一、喝岩二公自镇江来，目见口说。

102、沈文学以涂抹坛经招报剧苦

江北沈生，幼厕黉宫，恃才妄作。读书萧寺中，见《六祖坛经》，妄举朱笔涂抹，回家暴亡。示梦于父曰：“告以涂抹《坛经》，现在地狱，身带火枷，苦楚难忍，父为我到寺读书处寻出《坛经》，洗去涂痕，庶可脱苦。”父悲痛不胜，入寺搜访，果见原本，急洗去旧痕，并发心重刻一部流通，为子忏罪。

黑翁曰：六祖大师以肉身大士示现曹溪，所说《坛经》与金经无异。沈生涂抹，何其妄哉！幸父重刊印行流通，不惟脱苦，定超生善趣矣。古曰：因地而倒，还从地起，岂不然乎？有数禅客见重刻本，向余说。

103、支庠友以误伤人命禄籍顿消

嘉善庠友支某，向负才名，己酉夏赴嘉兴科试，白日见一鬼入腹中，遂仆地，发北音索命。家僮急具舟载回，请幽澜寺主人西莲师问曰：“汝何方邪鬼，敢缠搅支相公耶？”鬼高声答曰：“吾非邪鬼，因有宿仇，因缘已至，故来索报。”

莲师诘其故，鬼云：“吾于明初在徐中山部下为副将，姓洪，名洙。主将姚君见吾妻汪氏色美，怀贪婪恶意。会某处贼叛，姚以老弱兵七百人命余征讨，余力不支，余军覆没。姚收余妻，妻缢死。余衔此深仇，累世图报，奈姚君末路悔恨修行，次转生为高僧，次为大词林，三世复为戒行僧，四世为大富人好施，予皆不能报。今第五世，当西戎连捷，某年以舞弄刀笔，致伤余杭县鬻茶客四人，冥府已削去禄籍，故吾得来索命耳。”

西莲师闻其言有序，遂开示曰：“君言凿凿，定属不诬，但吾佛教中有上妙经忏，可以为君解冤释结，超生善逝，何苦止图报复、雪一时之忿乎？”鬼惧然曰：“若得如此，甚善，但恐虚诞不实。如果起道场，吾即离支公到中堂礼佛矣。”因征西莲师立券，焚化，遂为起建法筵，支公霍然而醒。

数日后，复仆地发北音，乃复请西莲师。责让曰：“君以超荐远去，何故复来？”鬼曰：“吾承佛力，已得超生，断无反复。今将来索命者，乃鬻茶客四人，非我也。恐师疑我无信，故来奉报耳。”言毕，遂去。

次支公病发，不信宿，暴卒。

黑翁曰：余辛亥秋持钵嘉善，寓幽澜寺二旬余，西莲师为余述甚详。此因果最确，家喻户晓，无不知者。故詮次附录，隐其名表。

现果随录卷四(终)